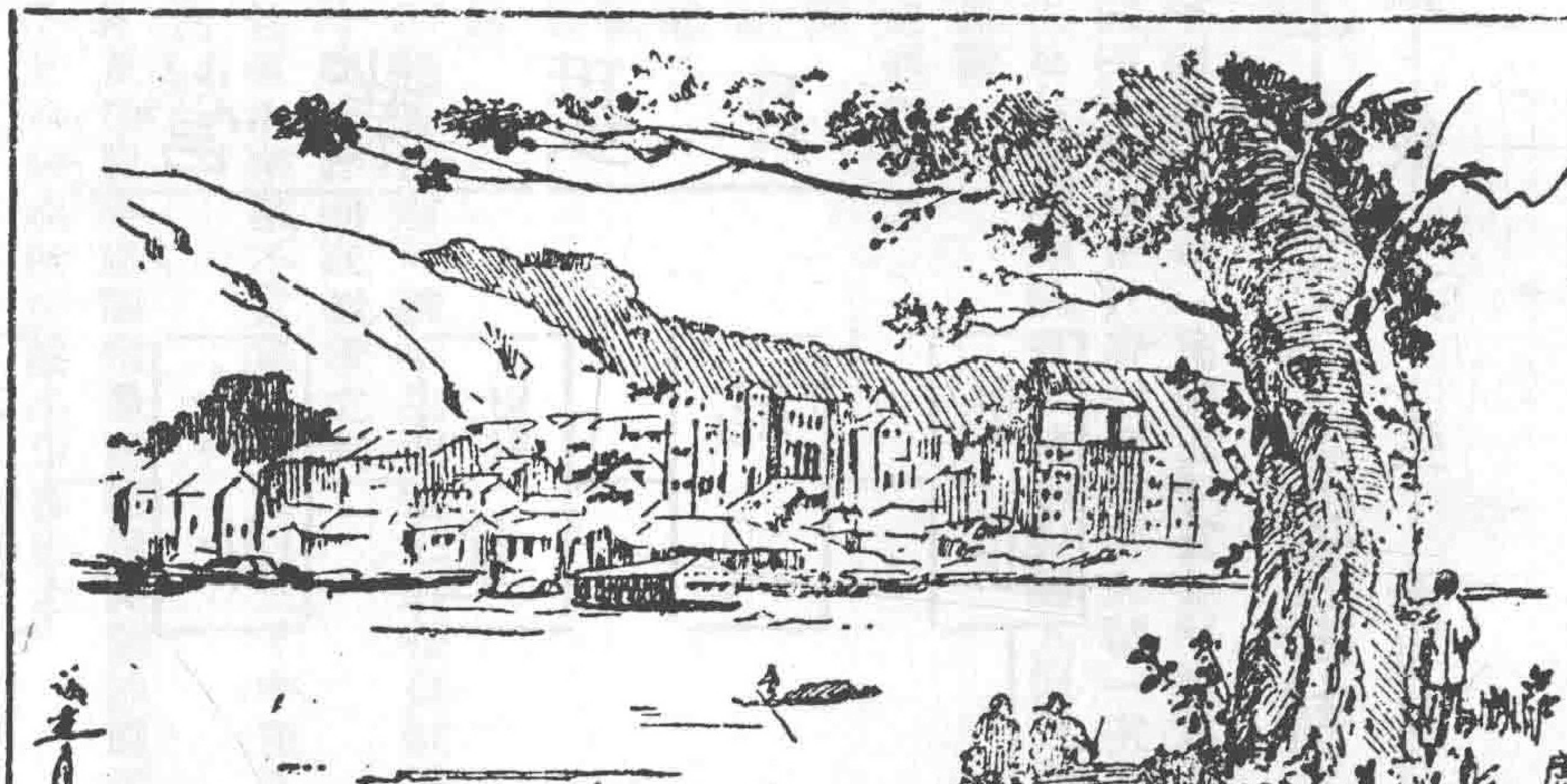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第十九卷 第十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廣西桂平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促進後方生產

輔助工商實業

營業要目

存款 — 放款 — 匯兌 — 貼現 — 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 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雞

旅行雜誌二十周年紀念勝利特大號徵文啓事

一　宗旨　旅行雜誌自民國十六年創刊至明年（民國三十五年）適爲第二十周年欣逢最後勝利又値二十周紀念故出「勝利特大號」以資祝賀旅誌向例於每年正月發行新年特大號一次本屆擬擴大範圍增加篇幅又爲適應時代起見將徵文題目分爲六組尤側重於東北及台灣兩地區蓋失地初復國人似乏深切認識故欲藉此機會作全貌之介紹所盼　當世賢達不吝指教惠賜佳構是所盼禱

二　擬題　本屆徵文分爲六組擬定題目爲次

（第一組）　東北山河

（第二組）　台灣瑣記

（第三組）　西北游蹤

（第四組）　故都畫面

（第五組）　巴山夜話

（第六組）　還鄉記趣

上述六組擬題僅在表示範圍作者可就平生游覽之地各自敍述無論名勝古蹟風土人情以及史料等等均所歡迎並請另製篇名以求生動詩歌吟咏之作同在徵求之列

三　字數　徵文專輯係集體報導性質故字數不宜過長每篇以三千字至五千字爲度如有以長篇鉅著見惠者亦所歡迎但當另篇登載不列入徵文專輯欄內

四　圖片　與文字有關之風景畫片及地圖等務請儘量惠寄惟繪製地圖須用黑色藉便攝影

五　報酬　每千字以一千元至二千元奉酬或贈送禮品以留紀念

六　期限　本屆徵文須寄滬排印務請於雙十節前掛號寄至「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中國旅行社」並於封面註明「旅誌徵文」四字以免延擱其未能於期前寄到者則請用航郵逕寄「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惟最後截止期在本年十一月二十日恕不展延

七　附言　來稿請繕寫清楚並註明詳細住址以便通信

中國旅行社總社謹啓

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　第十期　目錄

紀游篇章

蒼山洱海……萬峯……一
貴州花溪之游……熊佛西……五

生活處處

生活在五溪……倪平……七
生活在斗南村……何修華……一〇
生活在政校……翟簡卿……一二
生活在小温泉……史家鰲……一九
生活在嘉陵江上……賀聯奎……二三

旅程紀述

晉陝之行(一)……大明……二八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宣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服務

邊疆游蹤

湟水的上游……李式金……三七

地方素描

小游青城山……衛友松……四二

桂游散記（二）……張朋……四八

歷險報導

黃河北岸（上）……周耀西……五四

補白摘拾

旅途見聞雜識……韓士琳……6 13 22 27 38 62

武夷茶的製法……陳純仁……九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國旅行社舉辦
大學生獎學金徵文揭曉

逕啓者本社旅行雜誌爲宏揚交通建設闡發名勝與區獎勵青年寫作提倡學術旅行起見於去年舉辦大學生獎學金徵文承教育部贊助轉知各大學學生踴躍應徵原定去年十二月底截止嗣以戰局轉進交通梗阻各校同學紛請展延乃改至本年七月爲止茲已屆期宏篇鉅著珠玉紛投經編號密封訂定審查標準由主管人員初審提選四十名送請茅盾袁道冲兩先生分別覆評計共錄取二十名本社以此次徵文時隔經年生活指數繼長增高後方學子處境非寬書籍紙筆之資或者待於籌措爲優待獲選諸君起見特將獎學金加倍發給稿費部份亦從優致奉此外並各贈送旅行雜誌一年藉保聯繫而留紀念除分別函知領取獎學金及稿費外茲將入選篇名作者姓名校名列表如次：

名次	篇名	作者	校名	獎
第一名	戰後中國游覽計劃	朱立八	中央政校	獎學金二萬元
第二名	重慶東泉記	陳嘉肇	浙江大學	獎學金一萬六千元
第三名	暑期邊地旅行記	劉天均	中央大學	獎學金一萬二千元
第四名	生活在荊紫關	張嶺梅	河南大學	獎學金八千元
第五名	修學旅行記	何耀輝	浙江大學	獎學金四千元

以上五名除獎學金外贈閱旅誌一年並另致稿費

名次	篇名	作者	校名	獎
第六名	湘西行	楊毓英	雲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七名	烽火旅程	袁家栻	中央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八名	生活在五溪	倪平	四川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九名	生活在斗南村	何修華	東方語專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名	生活在政校	翟筱卿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一名	生活在嘉陵江上	賀聯奎	西南聯大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二名	生活在小溫泉	史家鰲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三名	生活在故都	邵文坤	復旦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四名	生活在永興	鄧恢煌	浙江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五名	玉溪游記	茅士中	雲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六名	昆明的山和水	苑亭	東方語專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七名	生活在小溫泉	何志岐	中央政校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八名	生活在湖南大學	陳弼伊	湖南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十九名	生活在國師	馮紀一	師範學院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第二十名	生活在敵僞及飢餓線上	朱顏故	復旦大學	贈旅誌一年另致稿費

上列各稿自旅行雜誌十九卷八月份起陸續披露敬希注意

中國旅行社總社謹啓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蒼山洱海

萬峯

大理輪廓

大理一地名在中國民間佔有重要位置，爲的大理石是一種珍物，普遍於上中社會，因物而成名。大理爲一地名，而代表大理名勝乃爲蒼山與洱海，人稱之曰蒼洱。蒼山又名靈鷲山，洱海亦稱洱水。假使吾們以大理城爲中心，則蒼山爲其背，而洱海橫於前。大理一片平原，自南至北，江洋襟帶，合山海平原爲一局，頗論秀麗，所謂風，花，雪，月，四大勝景，風者下關之風，因下關地屬山峽，而臨大海，易受風侵。花者大理遍地皆是，茶花大者如拳。雪者蒼山之雪，終年不融。月者洱海之月是也。大理平原，北起上關，南迄下關，蒼山十九峰，環抱如弓，大理恰在絃之正中。十九峰自南而北，二峰之間，必有一溪，曰斜陽峰，南陽溪，曰馬耳峰，葶溟溪，曰佛頂峰，莫殘溪，曰聖應峰，青碧溪，曰馬龍峰，龍溪，曰玉局峰，碧玉溪，曰龍泉峰，中溪，曰中和峰，桃溪，曰小岑峰，梅溪，曰應樂峰，隱溪，曰雪人峯，雙鴛溪，曰蘭峯，白石溪，曰三陽峯，天泉溪，曰鶴雲峯，錦溪，曰白雲峯，芒涌溪，曰蓮花峯，陽溪，曰五台峯，萬花溪，曰滄浪峯，霞移溪，曰雲弄峯，共十九峯十八溪。一峯有一峯之形態，一溪有一溪之別緻，山之最高處曰洗馬塘，溪之最佳者爲清碧溪。山中人跡罕至，除採樵外，別無出產，祇有感通寺、中和寺、無爲寺、羅刹閣三數廟宇點綴其間。在明時山中寺觀甚多，讀楊升庵蒼山遊記，知其時緇流發達，大約經歷朝災害，清末杜文秀之亂，大傷元氣，所存者僅此而已。山巔終年積雪，峯與峯之間，無路可通，必自山麓而上。溪澗縈廻，瀉入洱海，大理平原，賴此灌溉也。洱海碧波萬頃，廣三十里，袤一百二十里，四面環山，北起江尾，爲洱水之入海處，沿海之西岸，即爲大理平原，大路直貫其中間，經沙坪、上關、喜州、大理、太和、而達下關，現通公路。濱海港汊交錯，漁村林立，海之西岸山嶺瀕海而立，間有偪狹平地，有雙朗，挖色，下秧，西窰等村鎮，地方不大也。大理恰對西岸之東山，上有文峯塔，左側有金梭島，島之對岸，爲天靜閣，此乃環海之景象。至於洱海，水若碧玉，風帆如織、海鷗飛翔，烟雲萬頃，島嶼羅列，尤爲筆墨所難形容。故蒼洱之勝，實兼有山海之會，至若山巔積雪沒脛，夏如束帶，冬若銀屏，中和峯而上，松石爭榮，洗馬塘之杜鵑，尤爲奇觀。清碧溪水色瑩澈，遊人不可不往，大地之勝景，再配以暖和天氣，四季如春，令人陶醉，余於三十四年，自雞足山經此得重償宿願，爲之稱快。雖然在戰時而談遊歷，深覺不合時宜，惟茲勝地如戰後能重加建設，吸引海外遊客，國內無出其右者。因以誌之。

洱海泛舟

余自雞足山發路越大王廟至江尾，爲彌江之出口處，由此流入洱海，彌江發源於鄧川北六十里之洱源，至江尾後，余原來計劃，遵大路經上關赴大理，行至濱海之沙坪地方，見一貨船方忙於裝貨，交談之下，謂裝藥材赴大理三月街，日落即開船。余與馨商量月下入海，大增風趣，且是既望之候，天賦吾以機會。攜行李登船，承船主掃艙以待，爲之大樂。五時起椗，微風習習揚帆出港，時夕陽正落於蒼山之巔，自雲間透出萬丈光芒蔚爲異觀。蔚藍的天空，深綠海波，與深褐色的山峯映成一幅美麗圖畫。時有漁舟鼓來，乃購魚數尾，交與船娘供佐晚餐，入晚月兒自東山躍出，倒影海上有如水銀瀉地，滇池之月，至此實現。吾至今尚不能描此月色景象，祇覺得安悅靜恬，精神得到舒適而已。船娘招呼晚餐，除魚而外，有醃肉，極香肥，若干年來已不在船中用餐，特別覺得好吃。飯畢，忽有歌聲起自船梢，一女子傲然放歌，聲調悠揚而宛轉，靜聽之下是一種情歌。後來一個男子起而和之，雙方唱得格外起勁。據說在滇西不相識之男女，可隨時互相酬唱。半夜吾們尚躺在船頂上，北斗星橫，懸宇宙中，南方一顆光芒的星，閃閃地放光，此時此景，星月皎潔四個字，名符其實。蒼山十九峯在月光籠罩之下，好像在睡眠似的。滇池行舟，有風向及水流關係，不能沿岸而駛，吾們的船，先自北而東，止於挖色，再橫渡至大理。天方曦，自挖色開船，天空雲層是蛋青色，赭色，淡白色，淡黃色，及湖水色五色所組成各種形態，美麗得比畫還美麗。此種景色，自西洋畫中較可表現出來，其色有美麗之時間約半小時。遙望大理附近村莊點點，白色斑斑，有若棋盤，而此種景象亦祇有中國畫能襯托出來，總之此時之蒼洱，決非余之禿筆所能寫出，當待之畫家來說明，必勝吾多多也。時日已東出，海中白鷺飛躍，檣帆逐浪而來，使吾不想睡覺的旅客此時反有點疲倦起來。六時抵大理海濱之龍王廟，棄舟登岸，一夜一餐，共費三千元，往覓四年前所住之西雅旅館，知己改名熙廬，且易主人矣。

攀登中和峰

中和峰爲蒼山之主峰，位於十九峯之中央，而臨大理，貼對洱海。半山有寺，明時稱爲蒼山神祠，現曰中和寺。余於二十八年冬登中和峰，不料牙病大發，而中山冰雪載道，無可下足，不得已止於中和寺。此次下最大決心，必須攀登峰巔，同時擬往洗馬塘　旅店老闆告余經中和峰攀洗馬塘，乃一艱苦之旅程，絕少有人敢嘗試，一年之中也許有少數人前去，大都在中和寺過夜，決不能當日打轉回，余視察山勢在雲霧中估計要越過三四個山峰，大約不到一百里路程，照余之行脚記錄，當勉力可赴。乃於晨四時發大理，出西門大道，時皓月當空，萬籟俱靜。耳中祇聽到余之脚步聲　經平雲南碑道旁，見荒塚纍纍，石塊磊磊，排比而列，均明清兩朝之葬地，月光照耀，可成一種景象，漸漸上陡坡，抵山麓之中和村。即導者之門，蓋上一日預先約定也。全村均杜姓，導者起身即行，時四時四十五分耳。坡漸陡，但見月光倒

五四—二五二

懸洱海，大理則在睡眠中，晨曦漸上，朝霞輝煌，東北望鷄足山金頂華楞塔，隱約可見。抵中和寺山門，旭日東上，時五時五十分。敲門入寺，請門者煮水充飢，中和寺現爲龍門派之道觀。略爲休息，即出寺循山後而上。大理平原，瞭如指掌，阡陌縱橫，漁村相望，自南至北廣袤一百二十里，如在目前。俯視洱海，數點風帆，隱約海面，此景此地，惟嶗山略備一格，不過嶗山靠海一邊，並無若此秀麗。山勢陡急，路多石子，攀登異常吃力，山中除野草外別無生長，童山濯濯，據導者稱：昔多樹林，現砍伐殆盡，爲之浩歎。自中和寺達峯頂，約二十里，至峯巔方見松樹，土人稱曰沙松，其左側馬龍峯，繁植尤密，此種松樹，異於黃山華山所生，大者如華蓋，極爲壯觀。峯之右側凸出兩岩，如犬牙，如伏獅，卓然而立，登岩俯視小岑峯，積雪尚多，削壁千仞，偉然屹立也。

洗馬塘

自中和峯西南行，經箐篁中，篁高二公尺，人倚行其中，如入竹簾裏。據導者云：鄉人採以製掃帚。行篁中約三里，經一嶺度地勢當係中和龍泉二峯之交界處，過此，上陡坡，始見雪。導者踟躕不前，有退縮意，據述彼於十年前，曾登山一次後，從未來過，每年陰歷三月至八月，尚可入山，自九月起大雪封山矣。當地人說起洗馬塘便要駭怕，蓋以路難生長也。余鼓勵前進，幸陽光自松間射入，尚不覺冷，山間本有樵路，大概若干年來爲枯木爛枝所鋪，益以冰雪載道，路爲之塞。松樹行間，亦爲枝葉所掩，積高尺餘，上生青苔，踏之如棉花，如此上陡坡六七里，已繞出龍泉峯之陰，望見玉局峯，始入最佳妙最美麗之境，不覺驚喜欲狂。自峯頂行入塢中，但見杜鵑盛開，遍塢皆是，杜鵑生有木本，大而且壯，自岩壁中騰空伸出，入行杜鵑樹下，如入衆芳國中。松樹夾植其間，愈增風趣，越過一塢，登數岡，石骨嶙嶙，削岩森森，玉筍排空，萬筍朝天，在這一個境界中，合松、花、石、泉、雪於一堂，極盡蒼山之妙。余在岩上靜坐半小時，覺得蒼山在中國山品上特具一格，可稱爲渾淪秀麗，與黃山、華山雅可鼎足而三。由此下坡，山勢漸平坦，適見由峯白雪皚皚、據導者謂洗馬塘之水，即由此瀉下。氣候至此，寒冷侵人，棉衣不暖。曠原野花遍地，前行一山峯傾倒於山旁，大約風化後經地震而傾圮，步入澗中，漸聞潺潺之聲，洗馬塘近矣。再前行越數岡，眼簾中已現出千辛萬苦中之洗馬塘，心中不勝愉快，時下午一時。塘爲圓形，週圍約五十公尺，池水深黑色，水源自山巔冰雪所融化而注入，度其地勢，當在　局，馬龍二峯之陰。山高不見太陽，雲氣蓊翳，寒冷逼人，風勁不能久立，導者頻頻催返，乃遵原路言歸。據當地人謂洗馬塘係唐尉遲公洗馬之處，或謂明沐英征雲南時瀰越蒼山經此，故名。歸途攜波松及杜鵑數枝，攜贈昆明友人。途中陡坡難行，石骨嶙嶙，刺足欲痛，上山時一心一意在洗馬塘，目不旁注，不覺困苦，下山時方感行路難

。抵大理旅舍，已下午六時半，蓋是日已步行十五小時矣。

清碧溪

聞清碧溪之勝，決意前往，事前訪之當地人士，謂十八溪中能超然獨勝者惟清碧溪。明李中谿有清碧溪記，盛言其景物之佳，大有先聲奪人之慨。出大理南門，經玉局馬龍峯之麓，山色渾厚，崔嵬磅礴，越溪澗行於墓地中，蒼山十九峯山麓，一百二十里，幾全為坟墓所佔，故大理平原，可稱死人所佔面積恐較活人為多，亦一畸形之社會問題　自馬龍峯右側，越過幾個岡子，即到清碧溪。溪實一泉，流水一泓，瀉入潭中，再流入澗壑間　溪中滿貯石卵，清澈晶瑩，水質頗厚，其清澈之程度，較之黃山之白龍潭，及雁蕩之筋竹溪，尤勝一籌。跑得十分疲累，即在溪邊作牛飲，味甘而醇。攜有茶具，乃煮茶而飲，以快朵頤，時正日中，溪間涼風習習，令人舒適。余臥溪旁久之，靜聽泉聲潺潺，仰視天空，蔚藍晴朗，不覺入睡　醒來，經溪旁石亭略坐，見有男婦十餘人　採柴休息，相與談話：每日砍薪一捆，背之入城，可售七八百元。當地男女工作，甚稱勤儉　大理尤多民家民族有獨立之語言，而無文字，此種民族，與擺夷水夷不是同族，身體强健，氣質忠厚　大理附近之莊稼多半是民家人所耕種　故大理及附近州縣商人，必須懂得民家話，方能週旋於市場也　自清碧溪可望見洱海中之金梭島　歸途緣溪行，直達聖麓公園，公園即在公路之旁，北行五里至大理城。

餘音

居大理五日，已將主要之名勝遍遊，本悉龍眼洞，鳳眼洞之勝，因急欲至下關候車，未能一遊為憾　兩洞均在龍泉峯之陽，一上一下，係鑿山而成，中建寺宇，現已傾圮，自山麓而上，係鑿山壁陡升，故異常險峻云。喜州為雲南文化區，地方自治辦理很好，余本欲觀光，惜因由海道繞行，無緣一睹，喜州有無為寺，亦大理名勝，待之將來。上關有羅利閣，佛教稱為觀音收伏羅刹之處　據民間傳說，漢朝時大理稱為白國，佛教甚盛，觀音與白國關係最深，有白國因由一本刻本，專載觀音大士聖跡，羅刹其一也　徐霞客擬觀大理蝴蝶樹，未果，據友人稱在喜州附近，每逢立夏日左右，蝴蝶交尾時，互相銜接，倒懸樹間，確有其事　並有人親睹，余到時本在立夏後數日，深欲一償霞客未了之願，惜時不吾許。又明李中谿著有花甸遊記一文，膾炙雲南民間，據調查係在蒼山西北深谿中，距喜州五十里，因路不便，作罷，未免悵悵　抵下關後，乘機一訪天生橋，藉便至溫泉沐浴。天生橋距下關一公里，一塊石頭，聯接在二個岡子上，上築堡壘，在火器未發達前，相當險要，今公路即在天生橋旁穿過，徒遺荒壘以供憑弔耳。再二公里抵溫泉，以木蓋屋，白石為池，頗稱整潔，包一間房間，計費五百元，溫泉自滿溢流出，溫度適宜，較之安寧溫泉，稍差一點，旅行已久，洗滌一新，為之愉快，且余之旅程，亦止於此，即將回昆明而返霧國山城，對於蒼山洱海作最後一次話別，未免惆悵耳。

貴州花溪之遊

熊佛西

花溪離貴陽三十里，是貴州人驕傲的名勝，我未到貴州之，前即聞她的大名，心嚮往之。

前一日裕生先到車站洽妥交通工具。次晨六時出發。同遊者：葉子，裕生，耀愷，佳奇伉儷等。車行四十分鐘抵花溪，下車後，佳奇約往文風書店稍息，然後即出遊。

我下車時，就忙向四週掃視，然後問同遊者：「這就是花溪嗎？」語調中似乎帶着失望的氣息。裕生和耀愷忙說：「別急呀，好的風景還沒有到呢！」果然，後經縣長吳椿兄導入縣政府，公園，壩上橋，尙武俱樂部，花溪小憩等處遊覽一週，乃覺花溪確有獨到之處，風景雖够不上與杭州的西湖媲美，但也相當的秀麗，稱之「小巧玲瓏」而無愧。站在壩上橋憑欄四顧，山色葱翠，庭台點綴有致，濤聲淙淙，尤感景色宜人。倘於月明之夜，漫步其間，必更感幽趣。

縣府的建築是中西合璧的現代式，打破了一般縣府傳統的格調。除江寧縣外，在國內我沒有見過如此華麗的縣府。尙武俱樂部的陳設尤別具心裁，完全是一副中國氣派，一榻一桌，一燈一盞，其色調與樣式，均可看出設計者的智慧。我們在此飲茶稍息，感到無限清趣，吳椿兄便出紀念冊囑題，乃漫筆謅了不詩不文的兩句：「枕上濤聲門前畫，花溪畢竟勝西湖。」此雖不無誇張之嫌，然我當時確爲此種幽美的環境所沉醉。

「花溪小憩」分東舍與西舍，是縣府爲遊人準備的招待所，也非常精潔。東舍在尙武俱樂部之後，臨水風景尤佳。客廳佈置更精美，外有涼台一所，可供遊人垂釣。我們可謂幸運之至，正逢此舍開幕伊始，一切床舖被帳都是嶄新的。我們在此寄宿一夜，倍感舒適，惜此間僅供寄宿，不供飲食，美中不足。

在花溪除了遊覽風景，不免有一番酬酢。縣長吳椿兄是燕大的同學，當然要盡地主之誼，請吃午飯。可是同時貴大的校長張廷休先生也殷殷不肯放行，爲了不却兩位主人的盛意，只好平分春色，我與裕生留在貴大午餐，葉子耀愷佳奇伉儷則赴吳兄之宴。

我們原擬午後就回貴陽，但因老友刁士衡伉儷的堅留，我們無法拂却故人的盛意，只好再寄宿一夜，且裕生耀愷等早已到花溪小憩定了三間房間。住處既安排妥貼，我們索性放開情懷暢遊。我們先到貴大及清華中學參觀，然後回到花溪小憩憑欄垂釣。得寸許長的小魚兩尾。因而該舍管理員高君伸紙索畫，並指定畫魚，乃仿白石老人筆法，寫小魚兩條。興筆拈來，筆墨似不十分惡劣。高君甚爲喜悅，便請我們到壩上橋下泛艇，並攜釣竿而游

時近黃昏，落日餘暉照在河面，水天燦爛一色，倦鳥正在唱着歸巢的晚歌，我們一行六人，繫一葉輕舟，蕩漾於壩

上橋下，嬉嬉笑笑，眞有說不出的樂趣　同遊諸君頓時變成了舟子，有的操槳，有的執舵，惟我獨坐船中心，執竿垂釣，因爲我當時頗想釣上一尾鮮魚送給今晚的主人佐餐。我雖有釣魚之心，魚却無上鈎之意，釣了半小時之久，一無所得。正在悵惘不已之時，忽見岸旁漁翁釣得一條金鯉。我們便趨前與之磋商，可否出價相讓。老者似知我們求魚心切，終於沒有使我們失望。花了三十元，購得半斤重的鮮魚一尾，可謂便宜之極。我們正打算哄騙今晚的主人，說是我們自已釣的，不料魚剛到手，一不經心，墜入溪中而逃了！大家非常懊喪，賣魚的老翁更是鬱鬱不樂，忙向我們保證：「不要緊，我再釣一條奉送給你們」。

他聚精會神又釣了半天，但終沒有魚來吃餌，老人似很焦急，便將釣鈎不斷地在水面移動，新餌也換了好幾次，結果還是落空。我們知道魚是沒有希望了，且黃昏已交替給黑夜，星光也在天邊閃出，我們便在這暮色蒼茫中登了岸，去赴士衡茜君的晚會。

爲了我們的晚餐，主人勞碌了一整天，當我們走進了石頭村，他們夫婦還在忙，我們委實有些不安。菜，雖然不是什麼山珍海味，然而件件都是主人親手烹調的，我們嚼來彌感親切，有味。酒，是青岩花溪一帶的名產，土名爲「刺梨酒」。據說：這種酒完全是以玉米和一種山上的野果——刺梨——釀製而成的，色美味香，且極滋養，蓋菓汁多而酒精少，多飲亦不致醉倒。席中除兩位主人量大善飲，裕生佳奇耀愷也都不敢後人，於是大家豪興大發，杯觴交錯，一連飲了十幾瓶　在主人的殷殷勸促之下，連不善飲的我也居然喝了十幾杯。

酒後，石頭村的更聲已起，我們便辭謝主人，擬回旅舍休息，不料主人興猶未盡，還要陪送我們到花溪小憩作竟夕之談。於是，裕生耀愷又跑到街上買了些菓品佐興。我們回到旅舍，紅燭高燒，每人清茶一杯，坐在雅潔的客廳裏話舊，談古論今，數年來流亡生活的疲困，藉以消失殆盡

次晨，原擬一早就返城，而銘青兩君兩友又殷殷苦留，盛意難却，只好吃了他們的午飯再回城。

在回城的車中，裕生問我：「花溪的風景如何？」我答曰：「風景極佳，惜人爲的點綴太少耳。」

旅途見聞雜識（一）

藍士琳

桴

論語公冶篇記孔子之言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朱熹注曰：「桴，筏也」。按渡水之具，以木編成者曰簰（音排），以竹編成者曰筏（[illegible]），吾鄉統謂之簰；內河常見之。海中風濤險惡，以筏浮之，豈不慮其傾覆乎？孔子長北方，鮮見舟楫，其言殆未之熟察歟？

燭

「古人秉燭夜遊」，嘗疑古無蠟燭，不知所秉何物。後讀冷廬雜識，謂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可知當時尚無蠟燭，則燭之用，或始於漢。禮記「燭不見跋」。注云：「古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爲燭。火炬照夜易盡，盡則藏所然殘本」。是古之秉之以遊者，殆火炬也。今則蠟燭賤尚，隨處可購，火炬之用，日見減少矣。

生活在五溪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八名——

國立四川大學　•倪平•

在五溪流域漂泊了五六年，那一片多山荒僻的土地便真像是我的故鄉了。這一面因為我說的三湘一帶的自然環境的確太優美了，而主要却由於它把我從童年撫育成長的原故。那裏有嶮峻秀麗的河川，有幽靜險峻的峯巒，有情緒纏往的岩洞野寺苗寨，有漫山奇怪的叢林花草鳥獸，而尤可留戀的是那些原始的人類，真摯的情感，這可以使你在親切的慰籍與純潔的笑語聲中，而遺忘了塵世的煩憂，人情的機巧。

三湘有說由瀟湘蒸三水得名，亦有人說為湘潭湘陰湘鄉三縣的簡稱。五溪即是辰溪橆溪酉溪雄溪明溪，漢時叫做五溪蠻地，約當現在洞庭以西辰沅麻陽鳳凰乾州永綏松桃永順一帶。還見自古就是苗民的老家。史記上就有「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的說法，可見苗民的來頭確實不遲，起初他們散居湖南貴州巴東雲南廣西江淮各地，但因時代的轉變，文化的蠶食，以致他們活動區域，除雲廣還有少數部落外，其餘全都縮集到這兒來。今日辰沅又已變成繁華都市了，充滿脂粉的氣息，惟餘下深山落後的湘貴川東邊境仍然保持着可愛的古老的文化，簡直的淳樸的習俗，而這片淨土又像與我結就了因緣，我曾經一度愉快過它，但於今它又一直牽惹着我淒涼的懷戀的頻頻夢寐。

是二十七年初秋的夜晚，繁星冷冷底閃爍着，萬山浸入了神密的灰色的霧海裏，這時，我正循着古舊的纖道，從辰溪上游走向一塊陌生的地方——麻陽——，山巒簡直也似的奔流，河底的石伴奏着絲絲底怡人的音樂；險灘到臨，船上立刻便緊張起來，水手瘋狂底同惡流開始搏鬥，剎那間的生死連他們亦不敢想；兩岸山林還時常出沒着成羣苗匪，他們是那樣的粗野，那樣可怕，雖然嚮導告訴說「他們不傷難民，不搶窮人」，但那輪猙獰的面孔，生硬的語言，想起來怎能不叫人有點悚然。

麻陽枕在辰溪支流的錦江堤畔，四週盡是插入雲霄的荒山，冬夜深谷淒冽的狼嘷聲，牽惹着邊塞的悲苦，驚醒了離人的淚眼；草木枯萎了，山巒變成餓虎的獵園，有時朔風嚴霜的午夜，寨內亦會發現牠們的形影，這給予遠方征人增加了不少新奇的恐怖，苗胞性情慓悍，沉默易怒，乍見之下，多半感覺他們野蠻無理，但每當春季來臨，江畔桃花盛開，山崗散滿羊羣的時候，你走進苗寨，接受了溫和誠懇的款待以後，你反覺得他們藹然可親了；他們的靈魂是聖潔的，意志是堅強的，思想沒有曲線，交遊豪爽忠實，在湘西住過很久的沈從文（註一）說「連他們的妓女都真誠可愛，先講定價錢，再關門撒野，人混熟了，錢都在可有可無之間」，這例子可以說非常懇切明白，但他說的這種情形是在已經成為川湘交通孔道的茶洞，真正未經開化苗民的習俗比這裏還要淳厚些哩。

一般苗民簡陋的生活，看起來似乎很痛苦，但事實恰恰不是這樣，他們有健強的體格，有多餘的山地，森林燒不盡，野味吃不完，真好像是達到了「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與我何有哉」的家給人足地步了，因為衣食豐裕，所以內心以及臉上常年表現出自由快樂的微笑，寧靜的溪谷，悠閒的流水，三數間草棚，幾十頭羊子，黃昏時分，晚風飄揚起橘柚的花香，河邊洋溢着纏綿的和唱，春與愛神同降人間了。

鳳凰離麻陽七八十里，城周山嶺有千萬個苗寨毗連着，他們有獨自的語言，特殊的風俗，很少同漢人往還，可是一到逢場，他們便全身盛裝，背着土產及苗布等貨進城來交易，這最惹人注目的要算是妙齡苗女了，她們十九都很自然娟秀，多情善舞，與粗皮黑髮黃牙粗野的男苗相形之下，眞叫人感覺造物的不平。

在這裏我想寫點關於苗民的有趣的特殊文化，三苗又叫三毛，他們有

黑，花，短裙三種，以黑苗最多。至於他們的種族來源，據傳是在太古洪荒的時候，人們都葬身魚腹了，有兄妹二人藏在山上沒有淹死，後來便繁殖了這個苗族；又有人說他們的祖先是從一塊大石頭內爆裂出來的，這些無稽的話眞是可笑。他們沒有正式的系統的文字，僅有的簡單語言，亦因部落的分雜，山寨的隔絕，漢人的增加，而漸被漢語代替了，所以生苗亦就一天天底減少起來。他們不信任何宗教，雖然各種廟宇到處林立，逢年到節大燒錢紙，但所祭祀的却是一些無名缺姓的老樹怪石，山神水神，他們最神聖最快樂的異姓的愛的表示，就是一種戀愛式的公開舞會。在一年一次跳六神（註二）中，許多青年聚攏起來，打鑼擂鼓，携手大唱。這時苗女穿着黑色花邊的舞服，解除下衣，赤着天足，那環佩叮噹光輝耀眼的銀裝，那上下低昂宛若柳條的腰肢，她們藉這自然的美麗的誘力，來招引舞伴，來選定情侶。還有在牧羊時，在山地裏，你時常可以聽到一問一答的山歌聲音，這情意綿綿的句子，溝通了他們間秘密的鴻溝，發洩了她們閨內心的沉鬱。

鳳凰是湘西王陳渠珍（註三）的家鄉，我曾經兩次到過他的故居，並參觀過他愛姬西娥的墓園，據說他隨軍出征西藏時，曾同這位藏女結婚，西娥出身貴族，不但精善騎射，而且溫文美麗，在他冰天雪地，廣漠萬里的歸途中，全軍僅剩數人生還，她一面隨衛着他，一面給他精神上以莫大的慰助，誰知好事偏多波折，她終於換得了許多淚珠兒，在出離藏境時懷着滿心的熱愛而病死了，於是今日在鳳凰便寂寞底留下了一座悵向黃昏的埋香青冢。陳君自幼富於才志，著有艽野塵夢等書，雖他部屬多為不學強橫之徒，但以人地複雜的湘西而論，亦確有難能為力的地方，這當然遮沒不了他個人協助張公文白統治湘西的勞績。

二十九三十兩年，我遍歷了蕪溪流域的芷江黔陽，更從雪峯山巔，雄溪之濱的洪江帶顛蹐痛的心旅行了安江乾州，爬過著名的幾千層石級的棧寨輾到古老的永綏縣，這兒是清初的花園汎，當年改土歸流，漢官的貪污欺騙，激成了苗民大亂，乾州，鳳凰連同這兒都是鎮守的重地，及今山頭猶有廢壘殘垛與牆土砲的痕跡，可憐當年在此大發國難財縱橫欺詐的人們却一點消息也沒有了。傅莊簡公（註四）的祠宇在苗區遍地設立着，這表示了惟有好人是永生着的，記得我還寫過「苗族變荒頻轉遂，千年湘水任西東，山城故壘空陳迹，人念清溪莊簡公」一首詩紀念這位功臣。

在碧綠的酉溪圍繞着的永綏消磨了我兩年時光，這些日子是在一個五十餘歲的老太婆家裏，我對她稱嬸子，我替她下葡萄，她那唯一的一顆樹結了二十幾個柚子，但我却至少吃了二十個，剩的全是些小而壞的，在這兒我內心感覺着我又有第二個家庭了，春天到來，草山穿上了鮮綠的衣衫，每天，我肩着槍，帶着狗，大聲底高興底滿山叫跳；夏天的黃昏，微風吹散了暑氣，星星交流着笑眼，每晚，每晚，我坐在葡萄架下，嗅着茶花的芬芳，傾聽着關於山中前後奇怪的故事，我笑着笑着，隨同漫漫底寧靜底夜神沉入了夢鄉；那瑟瑟的秋風，蕭條的黃葉，再也引不起我飄零的感傷；那晦暗的嚴霜，刺骨的朔風，怎能使得透我新暖的棉鞋；兩年裏在這兒，眞的關懷，熱的眼淚，潤濕了溫暖了幾萬里五六年流亡所賜給我的瘡痛的疲乏的心靈；前年，當我忍住悲傷奔向另外渺茫的天涯時候，她送我到車站，她哭了，她說「你忘記了我吧！我是微賤可憐不值得人紀念的……」。她現在怎樣了呢？她死了丈夫，又沒有兒子，這辛酸的情景不知道要引起我多少愴痛的回憶；但這亦是沒有辦法的事，誰不懷念歡樂，誰不留戀家園，可是慘酷的毒焰已經毀滅了人類的私情，多少人離背了骨肉，多少人痛恨着仇敵，我需要硬起心腸來走上我自己的路啊。

永綏的西南面是松桃，南面是乾州，西面是川湘貴三省不管的邊區，東北接着保靖以及明溪發源的永順，四境荒林連綿，峯巒偏大，古時野蠻混亂，虎狼橫行的陰森景象想起來眞的怕人，可喜戰事發生，川湘通車以後，到這兒來的學生難民漸多，文化亦隨着提高起來了，這大概算是暴日侵略我們唯一的一點賜予吧。

記得自二十七年秋季以後，在乾州，在花園，以及那斷絕交通的麻陽鳳凰，到處都滲進了一羣新的活力，這就是國立八中的學生，他們一共有四千人，分成了十部。從此這一羣被飛機大砲趕了萬餘里無家可歸的老師和孩子們，無形就擔負起開發苗疆的責任來。山谷裏的春天最美麗，山河

[illegible]的水亦清得照人，燕兒一雙雙掠過了柳梢，掠過了小溪，飛回沙岸上她們的家，太陽曬着，百鳥爭鳴，遍地飄浮着野花同成熟了果實的甜香，「一定有一天，回到我那甜蜜的家園，在數不盡的青山的那邊，在瀰不斷白雲的那邊……」以及「在野花開遍了的江南，我遇着一位可愛的姑娘，從此我覺得人間是美麗芬芳，美麗芬芳……」，每個風輕日暖的日子或月明之夜，在[illegible]雲古剎，錦江之濱，無愛橋頭，小崇山麓，、常飄揚起這樣、陳隨的歌聲，自茶洞隨着從八中分出了以後，這些唱歌的人，一天天奔向了各自的天涯，但是舊的人去了，新的生命成長了，八中結束了，這歌聲，這活力却永遠根深蒂固的活在山國。

在五溪流域生活了五年，去年我又孤零底再踏上了風塵撲撲的征途，現時自己仍然在烽火裏奔忙，湘江更掀起了腥臊的血浪，偶於長夜夢寐惟懷着那塊大地，不禁興起了無限[illegible]的懷念的感覺，她雖離我已經幾千里路了。

——三十四年春脫稿於錦城——

註一：文見沈從文邊城，沈湘西鳳凰人。

註二：跳六神乃苗民族兩要跳舞會之名稱，每期一年一次，不過各苗寨之名稱亦有不同者。

註三：陳渠珍湘西鳳凰人，曾隨清兵伐西藏，回湘苗民稱之爲湘西王，張文白主湘時彼曾任沅陵省府行署主任，後以部屬叛亂解軍職，現居重慶。

註四：傅莊[illegible]公名鼐，清浙江消溪人，官鳳凰廳同知，後遷湖南巡撫，治苗十餘年，有功德。

武夷茶的製法

陳純仁

「武夷岩茶製造方法，是介於綠茶紅茶之間，具有紅綠茶之長，而無其短，按講求喝茶的人說，那是發有紅茶的濃艷，與綠茶的清香之味，沒有紅茶的苦澀，與綠茶的冲淡之缺點，性和不寒，久藏不壞，香久益清，味久益醇，名山名茶，相得而益彰了」。

當地的人說，在過去在初茗芽將茁的時候，清泉湖洲各地的茶商，都帶來大量的現資，監督採製，收[illegible]，秋初茶事結束，一批一批的茶葉，就都裝運走了，有的運銷國內，也有的却推銷到國外市場，現在還存在一些大茶號，其歷史都在百年以上，這確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可惜自從抗戰軍興，海運艱阻，武夷茶葉和其他省份的茶市一樣，都沉沒在沒落的道路上，加之受戰爭影響，各地交通不便，茶商不能攜款來與採購，試驗場亦完全停頓了，所幸近年來福建省設林公司鑒及於此，發出鉅款，收購茶葉，來維護名產，武夷茶產這才稍爲有點轉機，其後復投資創設聯合製廠，與農商合作，採製岩茶，於是茶商前途，更增加了一些光明，從此以後，武夷岩茶，我想總可以復興發達起來的。

福建飲茶之風，雖然相當盛行，但却不像川省各地爲喝茶而喝茶，那是富於一種文人雅士的氣概，不是喝，而是「品」，茶杯普通都像酒杯大，把茶看得非常珍貴，這在四川人看來，不是一件奇蹟麼？其實也沒有什麼，原來中國之有飲茶習慣，多謂創始於蜀，並且自秦以來，即已然矣。

生活在斗南村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九名——

東方語專印語科何修華

五四一二六〇

斗南村在是直政治上說，它是雖名全縣的村鎮部落。在經濟上說，它是有着廣大肥沃的平原。在文化上它更有着特殊的精彩，雖然沒有高中和初中的創辦。然而却有着大學和小學的設立。奇怪的是明明「仁人君子」很熟悉呂寶，而不知道斗南村，更不清楚這裏還有一個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

你只要一踏進斗南村，就會注意到許多的蒼翠松柏，密密的圍繞着一座庭院式的建築，這時不用你留神，一幅深紅色的匾額寫着「水月庭」金黃色斗大的字樣，很自然而有力的吸引着你。你再低眼下看，「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的校牌，就會橫在你的眼前。只要愛好風景的人，就懂得蒼松翠柏的可愛。只要愛清靜的人，就瞭解庭院的幽靜。我們在這幽閒而安靜的環境裏，也知道自愛自重，也能安心的讀書，勤勞的工作。

你由「東方語專」的名字，猜想得到我們所學的語文。雖然學校尚未將東方語文完整的建立起來，然而，現在也有像蝌蚪形字體的緬文，也有發音與繞難認的暹文，也有字母最多，文法又古怪的印語，也有拼拉丁文的「字體」，有中國文「聲音」的越文，所以有人說它是拉丁化的中國字，我就佔這個理由。而爲了越文有着密切的關聯，又附設了非東方語的法文。在我們學校裏，隨時隨地都能聽到 Le Ba Ra 的各種語文聲音，眞所謂「語文」的學府。

每當天將破曉的時候，在我們的宿舍裏，總會聽到輕微的腳步聲，細碎的樓板聲，有時也偶爾會夾雜着面盆和口盅的撞擊聲，這些聲響，我們已聽得慣熟了，不用懷疑，就知道是一批經常早起同學，悄悄摸起，的動作。在天破曉時恰是我們起床號響的時候，同學們從不留戀溫暖的被窩，一躍而起，毅然地離開了自己的舖位，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實是表現青年人的特性。當我們踏出宿舍時，一如遇放晴的日子，深藍而高的天空，常常使我們仰天長嘯。遙望爽朗的晴山，明淨得像清水洗過了一樣，頓時會令人生至高愉快的感覺。再回顧廣大無邊的平原，每每惹人想起了祖國肥美的田園，錦繡的河山。這時你在斗南村，信步走來，你會聽清脆如歌的法文，流利快暢的英語以及短濁難聽的各種語文的聲音。同學們愛護時光，就正如愛護自己的青春一樣。在每天上午，我們有足足的四堂功課，在課堂裏，隨時都保持着緊張嚴肅的空氣，除了教授的聲音外，只聽到鋼筆在紙上擦得颼颼作響。一種手腦眼耳併用的工作，要緊我們整整的半天，直到午飯後我們才有休息的時候。但是有許多同學也不放鬆這段時間，照例要去到圖書館去閱讀報章雜誌。同學們留心國事的情形，比起熱烈的情緒更要高漲得多，記得在獨山失守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有的同學呆盯着報紙，沉默了許久，不會開一句腔，有的同學擊着桌子的叫喊起來，透出他內心的高度的憤恨，有的同學平素很吊兒郎當，也正經熱烈的討論着國事，更有勇敢而熱情的同學，自動地報名從軍了，當戰情好轉獨山克服的捷報傳來，同學們都歡喜如狂，就是在平時愁眉苦臉的同學，在那天眉眼間也有着明朗的分野，有的同學拍着掌，大聲的歡呼着「獨山是我們的！獨山是我們的！」有的同學興奮得來，把自己的帽子任意的拋向空中。一種熱烈愛國的情緒，我敢說在我們學校裏是不低於任何的地方。在午後的課程，雖然有時也多至足足的半天，然而功課究竟比較輕鬆而容易，有時我們還可以抽時作課外的活動。每當傍晚的時候，同學們多是三五成羣，作飯後的遊閒，看晚霞的變化，看日落的情景，聽飛鳥歸宿的鳴聲，聽黃牛「哞哞」的叫聲，更使我們得到無限的輕鬆和愉快。在斗南村的同學，誰不說看日落是我們一天最快樂的時候，誰不說黃昏是課後我們散步最有效

的時間。到夜來在我們的宿舍裏，有時聽得到低微的唸書聲，有時沉寂得只聽到筆在紙上的摩擦聲，或是同學們工作用腦低微的呼吸聲。有時在我們宿舍門口的校工，歌一曲雲南小調，會驅走沉寂，引起我們一陣「格格」好笑。有的同學在八點鐘坐起，直到深夜才睡。遲睡早起我們已經養成了習慣，「抓緊時間」，「把握機會」，成了我們生活中最實際，最響亮的口號。

在禮拜日，有的同學，和往日一樣照常緊張的工作，我們仍然可以聽到他們高誦朗讀的聲音，仍然可以看到他們默唸深思如痴的神情。他們珍愛時間，熱愛書本，就正如愛護他們自己的生命一樣。

在禮拜日，有的同學，也作忙裏偷閒，多是三三兩兩，談談笑笑，頗有幽閒遊客的風度，慢步的踱到離我們學校僅半里之遙，而全國馳名的滇池去逛逛。每當我們看見橫無邊際，波濤洶湧的滇池，當常不約而同的惹起我們狂叫一陣。當我們凝神注意時，滔滔洪水，滾滾長流，驚波駭浪，大有吞舟沒人之勢，往往惹起我們追憶起許多英雄的故事和一些冒險的奇蹟來。遊覽滇池的同學，誰不讚美她的偉大和奇觀。

在星期天，有的同學呆在學校覺得無聊的時間，常跑在老百姓家裏去閒談，當我們初來此地時，看不慣他們兇惡的面孔，聽不懂他們短濁粗鈍的言語，因此很少和他們接近。後來我們有許多事必須借重他們，才和他們親近，漸漸的我們由熟悉而親熱起來。說也奇怪，現在我們不特不討厭他們面孔的醜惡，反而覺得他們和藹可親。真的，他們給了我們不少的方便，比如說我們租房子，買小菜，他們所要的價錢是很合法的；有時我們也替他們寫信，有時匪徒似的潰兵來到村子裏砍竹子，偷小菜，我們總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上，替他們打抱不平，因此越發使我們親密起來。當我們與他們閒談的時候，常常會聯想起他們的誠實儉樸忍苦耐勞的美德。尤其是此地女人，她們真能幹，在田裏耕田，在地裏種地，在城市裏做生意，在墟場上趕集子，在家庭裏煮飯洗衣帶孩子全是她們的工作。老實說，我們同學有吃苦耐勞的習慣，直接間接，多多少少都要受到她們的影響。所以同學們常愛說：「斗南村是我們的家，老百姓是我們的親戚朋友」。

有的同學專門利用星期日，寫文章抄壁報。在小小的水月庵裏，在牆壁上貼滿了大的小的紅的綠的各色各樣的壁報。在先生主辦的「東方學術」裏，有中印對照泰戈爾的詩篇，有印緬安南殖民地求救的呼聲，也有中國儒家學說的思想，和三民主義哲學的內容。在小小的「冬陽詩社」的篇幅裏，最能吸引同學的注意，這裏面有很多先生介紹國外有名的詩篇，也有同學創作的東西，雖然在內容上沒有完整的藝術價值，然而卻有滿篇美麗動人的句子，使人讀來，似乎有一股熱力要奔放出來的樣兒。在「垃圾箱」裏，有的是諷刺同學，苦於情書的戀愛博士，有的是幽默同學，在讀書時不聞不問，遊手好閒的少爺公子。也有是讚揚在抗戰中大學教授清苦窮困的生活，也有是描寫同學洗衣服，補襪子，打毛線衣很細緻的動作。在「也僑聲」裏，有用散文的形式，清描素寫出南洋各地富庶的情形，有用詩歌來表現戰前華僑在南洋活躍的情形。有用報告文學的手法，切實的報導華僑是如何熱愛祖國的情緒。還有各科的壁報，是專門描寫印度，安南，緬甸，暹羅各色各樣的情形，大至國家專體，小至個人生活都一一的描繪出來。在「東方大壁」是全校師生合辦的一種刊物，是全校最出色的壁報，這裏多著重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學術的研究，在有關經濟的論文裏，常有內容相同的文章。比如說：有志海外從事經濟事業的同學，我們都以報效國家，發展國際貿易為我們同一的目標和志願，我們決沒有想發洋財作資本家的幻夢，更沒有法西斯強盜侵略的野心。我們中國素來有愛好和平的美德，我們準備到海外去作艱苦奮鬥的工作，用我們的勞力和腦力，去換取我們應得的報酬和代價，共取得在海外合法的經濟地位和權利。在政治論文裏，也存著相同的論調：常論到中國要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必須首先建立起東亞真正的和平，因此協助弱小民族爭取獨立解放的運動，打倒侵略主義者，就是我們唯一神聖的使命和任務。在文化學術的論著裏，同學們都有同一的呼聲，都認為我們有溝通東方文化的使命。我們是東方文化的一座橋樑，一方要發揚我國的文化到海外去，一面要介紹他們的文化到國內來，以取長補短方法，使中國的文化有高度的發展，使東方的文化更有驚人的進步。在壁報中還看得出，我們師生間有著同一的期望，期望我們學校由兩年的專科制改成四年的學院制，同時更希望我們學校能添設俄文，日文，韓文，蒙文，回文，藏文。這樣來，一則我們有充分研究的時間，再則使中國的文化能得到完整的發展，就是東方各國的文化，我們也可以得着高深研究機會。由各種壁報，更清楚的看出東方語專同學實際的生活，更顯明的看出師生有着同一的思想和願望。

生活在政校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十名——

中央政校法政系　翟僑卿

五四—一二六二

(一)南泉——陪都的理想學校區

不去南泉，你決不能領略陪都——重慶之美，海泉公路上，一天數十班汽車，供應遊客們的需要。旅社裏，餐廳中，「人之流」出出進進，一年四季，總是「高朋滿座」，那麼這個小都市——南泉，它究在那裏呢？

重慶市東南十五公里，一條蜿蜒清澈的長江支流——花溪兩岸，一線高大的黃楊樹右側，順依溪流，列着很整齊的街市；廣場的一端，矗立着仰光大旅社的高大建築；市區外，半山腰松林裏，各式各色的住宅，半隱半露，玲瓏精緻。——這便是南泉的所在。

在汽車離南泉約有一里的地方，俯視對岸，靜靜的花溪之濱，葱鬱的松山之麓，其間一片平地上，無數的茅屋平房，遍雜着叢木，形成一個大村落似的，那就是中央政治學校的校址。廣大的操場上，巍立的中正堂前，飄展着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多燦爛，多莊嚴！縱橫的道路，兩旁夾列着漫長的兩行萬年青，平添詩意不少。夏天烈日下，來往校區內，頭上濃蔭，總是傘蔽着你。二八園中，池塘邊，一陣涼風送來，多醉人啊！精緻的茅房，充沛着古樸的氣味。大自然的賦予哪，任何一棵樹下，都是看書的聖地。

(二)一個大家庭

學校內以公務人員訓練部與大學部為主；前者係為訓練高等文官考試及格者而設，後者則分法政，經濟，外交，新聞，地政五系。本校教育的目標，注重在「通才」的訓練，以期造就革命的建國幹部人才。說到這，曾有一個笑話：七七事變後，某要人與某名地質學家談及如何加強抗戰力量問題，某名地質學家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開發礦產囉！富源未開發，又怎能抵抗日本呢？」孟雲橋教授說：「美國的專門職業教育的缺點，卽在於這些專家們對事物衡量過於偏見，未能把握其重心。反之，在英國，其歷屆的大政治家如鮑爾溫等，却並無專門的學識，他們在大學裏，不過是唸哲學罷了。因為決定政策，祇是原則而已。」本校教育長程天放先生每於新同學入學訓話時，也諄諄的指示：作一個政治家，要權衡輕重，統籌全局。由此可見「通才」的重要了。

時代愈演進，強健的體魄也愈顯重要。為着適應時代的需要，我們每天把清晨珍貴的片刻，用來鍛鍊我們的筋骨；體育指導員領導我們做柔軟操，跑圈子，直到每張臉孔都熱烘烘地放紅光，大家才喜氣洋洋，極生動的到飯廳去進早餐。運動風氣在這裏是普遍化的。今日籃球賽，明日排球賽足球賽，熱鬧個不停。最近出了一種「板羽球」，更是人人愛玩。學校的體育方針是不希望因特殊人才的造成而忽略了一般的技術水準。

「遊息時盡量遊息，工作時盡量工作。」同學們的求知慾是那樣貪得無厭：圖書館閱覽室中，一排排的座位上，不分白天或夜晚，老是黑越越的坐滿了人；如果你想在那裏佔一個位置，必得吃完飯就趕去實行「先佔」，否則，你再莫想插進去！他們在裏面低着頭各做各的事，細細研究，誰也不敢大聲呼吸。要是一位同學走路的步子稍重一點，立刻大家電一樣的無數道目光齊投向你的臉上，使你怪難為情地惶愧。同樣，書籍出納處的小窗口前，人們擁擠的情形就和汽車站裏搶買車票的羣衆一樣；女同學塡好索書券，在旁邊皺着眉頭看，祗是不敢捲入人衆漩渦中去，三番兩次的鼓起勇氣參入戰團，好容易才借得一本布面書，於是她勝利的微笑着走了。

他們為了互相交換研究心得，以及聽取師長或各名流的指導，特組織各種會社，致力於學術探討。法政研究會呀，經濟研究會呀，文史哲研究會呀，語文學會呀，平均地權研究會呀，……名稱繁多，不勝枚舉。每一

會社，都有一個很豐富的資料室。這些會社，每月開討論會一次，並敦請重慶各名流學者開講座，多多啓示。自 蔣主席在十一中全會宣稱將於抗戰結束後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實施憲政後，同學們隨即組織憲政研究會，就五五憲草逐條作詳密研討，彙成意見書，貢獻給中央參考。大家的創作興趣太濃厚了，憲衡，政與法，風雲，鋒報，國學，經濟，文學月報，……各種各類的刊物，不下三十餘種，五光十色，把整個「文化走廊」裝璜得琳琅滿目。它們的讀者，除少數爲校外人士外，大都是自己同學。他們彼此互相砥礪批評，以競爭方式力求進步。此外，定期的學術性刊物，還有本校研究部的「新政治」，特別黨部的「新認識」，畢業生指導部的「服務」，後者尤偏重於行政實際技術的探討。它們都是出版界的權威刊物。編排精美內容豐富的南泉新聞，是本校新聞系同學主辦的。他們不但學習怎樣編報，而且親自從事賣報。校外校內，時聞到「南泉新聞，好消息！」的呼賣聲。

「這裏買報！」

「好，就來！」答應的爽利，就恰和賣報童子一樣。

「快來買，南泉新聞，十塊錢一張！」

一面叫着，他又走向那邊去。有時，幾個賣報的同學碰在一起，竟競售起來：「買我的，買我的！」他們一面競着叫喊，一面搶着把一份報遞近了你。

緊張的工作是需要調濟的，因此，我們組織國樂平劇團，話劇社，歌詠團等，在指導員輔導之下練習，研究，表演，每個同學都有機會充分施展其才能；每次定期公演，都有極精彩的節目。此外，我們更歡迎外界娛樂團體來校演奏，藉資觀摩。比如上次音樂晚會中，特請中華交響樂團參加演奏貝多芬，孟德爾仲等之名曲，便是其例。我們不止於「自娛」，且進而求「娛人」，祇要公演的消息一傳出去，南泉附近的村民扶老攜幼，男男女女，都前來享受免費的特遇。的確，政校已帶給了他們以正當高尚的娛樂。積年的成績，多少同學的藝術修養不能不說已有相當的成果；最近倪搏九同學創著之本「鄭成功」，以婉曲的方式在重慶演出，贏得不少的榮譽歸來。

教育長程天放先生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你們千多個同學，來自全國各地，蒙古，新疆，西藏，……各省各市，無一處沒有我們同學的足跡。你們應認清所負使命的重大！……你們年齡較長的是哥哥姐姐，年紀較小的是弟弟妹妹，上自校長，下迄工警，我們就是一個偉大的家庭，象徵全國的團結一樣。

（三）地理與生活

重慶因地理環境關係，秋冬不分；一年之中，祇有春夏冬三個季節分得很明顯。夏季裏，赤陽當空，氣溫最高時能達一百二十多度；其酷熱程度也就可知了。爲要適應環境，坐茶館的風氣，瀰漫了全川；貧苦如農村，也開有茶館，以供農民黃昏時消暑和閒談。茶館的生意眞太好了；一個小小的露天茶院，鋪上百餘座位，兼賣些點心，五口之家，衣食的費用足足有餘。這無怪成都市的高樓大廈，堂堂茶社了！有些人簡直整天就生活在茶館裏。因此，政校同學自不能例外；暑假期中，多數同學無家可歸，每當晚飯後，茶館裏的座位，總是沒有一個空的。要是你去遲一步，便會悻悻向隅。他們旁邊，幾隻茶杯，一包點心，或躺在睡椅上，翹起腳在月光下聊天，或點明蠟燭在露天下下棋，各得其樂地消遣這漫長的溽暑之夜。

由於氣候的賜予，蜀地還產荔枝，桂圓等熱帶果品。

秋冬又別有一番風味。隨着酷暑逝去，從先年九月，到翌年四月，整個的山城，就是白茫茫一片霧海。如果說，倫敦的霧眞有助於英人目光正確的話，那麼重慶的濃霧，也應該說是天然的寶物。至少，民國二十八九年敵機在重慶濫行肆虐時，這天然的防空烟幕，總算爲助不小了。

每年九月以後，雨絲連綿，很少晴天，小路泥濘不堪，又爛又滑，大有「行不得也」之感。這種雨一直要下到十一月底，方才住歇，這便是四川有名的「百日雨」。這個「季候雨」的特點，是趕走了炎夏，帶來了冬天。雖是冬天，但氣候並不很冷，下雪的機會極少，前年竟致沒下過雪。芭蕉的葉，到冬天依舊新鮮的張着。因此，還未賞夠「殘冬」，卻又到了

春天。在這裏，「春」的確來得很早，還是舊曆年關，桃花便含了苞，萌了綠芽，冬季裏，市場上大堆大堆紅的橘柑，又大，又甜，又香，十元法幣能買四五個，要算是抗戰期中物價最便宜的了。

居民造一棟房子，先豎好一個架子，其次，用竹篾編好牆壁，塗上泥土和石灰，建築物便成了功。所以這種建築術是再經濟再簡便沒有的了。他們宴客，上等席面，總是拿出名產大麯酒和火鍋來。

最難得的，是重慶四郊的地質都係由青石岩層構成。依着岩山建造防空洞，貧富都有分。在戰時，這眞是天然的防空堡壘。於是我明白民國二十九年間敵機猛炸重慶，爲甚麼不能創毀我們的人和物。重慶，重慶，你眞是大中華復興之基地！

（四）吃平價米

抗戰以來物價高漲，士兵的生活苦，學生的生活更苦！我們每人一月發食米二斗三升，副食費三百餘元，一個月的營養便全在這裏。米是平價米，霉味粗糙且不管，祇是其中混雜着大量的砂粒，糠殼，稗子等，便有些澀口了，患盲腸炎的數字也增大了。我們是年青人，食量大，二斗三升米吃一月，必得「量入爲出」才行，副食費最近雖蒙當局每月增加五百元，其奈物價生有千里眼順風耳，接着又跳上三倍有奇！可是想想際此抗戰期間，軍費支出空前浩大，政府仍撥出錢來，培植我們，讓我們依舊安然讀書，國家這樣深厚的恩賜，我們還能不知足嗎？

爲了體貼國家愛護我們之至意，我們決在此艱苦的環境中，運用自己的智力體力，求得最低營養的滿足。爲謀訓練同學的服務能力，學校把同學的膳食事宜交由我們自己辦理。因此，我們籌畫決將同學們的全月副食費一次支出，赴蔬菜出產地，以最賤的價格躉購全月食料，藉避免中間商人的剝削，和受物價不斷上漲的影響。

在生產方面，學校農場租來若干畝土地，正從事大量栽種蔬菜，以收回生產成本爲標準，廉價供給全校需要，以期自給自足，增進全校師生福利。

「天助自助者。」祗要我們不甘屈服在環境之下，大家合力去征服環境，利用自然，我們必能開出一條路，我們必能有很好的生活！

（五）獻金・勞軍

去年衡陽方先覺將軍的守城戰，無險可憑，竟迭挫敵鋒，堅持了四十七天，實爲國家揚眉吐氣不少。陪都人士爲表示後方各界關懷浴血抗戰的英勇將士，特假七月七日，發動獻金一萬萬元慰勞全國將士。政校同學聽到此一消息後，認爲我們深受國家培養厚恩，雖此刻處境很清苦，也應該竭盡可能，向國家，向將士們作一番表示。七七那一天，舉行紀念儀式畢，接着全校獻金大會開始。教育長訓詞甫完，千百張臉孔早興奮的閃着紅光，準備呈獻他們的一顆誠心。望望這邊，望望那邊，以區分部爲單位，他們聚成若干小組，分別登記各人的所獻。一位同學把纔寄到的一張五千元匯票拿出捐獻時，這一小組裏立刻發出叫「好」的呼聲，「拍拍……」的掌聲。同時，另一旁高呼「××同學獻出了他全新的府綢襯衫」，又是「好！好！」「劈劈拍拍」一陣掌鳴。接二連三，整個大禮堂裏雷鳴似地，竟致人聲鼎沸，熱血沸騰到最高潮。法幣，衣服，金戒子，錶，堆滿了獻金臺。最令人感動的是：有些同學因無物可獻，把心愛的書籍也萃了上去。一位工友，悄悄地把他辛苦所得的積蓄一千餘元送了上去。當同學們驚奇地問他，他僅簡單地吐出一句話：「我們中國人，應該出錢救國！」聽了這赤裸裸的良心話，我們的眼眶裏都濕潤了。

教授先生們待遇低微，負上家中大小男女的生活擔子，本已夠艱苦了，但他們仍捐出一個月的薪資來！

計全校教授先生們五百人，同學一千五百人獻金結果，共得現款一百三十七萬元，實物二千餘件。

現在，第九個「七七」又來到人間，爲要表示我們始終未忘抗戰，未忘出錢出力，這一窮苦集團，又在我們的國家和將士們面前，呈出了一百餘萬元。

★ ★ ★

如果我們不健忘，應還記得三十三年十一月，敵人由桂竄黔的一幕。那時，中央調中原駐軍南下增援，當忠勇國軍徒步經渝赴黔時，那些疲憊

無神的臉孔，和因跋涉過度與寒氣侵襲而紅腫皲裂得可怕的足，眞是「目不忍睹」我們問一位駐在店裏正坐着出神的武裝同志道：

「天氣已這樣的冷了，你們爲甚麼還沒棉褲呢？」

「棉褲？咱們跑了兩個月路，前天經過璧山，才領下這件灰布上裝呢！」雖然，他臉部却死板板地毫無表情。

「啊，啊！你們够辛苦！」王君說着，一面雙手遞一枝香烟過去，又替他擦燃了火。對方噴一口烟，嘴唇一掀，正要說話，遠在另一旁的幾位戰士却圍了上來。王君微笑招呼，又分給他們每人一枝香烟。

這時，一個矮小活潑的伙子對我們說：

「各位先生，棉褲沒有算甚？此次我們行經川北，老百姓聽說我們來了，家家戶戶緊閉大門。我們買米不到，找水不到，弄個大半夜，屋簷底下胡亂打一盹，第二天清晨又得走！」

「這樣嗎？」……

「豈止這樣？他們怕我們要柴要米，有些地方，連縣長專員也都躲開了！」他昂然而談，聲調越來越高，不知是氣憤或是訴苦！

「哦……！」我們再能說些什麼呢？還是退出來的好！

政府的軍政雖辦理欠周密，我們以國民的一份子，也應該表示表示，溫暖溫暖將士們的心呀！這風聞傳入同學們的耳鼓後，校內四處立刻貼滿剌目的紅綠標語：

「黔南之戰，是中國勝利與否的關鍵！」

「同學們！各本你的良心，掏出荷包，慰勞將士！」

「將士們的心需要溫暖溫暖呀！」

……～～……

於是全校獻金慰勞將士的狂潮又湧了起來，激盪澎湃！……

沒有錢嗎？全體同學絕食一天，便扣下代金二十萬，若干同學掏出鉅額的錢，又剝下身上熱烘烘的衣服，一齊呈過來。「團結就是力量。」這話眞不錯！我們生活雖很艱苦，但結果又湊得現款七十餘萬元，衣服五百多件。

翌日，校車滿駛着草鞋，橘柑，日用品，衣物等，與奮地駛向南岸某地，程教育長也趕去親向戰士們致誠摯的慰問。

在一個寬敞的場子上，堆成小丘陵似的物品擺在國軍整齊的行列之前，很迅速地分配給每個戰士，禮品雖很薄，但戰士們精神上却够興奮了！他們雖不言語，臉部却不住地痙攣顫動。因爲他們了解我們生活的艱苦，了解抗戰期間物資的缺乏：這由他們團長代表全體將士們致答詞中便表示得很清楚，深受感動地，他說：

「我謹代表本團全體官兵向貴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程先生及各位先生同學們深致無限的謝意！我們軍人守土衛國，本是職責所屬，乃今天我們行經此地，竟蒙諸位先生同學熱忱愛護，帶來這樣多的物品分給我們！……諸位同學中，大多數已失去家中的經濟接濟，國家給予諸位的生活補助費，和我們差不多，而諸位節衣縮食，省出錢來買東西送給我們！……我們此次開赴前線，決抱必死決心，痛殲倭寇，以勝利來報答諸位的盛意！同學們，請等着吧！」

接着，他問戰士們：「你們願意視死如歸，殺盡日本鬼子，收復失土嗎？」

「願意！」將士們霹靂似的回聲，震動了山岳！

「好，那麼你們站起來，向中央政校程先生及同學們致謝！」團長「立正……敬禮！」將士們的脚「拍」的一響，左臂便橫挾在槍身上。

此時，站在周圍的同學們便齊聲高呼：

「國軍萬歲！」

「領袖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在爆竹似的掌聲中，不分軍民，大家熱淚奪眶而出，不言不語，默默地雙方躍成偉大的熱情交流。

時候不早，我們要回去了！親愛的將士們，再見吧！

（六）當兵去

胡馬的鐵蹄，深入我們的堂奧；菲律賓彼岸，盟軍的鐵掌即將伸過中

國海來和我們攜手！遙遠長白山秀的兄弟姐妹們，正向我們投鄉來助的眼光！

「起來吧，課堂裏的青年們！國家需要你們的時候到了！」「啊！領袖偉大的號召吼了！」

是的，我們就隨着領袖怒吼起來吧！「從軍，從軍！」政校的同學們，首先響應領袖的號召，要到戰場上去迎接勝利！

不及待中央徵集的具體辦法公布出來，胡孝先同學便首先向學校報名請求入伍，胡同學籍隸四川，家境頗富有，過的生活很「安逸」，他何以要去從軍吃苦呢？誰說學生不愛國！

同時，文化走廊的壁上展現出一張大紅帖子，上面大書：「訓導主任徐志明先生報名從軍了！」「隨着，全校從軍運動情況的報道陸續張佈，大書特書的消息更是招人注目：

「雷××兄妹相偕從軍！」

「砲！超級空中堡壘：法四趙××從軍了！他才新婚三個月！」

「又是三架超級堡壘……………」

……………………………………

紅色標語紙記的從軍同學統計名單，遮蔽了整個文化走廊的長壁。

「我是獨子，我的家在遙遠的淪陷區裏，家裏祇有一位六十八歲的老母。三十六年冬天，黑夜裏，敵人來到城外，砲聲隆隆的時候，我母親拿一大捲鈔票塞在口袋裏，命我趕快跑出去逃生。我急得哭，不肯；母親說：『倘你再不肯，我就碰死在地上！』這時，外面人聲嘈雜，哭聲震天；我不得已，我祇好咬牙忍痛，飲淚離開了家。臨走，母親趕到側門邊高聲叫：『經兒！你跑出去，切記着不要當兵呀！』……現在，我已整整五年未得家信了，不知我母親是生或是死！所以我也顧不得我母親的話了！我現在決計從軍！」

在一個小組會議中，時有經同學這樣悲壯地陳詞。說話時，他的雙目紅的像火，眼球幾乎要突了出來！他的話震在太緊人心弦了！

十二月八日，從軍的同學們要去雙山入營了！臨行前夕，師生間舉行一個空前熱烈的歡送大會。會中，徐志明先生致詞道：

「……無論自國家或自學校立場言，本校此次熱烈從軍運動的成績，其意義都重大空前！從今以後，本校才是一個真正文武合一的學校！從今以後，無論陸軍空軍或海軍裏，都有我們的同學！我相信這數百位同學中，必有一二位能够對國家有重大的貢獻！……」

在熱烈掌聲中，劉錫炳同學昂然走到台上，激昂致答詞：

「……現在，我們決意把我們的生命獻給國家，我們不願當翻譯官，也不願意作政工人員；我們要參加到青年軍裏去，以小兵的資格去和敵人拼命！明天，我們就要別離了母校，別離了親愛的同學們！……但希望留校的同學努力研究學問，將來施展才能，對國家作驚人的貢獻！將來失土收復，我們一定站在南京紅紙廊中央政治學校原校址的大門外，歡迎各位同學重回到老家去！」答詞結束，每個同學的手掌，竟因鳴擊而致緋紅。劉同學高大的個子，宏亮而激昂的言詞，給人的印象實在太深了。

一宵過去，清晨，吃完早餐，嘹亮的集合號音好像呼喚着：「同學們，你們的親愛兄弟們即將離開你們而殺敵去了！」

大操場上，集齊一列列歡送的隊伍，從軍的同學站在隊伍的最前面；他們四面張望幽美的校舍，樹木，笑着向同學點首招呼。可是笑容中却隱含有別離的悲哀。

成全小學的小朋友們，也列隊來送行；小小的喉管裏，齊發出尖銳的抗戰歌聲，聽了，看了，又別是一番感想。

別了！糾糾的雄師蠕動起來，軍樂隊的前面，打着寫有「歡送中央政治學校同學從軍」的紅色大横旗。接着是英勇的從軍同學和留校同學的隊伍。這一支偉大的隊伍浩浩蕩蕩穿過南泉的市街，同學們「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歌聲和市民歡送的鞭砲聲雜在一起，使此整個山城鼎沸起來：民衆擁擠觀望，便途為之塞。「政校有這多位先生去當兵？」旁邊一位老百姓聳聳肩問商店裏的夥計，他真看的獃了！

南泉中學南泉小學的同學們，他們早列隊在公路等着。他（她）們瞪大的眼睛，都流露出依依的表情。……

最後，到了堤坎，從車的同學都一一跳上汽車，歡送的同學們則散佈在汽車的四周，歌唱，歡呼，走到汽車旁和瞬將別離的同學握手。忽然，汽車的馬達發出怒吼，車身慢慢蠕動起來。「別了！敬祝你們勝利！」在千百雙手拿下氈帽揮舞，千百隻口發出獅吼般的歡呼中，一輛一輛的汽車，巨獸似地馱着他們走了！

偉大的日子啊，你多招人記憶！

（七）醉人的三月

歲序循環，杜鵑聲聲，又喚來了春天。儘管人間充滿了悲歡離合的事實，儘管人類正在進行野蠻的大規模屠殺，可是大自然所賦予的春天，卻依然是那樣明媚！

三月，花溪裏靜靜的水分外綠，兩岸的樹木，齊裝上嫩潔的枝葉，由堤坎，駕一葉扁舟盪向南泉，沿途秀麗的石巖，突出水面的小石島，多麼悅人！從頭上高的懸崖上奔流下來的「飛泉」，甘露水似地飛沫四濺，常常會濺到你臉上來。微風過處，兩岸旁的垂柳，綠竹，向你舞蹈，點頭，水面微起縐紋，小舟悠閒地乘風破浪前去，彷彿你就置身在西子湖裏。最後，船泊在一線高空的綠蔭下，南泉便到了！朋友，你以爲這很平常嗎？要知道在四川，長江嘉陵，一年之中，那天不是奔流着混濁的泥水？

由南泉溯溪行，曲折約半里許，到「虎嘯口」。其地清幽深邃，望不見南泉市街，溪旁兩山緊疊，松林蒼鬱，溪上橫橋一座，登橋憑欄，上面急水沖擊巖石，瀉入深潭，激盪奔嘯，岸上松濤呼呼而鳴，與水聲呼應，猶如萬馬奔騰！故林主席喜聽此濤聲，曾專築一公館於半山上松林內。

南泉有專拍野景的照像館，假若你認爲那裏風景好，儘可拍下來，留作紀念，或分送於人！遊興滿足了，回到南泉，不妨在溫泉澡塘裏浴一個痛快淋漓，然後走進餐館裏吃一個飽，再興冲冲地歸去！

如果你站在南泉公路上向南眺望，隱約林木的中央政校一棟棟的房屋，就像靜臥在濃的綠茵叢中。如果你想由政校到南泉去，那花溪之濱，滿佈着垂柳和洋槐的古色古香的碼頭邊，就泊着許多小舟等待你！這裏眞太美麗了；在校區內走來走去，生機勃勃的嫩綠枝葉，總是在面前迎着你微笑！你投身入二八園，躺在綠茵之上，掏出紅樓夢來，細細看下去，多麼有詩意！園中寧靜的像桃花源，花朵，柔草侍在身旁，小鳥在你面前的枝頭上歌唱春曲，躍上洋槐的彩篇中，一球球淡黃色的花，散出一陣陣的濃香，不禁神爲之迷。和風拂過來，黑綠亂舞，芬香撲鼻，你的心竅就與大自然合而爲一，陶醉在綠茵的懷抱裏。

啊，多謝你啊！造物主！在此遍地烽火中，我們尚有這樣幽美的佳境習修！

（八）親愛精誠

本校校歌有言：「實行三民主義爲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貫澈使命，擔負責任，先要我全校員生親愛精誠！進而使我全國同胞 親愛精誠，親愛精誠！」因此，本校師生間，同學相互間，不論在校內校外，的確特具有一種家人手足的情誼。不但如此，同學對任何人的態度，總是和靄可親，從沒有厲色怒目，盛氣凌人過。一位投考本校的同學對我說：「我在海棠溪等車，想來貴校報名應考，那知人多車少，等到下午二時，猶未能動身，想到報名時間即將截止，心裏直急的跳！後來，幸得貴校社會服務處的同學代爲交涉車子，方不致誤過時間！到堤坎下車，貴校同學指揮工人替我搬行李呀，指示報名手續呀，暫爲代管行李呀，代找熟人呀，預備茶水呀，……對人的客氣，招待的週密，我簡直沒看見過這種情形！貴校同學眞太好了！」——這些話從一個校外人的口裏吐出來，總不算太誇張過分吧？

去年四月間起，豫湘 黔粵贛的連綿烽火的結果，祖國的失地太大了，本校同學因而斷去經濟接濟的，也比比皆是。可是他們——失去經濟接濟的同學——仍舊苦幹下去，裏衣破了，補了又補；買不起筆記紙，便用廢紙抄寫；嚴寒的冬天，仍是赤着脚走路，有些同學甚至連一雙草鞋也沒有！你想，世上任何人難道還有比這些戰時的大學生更窮苦的嗎？唉，我們同是同學，我們能忍心這樣看嗎？但我們手邊也很不充裕，雖盡量捐輸援助，仍是無濟於事。後來，決定成立同學互助會，對救濟貧苦同學作系統的籌劃，並由本校平劇團出動公演，將票價收入充作基金。

今年二月，本校高等科第八期同學畢業，在中正堂熱烈的歡送茶會中，畢業同學的代表致詞說：「……時日不斷地往後移，使我們又要別離了母校，別離了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我們在形骸上雖分散在各處，但是在精神上，仍需望諸位兄弟姐妹多多聯繫！希望你們別忘記今晚受你們歡送的兄妹們，正在社會上眼巴巴的期望着你們學業完成，等待着你們齊加入工作戰線，同爲偉大的共同目標的實現而奮鬥！」這種心坎深處說出來的話，是多麼友誼熱情啊！

已從軍的同學，雖離開了學校，然這裏是他們的家，每逢假日，常三五結伴回來，看看他們的「家庭」，看看他們的兄弟姊妹。的確，學校裏的師生就是他們唯一的親人！有一次，徐志明先生跑到鼓山去看他們，他們圍住他談這樣，講那樣，說說笑笑，親熱的了不得。徐先生臨走，各同學聽到，忙請假趕去車站歡送；徐先生坐的汽車開走了，有些同學還下跑步趕到；他們聚在一起高唱着校歌，追隨徐先生的汽車歡呼，直到望不見汽車。事後，徐志明先生說：「同學們的熱情真太令人感動了！」

「政校的同學們何以能如此精誠相愛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祇要你看看學校裏「八德堂」前，校長 蔣公親書的本校校訓「親愛精誠」四個大字，你便會明白的！因爲那就是中央政治學校一貫下來的訓導方針。

旅途見聞雜識（二）

藍士琳

炕

北方以土磚爲牀，空其中，可燃炭取煖，名曰炕。南方卑濕，氣候較暖，未見也。據滿人梁紹壬考證，古無其製。左傳「寺人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諫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奧隅有 」」。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熅火」。是皆近之而非也。舊唐書遼東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取煖」。此則土坑之始，但炕作坑之字耳。見兩般秋雨盦隨筆。

襁

吾鄉婦人，常以長方布一幅，四端綴以帶，約小兒於其背。按此物即古時襁之遺製，亦曰褓，謂小兒衣被也。以襁負兒，謂之襁負。博物志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以行」是也。吾鄉亦有不用布，而用特製之帶者，寬數尺，長逾丈，謂之背帶。川黔等處，有以小竹簍乘兒，而以帶約於背上者，小兒四肢，不受帶之羈絆，較襁負爲舒適，但有傾跌之虞耳。

被袋

遠行者率以被帳枕等臥具捲爲一包，以便挑運，謂之被包。北方人往往以厚布製一袋，作長方形，納臥具其中，負之以行。晚近大都市有售旅行袋者，形圓而長，有底，上端邊緣爲數圓孔，以銅製物束之，可封以鍵。按唐語林卷八補遺載：「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時起也，比者遠行則用。太和九年，以十家之累，士人被竄謫，人皆不自保，常虞倉卒之遺，每出私第，咸備四、服用。舊以紬革爲腰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袋易之。大中以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餉遺，豪徒翫而不用」。則被袋之由來亦已久矣。

奇妝

奇妝異服，由來久矣。如唐穆宗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者，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妝（唐語林）。宋徽宗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鞨合成之，名曰錯到底（老學菴筆記）。宋理宗朝，宮妃梳高髻於頂，曰快上馬（[illegible]齋記）；束足纖而直，曰不走落（說略）。今之婦女，以奇妝異服爲摩登，摩登者現代也（Modern）；不知古之婦女，已倡之於前矣，尤而效之，豈摩登人物所應爾耶？

生活在小溫泉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十二名——

中央政治學校　史家濛

一

小溫泉四面環山，中間穿過一條花灘溪。花灘溪（簡稱花溪）從虎嘯口奔瀉下來，一直到南溫泉方才平靜的流着，從南溫泉到堤坎這一段（普通所稱花溪即指這一段），可以航行木船，中間翠竹夾岸桃花媚人，她供給了南溫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風景，她使南溫泉成爲重慶的風景區。水流到堤坎以後，好像不慣寂寞的女人，又開始活躍的生活了，從利涉橋直瀉下去，在嶙峋的碎石間，激起了無數的泡沫，向不知名的地方流過去。

一條曲折的公路，和花溪平行的嵌在山壁上，這便是南溫泉遊客的來處。從海棠溪每天至少有十班車開來南溫泉，它給居住在重慶的人們從叫囂中帶來安靜，從煩雜中帶來休息。

小溫泉與南溫泉的距離只有二里路，中間有石板道可通，但是人們都喜愛坐船，在這小小的溪上，充滿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詩意。

南溫泉人口約二萬人，每天來遊的旅客有數百人，星期六和星期日更多。有浴室一所，內設家庭間與特別間，前者可合家洗，後者祗可一個人洗，並設有室內遊泳池，皆引用溫泉水，每年收入在百萬元以上。附近有許多要人別墅及文學家的住宅，這是任何風景區都有的。南溫泉的商業可以說完全建築在遊客的身上，南溫泉的市面因此亦靠遊客來繁榮，旅館和飯店幾乎佔商店中之大半數，但是遲來的人，一樣的找不到房間。

小溫泉通到外面的路共有三條，除掉上面所說通到南溫泉去的一條外，另有一條公路通海棠溪，在這條公路中間有一支叉路通土橋，土橋現名屏都鎮，爲川黔公路的咽喉。在南面還有一條崎嶇的山道通漁洞溪，漁洞溪位於長江邊，是一個商業市場，小溫泉所需什物大多仰給於此。小溫泉是羣山間比較平坦的一塊土地，這塊平坦的土地已經供獻了它的價值，中央政治學校就建築在這塊土地的上面。

二

當東方現出魚肚白的時候，悠揚的號聲，從各個不同的好夢中將同學喚醒，這是一天生活的開始，接着整理內務，洗臉，升旗，做早操，這一連串的動作，十分迅速，也十分規律。八點鐘開始上課，中間除掉吃飯外，一直繼續到下午四點鐘。當然也有許多空課，可是同學們都是善於利用的。他們有自己的打算；圖書館的窗口與閱覽室的方桌上，都是利用空閒的地方；再不然到操場去，那兒有籃球，排球也有足球，隨便玩什麼都可以。假如不願意玩的話，那麼也可欣賞他們的友誼賽，雖然不一定都是名隊角逐，但是都很賣力氣。最近流行板羽球，更使操場增色不少。

這樣的生活本來就是各就性之所近發揮的，但是這些都不够，有一般人固然是愛好圖書館，有一般人固然是愛好球類，但更有一班人，他們對圖書館與球場都沒有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爲了調劑所有偏好的人們，平劇話劇與電影便不斷輪流的上演。前兩樣大多由同學自己扮演，後者全靠外面供給。但是不論那一樣演出，都能吸引大多數的觀衆，甚至南溫泉的民衆都跑來看。這種情形，充分的說明了目前學生以至於民衆的生活是多麼的單調，在課餘在業餘是多麼的需要娛樂的調劑。

在小溫泉讀書有一個絕大的好處，便是可以常洗溫泉浴。學校特砌了一個游泳池和十多間浴室，二者都引用溫泉水。不過游泳池的開放時間較短，一年中才有五個月，而且在夏季最熱的時候，同學們多半到花溪裏去游泳，而浴室則可經年享受。當功課的擔子壓重了你或一個需要理解的思想苦惱你時，只消在浴室裏躺上一刻鐘，包管一身似烟輕，然後再到溪邊

去發現你的思路，解決你的問題。所以在小溫泉讀書的人很少患肺癆或是貧的，對於前者它是治療生理上的疾病，而後者則是預防心理上的不

三

由於平日的嚴格管理，星期天便是我們出外活動的唯一好機會，南溫泉是一個最近的目的地，書店是良好的消遣所在。南溫泉雖然有幾所圖書館，但是對於圖書雜誌都比較缺乏，所以每到星期日，幾家書店都圍滿了人。那兒有新出版的各種書籍和流行的雜誌，這些都是平常所不易得到的，今天便可飽一次眼福了。書店老板每看到我們這批只看不買的朋友，總是皺起眉頭顯出不高興的樣子。當然買的也大有人在，不然書店早關上了門。

天氣晴和的時候，到附近去玩的人就比較多，虎嘯口是一個可供玩賞的地方。從南溫泉去虎嘯口才二里路，但都是崎嶇的山道，風景很幽雅，吳均所說的「夾岸高山，皆生寒樹，爭高直指，千百成峯。」好像就是此地的寫照。水從缺口上流下來，摺成三疊。流水聲折在山谷裏有若虎嘯，因此出名。到這兒來玩的人愛它幽靜，雖然流水聲很大，但可以令人深思，發人猛省。

在秋天爬建文峯的人就很多；因為它是南溫泉最高的山峯，相傳建文帝於此出家。生活在山裏的「下江人」都想上去開開眼界，同時對這個亡國之君的遺跡憑弔一番。建文峯是高聳在千百峯巒之間的，這高聳的主峯，便是憑弔者堅苦攀登的所在，在某些地方它的坡度竟然在六十度以上，向上「爬」的人不敢略一回首，否則一不小心，任何一片鬆的泥土或草根，都有使你滑回到山谷裏的危險。

山頂好像是一個一丈見方的土台，四周長了許多松樹，中間有一石台，聽說這台上有一塊碑，現在這碑已不知去向了。縱目四望，自己好像是立在山谷模形圖上，四面都是起伏綿延的，偶有看到一塊平地，但也是那麼的小。只有靜靜流着的花溪，才是這山谷裏唯一的點綴。

仙女洞在花溪邊的半山上，洞口作圓形，係石灰岩經水分化而成。洞內上半面長着一個個倒下垂的石鐘乳。外面看進去成一個喇叭形，這喇叭的後面又曲折，曲折得使人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深。這經過千百年的分化作用可能仍在繼續進行着，裏面流出多量的泉水便是表徵，所以這洞的盡頭沒有人探過。在洞口的石壁上，由於游客們對於這洞中的神奇無法解釋，「仙女幽巖」「仙女古洞」這一類帶有不可知性的「幽巖」與「古洞」便被鐫上了。

洞內有一尊菩薩，洞外有一個比土地廟大不了多少的大雄寶殿也供了一尊大菩薩，這兩尊菩薩究竟是管什麼的，我不大曉得，但香火很盛，聽說消災降福求什麼都很靈。

洞外有一片平地，以前是「高工」的校址，現在是中政校公務員訓練部的所在。仙女洞中的水便穿過這塊平地，然後跌到花溪裏去，形成美麗而雄莊的飛泉。美麗這個詞是形容春天和秋天的飛泉，當綿綿的春雨或瀟瀟的秋雨之後，潺潺的泉水便從石壁上流下來，就像掛在山壁上的白練似的，和諧而悅目，所以說它美麗。當一陣雷雨之後，它的景致便不同了，有如奔騰的萬馬從岩上跳下來，激出一片片白霧似的水花，漫在溪面上，遊船的人們至此，猶如走到有冷氣設備的房子裏去一樣感到心涼肺爽。對於這一種景像便只有以雄莊來形容了。

四

假如有個假日，這假日是在明媚的春天，迷人的花溪會使你流連忘返。當旭日剛從建文峯上爬起來的時候，一片金黃色的光撒在大地上，飛鳥的鳴聲喚醒了這沉靜的大自然，晨風慰撫着岡巒起伏的山野，溪和岸在喁喁的私語着，剛醒轉的桃花半遮掩的向着太陽，好像濃裝艷抹的少女在一羣生人面前總是羞答答的不肯抬起頭來，面孔越發紅了。溪面一層薄紗漸漸的收起了，一隻「吊魚郎」在晨風的攙扶下擺弄她的纖腰，在橫掠水面，忽地直栽下水去，像俯衝轟炸機投彈似的而且也是那麼快，它又升起來了，繼續掠過水面，無疑的它已經獲得它的晨餐的食料了。

溪邊有一條石板道，兩旁種滿了槐樹，這時候槐花的香味是那麼清淡

五四—二七〇

的撲進嗅覺，它是在空氣中飄蕩着氣息的一種，摻雜的還有松樹的清芳和大自然中泥土的氣息，一縷縷的芳香隨着一陣陣的清風漸漸使人陶醉而低首徘徊的不忍離去。

靜靜的天空飄着縷縷的微雲，遠遠的山谷裏響着流水的聲音和風吹過松針的聲音，偶而有一隻小船從熹微的晨光中划過去，槳和水親吻着，激起一些微笑的旋渦。船過後一切又平靜了。從僻的山谷裏不時轉過來悠揚的歌聲，這顯示着：遠處——美好大自然的另一面，也有人在欣賞並且引亢高歌了。這時候微風恣情的撫弄着你的頭髮，沿着露珠閃爍的青草，穿過一些炊烟正在裊裊升起的農家，帶着一顆輕鬆的心，信步而歸。

花溪垂釣也是够幽雅的，在早上，在午後或者夕陽西下的時候，你靜靜的坐在樹下面，將食物鈎上拋在溪裏，然後用兩隻眼睛注視它，一會工夫之後，也許你看到水面上浮起一個二個水泡，也許你看到一條魚已經游近它了，這時候，你屏息凝神，好像一個眼看着機會即要來臨而渴候齊的人一樣，對於這種現象顯示出緊張。忽然，線略動了一動，但是你可別性急，魚在打游擊了，它先碰一碰，看看動靜如何，假如你還很鎮靜，並不立即抽線，那麼它再舐舐它，然後才會一口把它吞下肚去，這樣這條魚便是你的了，很可能的會是一個很豐富的晚飯菜。但是假如你沒有那樣鎮靜的功夫，這一盤美的菜便從你嘴邊輕輕的滑過去了，那麼別人會代你享受的。

釣魚是一個很好的消遣，也是一個很好的修養，它必需靜與忍耐。縱然是兩個人坐在一起也不能說話，否則魚會不來的，縱然你坐上幾個鐘頭釣不到一條，但你必須忍耐下去，直到最後才能有所收獲。在花溪邊上是有好幾個人是靠此為生的，收入頗不惡。

五

當熾熱的陽光直射在大地上的時候，戰時建築的房屋，那薄薄的屋頂，籬笆似的牆，早被曬穿了，整個的屋內猶如蒸籠一般。這時候，只消帶着毛巾和短褲，順着溪邊走過去，到利涉橋畔，那個堤的下面，找一塊石頭站穩了，然後靠在石壁上，讓淌下的流水淋着你的全身，那水是涼的，猶如井裏剛提起的水，使你立刻心神曠然，一身悶熱全消。這種習慣許多同學都在做，堤下面往往立滿了一排人，胆大的同學站在較高的石塊上，讓水從他的頭上直淋下來，樣子很好看，猶如萬道白光中的一尊佛像。

等到夕陽的餘暉還留在山頂上的時候，來這兒洗澡的人更多。石壁的上面因為堤增高了水位，很適於游泳，它的下面水淺而適於洗澡。游泳的人和洗澡的人往往綿延一二里路之長。不會游水的同學在別人的教導下手足並動的划着，一不小心，一口水便嚥下了肚，接着便是一陣埋怨和一陣笑聲。有的人在比賽着誰划的最快最遠，有的在競向逆流划上去，划到水流下來最猛的石壁上去，這些競賽，都能得到同伴的鼓勵和喝彩。在這種輕鬆而快樂的方式下，他們除祛了一天悶熱的苦惱。直到天上的紅霞漸漸變成白色皓月東升的時候，方才愉快的歌唱而歸。

六

秋高氣爽月白風清的夜晚，二個很好的朋友划一隻小船在平靜的溪面上蕩漾，月光山影倒映在水裏，別成一世界。一陣晚風吹過來，水面起了縐紋，圓盤似的月亮被攪破了，像萬盞明燈晶瑩徹朗的在水中團轉，樹葉在輕輕的磨擦着發出沙沙的細聲。風止後，除掉蟲聲和遠處的飛泉聲外，一切都寂靜了。

一輪明月高高的懸在深藍色的天空上，沒有一片白雲，這天空顯然是很單調的，雖然有幾顆星在點綴着，但是人們就愛這單調天空中的明月，因為她使得這黑暗而陰森可怕的大地鋪上了一層光明。她的光是那麼的柔和，對於起伏的地面——山嶺田野和樹木都顯出劃然的輪廓，尤其對水更使其生動。有人說「看月宜在水邊」，這個道理是不易解說的，除非對月下泛舟有熟悉的經驗，否則對這話的真確性很難了解。在一個開闊的地方，就可以躺在船上不必去划它，隨它自由的流動，這時候，你與你的朋友談你們的理想或者你過去得意的事情。假如不談什麼，那更好，月亮可以使你沉醉在一個美妙的夢境中，星星可以使你知道許多你從未想過的秘密。靜靜移動着的船在轉換鏡頭，從這一面從那一面從四面八方使你觀察這宇宙的奧妙，這些領受是詩意的是玄妙的是心境與物境的吻合。直至船從

着了，山的影子隔離了月光，遠處的犬聲才能把你從夢境中喚醒。

小溫泉的環境是優美的是難得的，就以這一灣溪水而論，在這無水不急的四川丘陵地帶，能有這平靜的溪流，雖然是經過人力加以改造的，也是多麼難能可貴啊。

七

一個學術團體應該設在一個環境優美的所在，固然環境優美不必定如西子湖，但它必需有山，有水，有美麗的花草，有古老的樹木，有泉水，有瀑布，因為這些都是陶冶性情曠達心胸的必要自然條件。論語上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一個學術團體內不知包括了多少智者及仁者，而山水是他們所樂的對象。我們固不相信環境一定可以決定一個人，但是無待引證的；環境對於一個人的潛移默化有其不可抗力，也許在極其惡劣的環境裏，也可能有天才偉人產生，但畢竟是那麼的少，大多數的人們仍然受着環境有形無形的影響。在一個良好的自然環境裏比在惡劣的環境裏更能成就一個人，這是可以承認的。尤其是一個在學習和研究的人，他不能失掉他所樂的對象——生活調劑的對象——優美的自然環境，來幫助他完成一個人格的養成和學術的造詣。

旅途見聞雜識（三）

藍士琳

旗袍

今通稱婦女長袍曰旗袍，實則與旗籍婦女之袍迥異，蓋其所穿者，袖雖小，而腰身無曲線，長垂至足，其邊例以花邊鑲繞也。又有所謂長嵌肩者，與袍同，惟缺兩袖耳。按前清開國之初，編滿洲人為四旗以統之，其後增至八旗；後又編蒙古漢軍各八旗，共計二十四旗。世稱滿洲人為旗下人，簡稱旗人。辛亥光復後，旗之組織，無形解散；滿人多用漢人姓名，作漢人妝束。民九，余負笈北平日，尚見正式旗袍，今則不易復覯矣。

寢衣

今市上所售寢衣，率為短裝，衫作反領，鈕邊及小袋，多繡以花，襴束以帶，顏色不一，綢布咸有之。按論語鄉黨篇君子章有言：「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章復言之。朱熹注曰：「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孔氏則曰：「今小臥被是也。」鄭氏亦曰：「今之被也。」稽求篇曰：「寢衣人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故古之寢衣，即非臥被，亦與今制異，而其著也，乃為謹齊以明潔其體耳。今日本寢衣，長於人身，為覆足之用，與宋注近似，豈古之遺制歟？

細娘

婦女勻面，昔尚紅，今則尚黃矣。按六朝時，已兼尚黃，塗於眉額間。唐宋詩詞多詠之。遼人俗，婦女有顏色者，目為細娘；面塗黃，謂之佛妝。宋彭汝礪詩云：「有女夭夭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清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具載之。

蘇公笠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載，惠州嘉應婦女多戴笠，笠周圍綴以綢帛，以遮風日，名曰蘇公笠，蓋由遺製也。按此笠係竹絲所製，形圓而薄，有孔可納髻。春夏間，晴天戴之，遇雨則換簑笠矣。余幼時常見之。辛亥光復後，青年婦女剪髮者日多，此笠既不適用，城市無售之者；惟偏僻之區，老嫗偶戴之耳。惠州舊為府，治即今之惠陽縣，東坡曾官惠。嘉應舊為直隸州，其轄地即今之梅縣，興寧，五華，蕉嶺，平遠五縣也。

葵扇

葵扇，即蒲葵扇，以蒲葵葉製成者也。蒲葵為常綠喬木，葉作掌狀分裂，裂片頗尖，其基部連接不分，與棕櫚異，粵之新會盛產之，其扇行銷極廣。俗稱芭蕉扇，實誤，蓋芭蕉葉，不可為扇也。騷人墨客，亦多有此誤，不知始於何時。按東晉尚稱蒲葵扇。謝安之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見晉書謝安傳。

生活在嘉陵江上

——大學生徵文評選第十一名——

國立西南聯大　賀聯奎

三十一年的夏天，離開了第二故鄉北平，十九天跋涉，七月底到達洛陽，八月初旬，中央大學在洛陽南一百六十公里的臨汝縣招生，又從洛陽步行趕到臨汝應試，試畢回洛陽仍住河北省招待所，九月中旬，省教廳保送西北工學院發表，乃自洛陽跑到陝西城固，十月中旬，中央大學臨汝區發榜，自己僥倖被取，立刻又在城固住不下去了，各方奔走，十一月初才籌到千元的路費，十一月八日和預備明年在重慶考學的于君由城固動身，乘西北公路局的汽車經褒城，寧羌，十日到達廣元，路費已用去三分之一了。

那時綿陽重慶間的新公路還沒有修好，乘汽車必須繞經成都，四川公路局每公里二元，八百公里需幣八百，路費不足使我們不敢作乘車的打算，從廣元每人花四百五十元搭了[illegible]裝載「鐵甲花」——用鐵箍箍的棉花包——的「白木船」順嘉陵江南下，在船上整坐了二十四天，水行的滋味算是嘗够了，下面是二十四天江上生活的回憶錄，它的根據是那時的簡略日記。

十一月十四日　宿於廣元關外

下午，在大風呼嘯中上船，兩個人的行李攤在中艙的竹蓆棚下面，開始了生來第一次的水上長途旅行，不大的一隻船兒除十一個水手，十五個客人之外還有十幾包棉花，裏面擁擠的情形不用看也可以想像得到了。

因為船老闆唐國安的捨不得廣元——戀碼頭是舟子們的通性——這隻船今天僅開出廣元「海關」便停下了，老闆娘子燒水煮飯，飯熟，因為我們船錢飯費算在一起，所以全船家一同吃飯，今天晚上吃白飯和泡菜，乍一吃還算不錯。

當天晚上就睡在艙裏。江風透過蓆蓬，寒冷非常。

十一月十五日　宿於趙家坡

天剛亮便開船了，水手們的有韻律搖船聲，聽來有趣，長長的木槳激起如雪的水沫，重載的木船穿行在萬山叢裏，久居北方的自己，對行船的一切景象都感覺新鮮。

舵手不當心，沒有認清枯水期的槽口灘上的航行水道，正午時船竟擱淺在趙家坡的淺灘上面，水手們下水推船，直推到傍晚才推入深水，今天是再前進不成了。

十一月十六日　宿在射箭河

早晨從趙家坡開船，正午到昭化縣，乘船老闆上坡——四川船家稱下船上岸為上坡，因為四川沿江多是邱陵地帶，市鎮大都建在沿江坡上——購買菜蔬的時候，到城裏看了一看，昭化縣小得可憐。

下午繼續下駛，夕陽將下的時分船攏——四川稱靠碼頭為攏碼頭——射箭河。

浴着落日的餘暉，跑到鎮裏，窄窄的一條石板路兩旁很規律地建築着兩列木板閣樓，輕巧的樓頂簷自兩側飛出，造成街筒子的罩棚。

今天是趕場日，鎮市裏特別熱鬧，一台清唱的川戲不知在那裏演出，大鑼大鈸震天震地，震的人心亂。

十一月十七日　仍宿射箭河

因為準備食糧和「卸駁」，今天沒有開船，從廣元到這裏有很多個淺灘，吃水過深的船隻沒法通過那些水深不到二尺的槽口，這樣我們這隻預備多裝人貨的木船在廣元沒有開行的時候便找了一隻駁船，分載了它一部份鐵甲花隨它航行到這裏，射箭河以下，淺灘較少，駁船任務完了，於是便把它分載的棉花包卸回我們的船上，船艙的空間本來就小，這一卸駁帶

得更小了，李君我們兩個原來在船面上「開舖」——四川船家稱解行李睡覺爲開舖——，這一來只好兩個人合睡到左邊的兩個棉花包上了。

十一月十八日　宿於荒野

從射箭河開出後不久便落雨了，陰沉沉的天色，毛毛的細雨，景象沉鬱得很。

本來今天要過一個險灘，因爲船沒有找到分載棉花的駁船，木船吃水過深操縱困難不敢過灘，只好泊在灘的上游。晚間，江風傳來灘上急流水響，使人恐懼。

十一月十九日　宿於虎跳驛

早晨闖過險灘，傍晚平安到達虎跳驛。

今天經過的惡灘係傍山而生，嘉陵江到此形成九十度的圓弧，槽口在近山的一面。水流是那麼的湍急，槽口是那樣狹窄，一操縱不當心木船撞在山石上便糟了，過這灘時，我們大部客人下船沿江邊走過，江左棕沙灘上擱着幾隻打壞——四川船家稱船遭損爲打——了的大船，看過後使人心悸。

十一月二十日　仍宿虎跳驛

爲犒勞水手們幾天來的辛苦，船老板割肉給他們「打牙祭」——四川稱加餐爲打牙祭，意即供奉牙齒——，今天又在虎跳驛停了一天。

虎跳驛俗名貓兒跳，本來是個很繁榮的鎮市，不幸剿共之後燒了個七零八落，新市鎮建築在上游方面，下游方面依然是殘瓦頹垣，滿目荒涼。在這一帶出產木材，下駛的船隻都要買些帶在船上以備日後修補之用，自然我們的木船也沒有例外。

十一月二十一日　宿於蒼溪縣

昨天剛打過牙祭今天船夫們特別賣力，不住地呼喊拼命搖槳，繼續努力到天黑後很久，最後在皎潔的月色中行駛到蒼溪。

踏着白如敷霜的沙灘到城裏漫游，這是一個只有一條大街的小小縣城，在月光下看來是那樣的嫵媚，可愛。

十一月二十二日　宿於閬中縣

不到正午便搖到閬中，嘉陵江在這裏受三面山嶺的約束，形成一個大的U字形，U字的裏面是一塊沖積平原，近似四方形的閬中縣城便建築在這平原南部。

U字形底是南向的，出閬中南門有南北往來大道，所以這裏有一個重要的渡口，目前嘉陵江水枯，江面窄縮，當地縣政府便在江上架了一道差不多橫及江面的浮橋以便往來行人，兼對過往船隻抽稅，浮橋三天開放一次，使上下船隻納稅後通過，美其名叫「開關」，每次開關都在早晨，今天恰是開關的日子，而我們的木船恰在閉關後到達，沒奈何只得等候三天了，船老闆唉聲嘆氣，多停一天多供客人一天伙食，旅客們愁眉苦臉，那天才到重慶？搭浮橋應當不應當根本成很大問題，即便應當也不該三天才開放一次！

中央大學限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報到，我心急如火，下船後便發了封快信，向中大註冊組請假。

十一月二十三日　仍宿閬中

閬中縣城相當不小，城內外商業也夠繁榮，三合土所築的光亮亮，平滑滑的馬路上，行人熙攘。

這裏的白糖蒸饃——四川稱饅首爲蒸饃——同桃花醋四遠馳名。醋廠多開在南關內外，下船進城——碼頭在南關——一路醋香。麵館小吃，牛肉包子蘸桃花醋，味極鮮美。

國立第四中學在縣城東北一二里路，今天跑去參觀一下，零零落落，和自己的想像的樣子差的很遠。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仍宿閬中

錦屏山矗立在嘉陵江的南岸，恰像一面屏風。今天悶極無聊，爬到上面看了一看。上山的小路位在山後，曲曲折折地走上，半山腰竹林叢裏有座道士的觀宇。大禪堂面對着閬中壩子，憑欄遠眺，平原一切景物均收入眼底，心懷怡然，趕出道士觀，盤旋再向上爬，經過一段較傾斜度較大的山徑，即到達山頂，舉目南望，丘陵起伏，水田交錯，極盡曲線化之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　宿於河溪鋪

早九點，木船過河中「關口」，傍晚抵河溪關小鎮，下船走走，荒涼得很。

十一月二十六日　宿於盤龍驛

黃昏時節到盤龍驛，下船伊始看見了早已聞名的四川鹽井。

江邊上，一個已經失掉情感的工人用兩腳踏動着一架轆轤，鹽井井口約摸有三寸直徑，提鹽滷的滷桶是一根較粗的竹竿，中空，一端封閉，竹桶的上端繫有長長的竹索，索子的另一端連在轆轤上面，踩動轆轤，竹桶很快地便落到井底，然後抽滷工人蹣跚地踏動，滷水才從深深的井底提上，井旁放有木桶，提出的滷水便倒在桶裏，桶滿了有人提走，再放上隻空桶。

井工的工作辛苦而單調，面色蒼白，眼睛失神，身體肌肉畸形發展，從某些個觀點看來簡直是一部有生氣的機器，這未免太殘酷了，鹽商的富有是人人盡知，為什麼不肯拿出錢改良抽滷設備？工程師們為什麼不肯到鹽井區來設計機器提滷，專願在都市裏替已享有機器便利的人們錦上添花？

十一月二十七日　宿於新鎮

新鎮較河溪關稍大，有少許木材集散。

十一月二十八日　宿於周口

早晨從新鎮開出天氣還好，不料午後竟下起毛毛細雨，水手們披起棕櫚簑衣在雨水中搖了一個下午，天色大黑後才駛到周口。

水手們的生活是辛苦的，駛下水天一亮便爬起來搖船，一工作便是一整天。除去早飯，午飯用飯的時節才能讓木船順流而下，休息個二三十分鐘外，其他的時間雙手很難離開槳柄，體力的勞累可想而知，傍晚攏碼頭到坡上泡茶館擺擺龍門陣——四川稱閒談為擺龍門陣——，天黑後回船睡覺，客人，船老闆睡在罩棚的中艙，後艙，他們只在前甲板上支起一個僅能防落水的小棚，然後就在這小棚下開鋪，船夫們的中包——水手稱行李捲為中包——非常簡單，通常只有一個棕席一條薄被，試想，一條單薄的棉被怎能阻擋江上的夜風？

十一月二十九日　宿於龍門鎮某客棧中

周口鎮和南充縣間有淺灘，又要提駁，麻煩死人，由於船老闆的調動，我、于君和另外的六位客人改乘與載棉花的[illegible]船順流而下，到龍門鎮卸駁時再換乘原船。

這一帶的江景特別動人：江面舒展開朗，矮矮的邱陵緩緩地起伏，鬱鬱的叢竹佈滿了山坡，駁船過灘時太陽已偏西了，一抹斜暉照射在江心沙洲上殘頹的蘆葦叢中，初冬的晚風吹過了蘆葦索索作抖，景象有些淒涼，飄流的人大多經不起景物的刺激，一霎時滿懷煩愁，湧上心頭。

駁船行在大船前面，過灘後回頭一看，大船在灘上不動了，不成問題又擱淺在槽口外面的淺水中了，糟糕！今天晚間難睡在船艙裏了。

金黃的落日緩緩地消失在森林叢裏，向前瞭望卻還看不到市鎮的影子。兩個水手努力地划槳，小船迅速下駛，過一回一顆星兒出來了，再一回又一顆，三顆，五顆……功夫不大繁星滿天，夜幕掩蔽了邱陵，目力所能看的只是爍爍閃光的江水和江邊星星的船火，由輕變重，由遠變近，一陣轟轟的聲響傳入聽覺，急流中碇泊着一列水力磨麵船。高及船頂的大水輪在船旁迅速地迴轉，轟轟的聲響發自船中轉動着的磨盤。

星光下的大江特別顯得遼闊，黑茫茫一片不知他究竟多寬，寒意頗重的江風吹透我的薄衣，使我不住慄抖。

很晚的時節才到達龍門鎮，大街上走一走，宵夜（四川稱夜飯或晚間進餐為宵夜）之後在一個小客棧裏就寢，跳蚤滿床，咬得人難以入睡。

十一月三十日　宿於南充縣

正午時分木船才攏龍門鎮，卸回棉花包再開船已是午後兩三點了。江上的生活是單調的，水手們非常喜歡早攏入碼頭，上坡痛快地耍耍，龍門鎮距南充縣才不過三十里路。今天到南充是絕無問題了。他們拚命邊搖，竭力呼喊，船行極快。所以當太陽還高高地的時候，木船已泊在南充碼頭了。

停船後立刻上岸觀光，南充是四川中部第一個大商埠，商店堆棧之多是我入川東以來所沒有看見過的。川中的蠶絲在這裏集散，大宗的交易都

在茶館商洽，茶館四周零食小攤棋佈，菜館林立，交易成功，立刻買小吃或進菜館聯歡。市區盡頭有蠶絲改良工廠，樓房矗立，從外面看來，規模相當不小。

十二月一日　仍宿南充

看船老闆的意思三兩天之內是不能開頭（四川稱開船爲開頭），總在嘉陵江上停留，就誤了上課怎辦？下午到滑竿行問滑竿，老闆要八角錢一里，計算了一下到合川的總價（到合川後可以搭輪船到重慶），再看看剩餘的路費，坐不起！緩慢的水行可急死人了。

坐滑竿不成，我便想一個人帶些簡單的行李沿江先走，其他的行李托子君帶到重慶，思想妥當便到下游市區盡頭探聽好到第一站靑居街的路途，回船時在建築房屋的地方要來一根竹棍。明早自己挑行李步行下合川！

十二月二日　仍宿南充

淸早起來挑起行李剛說走了，不料船老闆說今天開船，這一來只好不走了。

南充以下游市區盡頭又有灘，船主又找來駁船分載棉花，這一來整個的上午又消磨過去，下午船才開頭。

不幸的事情連續遭遇，木船剛開出市區竟又擱在淺灘上了，這裏是有名的淺灘「死娃灘」，交通部在這裏設有絞灘站，備有竹索和大轆轤，一羣水手們拚命用地工作，黃昏時候，木船也還在灘口，自然，今天又走不成了。

十二月三日　宿於靑居街

過午後不久船繞靑居街的北側，船老闆叫我們上岸，木船仍順流而下繞過長長的山脚，到市鎮南側江邊再接我們上船。

這裏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地方，市鎮建築在一條細長半島形山脈的根部兩面臨江。嘉陵江從北面流來到市鎮北側轉而西流，繞過山脚再轉向東流，最後到達市鎮南側再轉折南流，江流受羣山的約束形成細長，底大口窄的U字形，靑居街鎮就建築在狹窄的U字口部

日落的時候船才到市鎮南側，據說逆流而上，從南面到北面木船要走一天，好大的一個江灣！

十二月四日　宿於烈面溪

一早從靑居街開船，又是天黑後很久才攏碼頭—烈面溪場。市鎮建築在很高的山坡上，船家送我們幾隻船纜火把，幾個人到鎮上看了一看，所謂鎮市只是長長的一條石板路，兩旁有小商店小飯館而已。

十二月五日　宿於沿口

太陽剛落船便攏了沿口，今天這裏趕場，街上擁擠不堪，沿石級而上到鎮後走走，發現了一處有趣的景物，山頂下有一大塊突出的岩石，一條山頂田間的水流從岩石上流下，倒掛成一個小小的瀑布，一座很小的廟宇建築在岩石下面，前面障以瀑布，頗有西遊記中花果山水簾洞的意味。

十二月六日　宿於泥溪鎮上流某地

正午在武勝縣卸一部分棉花，趁機會到城裏走走，這裏比閬中小，比蒼溪大，沒有什麼好玩，民教館在街頭貼有大公報，多天不看報看過後才知道郵資已自本日起增加了。

下午開船，黃昏時沒趕到碼頭，宿在荒野。

十二月七日　宿於泥溪鎮

上午便到泥溪鎮，因爲又要在這裏卸棉花，今天又不走了。

十二月八日　宿於合川五洲旅館

因爲卸貨，又在泥溪鎮停了一上午，正午開船，經過嘉陵江，渠江的會合口，水流加速，同時水手們希望早到合川，拚命搖櫓，所以太陽還沒有落坡時便到了合川碼頭了。

下船先到民生公司，經過一番擁擠終於買到了到重慶的船票（每人四十五元），回船搬行李到五洲旅館，二十多天來在木船上所受的悶氣今天才一吐而出。從今以後再不想搭川江的木船了。

合川多少有些近代城市的樣子，民生公司經營的電力廠把幾條大街照得通明。自陝西漢中出來以後還沒有見過夜間這麼明亮的大街。

明天就要到重慶了，戰時的陪都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形狀？躺在旅館的床上有很多不同的想像。

十二月九日　到重慶

早晨，民生公司的柴油輪船民聽號衝開江上薄霧，順流而下，直駛重慶，我站在駕駛室左側的前甲板上，注視着船首激起的白浪，感慨無量，戰時陪都，千山萬水，跋涉半年，重慶！今天我可能和你會面了。

從合川開航不久，船便駛入峽江，被嘉陵江洪水冲開的山脈緣崖矗立在江水的兩邊，峭壁孤立，森森然可怕，斷崖上有很多跌水，瀑布，瀑布中最美的一個係在右舷，一注泉水從山巖裏迸射出來，然後再衝擊到下的一簇亂石上面分散開來，散開的瀑布恰似一把顫動中的鵞毛羽扇，雪白，皎潔，和青石綠苔相映襯，倍加動人。

船過北溫泉，生平第一次看到帶有如霧水氣的溫水從山穴流出。過北碚，重溫了一下戰前在旅行雜誌裏所看到關於他的小影。白廟子在船行的左側，高高的山頂上行駛着小型運煤火車，看過大火車的我只覺得他是玩具模型火車。

從白廟子再下航不遠，高山峭壁消失，代替的是兩岸的起伏邱陵，在木船中曾聽見過人說嘉陵江中有所謂小三峽，大概方才所經過的峭壁地帶便是小三峽了。

約莫十二點船到磁器口，聽同船說到沙坪壩中大校本部以在這裏上岸最近便，只好在磁器口上岸，這樣，今天見不到大重慶市區了。

一個小孩挑起我們的行李爬上磁器口的高坡，我到一家小旅館安頓下來，結束了廿四天的嘉陵江上生活。

旅途見聞雜識（四）

藍士琳

套鞋

今之套鞋為橡膠所製，所以除雨水者也，此法殆係西洋傳來。按明史禮志載：「百官入朝，遇雨，皆蹋釘靴，摩擦殿陛。太祖令為製軟底皮鞵，冒於鞾外，出朝則釋之」。此種皮鞾，其狀當與套鞋相似，惟其用在於銷除聲響，非所以防潮濕也。

鞋盃

市場有瓷器狀如女鳥者，或謂即古之鞋盃也。按䚫記註載：「雙鳧杯，一名金蓮杯，即鞋也」。王深輔有雙鳧杯詩，則知昔日狂客，亦以鞋杯為戲也」。又輟耕錄載，元末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杯。今之鞋形瓷器，不足為行酒之用，謂為鞋盃，實誤。

肩輿

肩輿，俗稱轎子，種類甚多。四川有所謂滑竿者，亦轎之一種。其坐臥之具，為粗布或以竹片結成者，如帆布椅而稍窄，上置竹枕，下以繩繫木板為踏足處。另備布篷，張其上，以防風雨。此其座偏於竿之前半段，坐者之足，距前轎夫之首，往往不及一尺，以登山時多，可使輕重之負荷，稍為平均也。按周書云：「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輦也，人荷，不駕馬也」。殆即後世轎之權輿（兩般秋雨盦隨筆）。夏桀之人輦，殆亦如此。惟唐宋以前，尚不通用，如張弘靖鎮幽州日，出入乘人輿，將士以創見而駭怒，馴至為亂。王荊公居金陵，每以驢代步，或以肩輿進，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湧幢小品）？降及近代，則司空見慣，莫以為怪矣。

旅行凳

市場有旅行凳出售，硬木製，足可摺疊，旁繫皮帶，以便取挈，驟視之若小革囊然。又有以皮容坐，以木為足者，亦可開闔，尤簡單。按古之胡牀，施轉關以交足，穿絨絛以容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相傳唐明皇行幸頻多，從臣扈駕，欲息無以寄身，遂創意如此，當時稱逍遙座（清異錄）。胡牀本自虜來，故名。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唐穆宗時，又名繩牀（演繁露）。清代人以皮為交牀，名曰馬閘子（兩般秋雨盦隨筆）。今人所謂旅行凳者，蓋師胡牀之遺意而製者也。其以皮容坐者，殆即清人所謂馬閘子歟？

晉陝之行（上篇）

大明

緬懷西北，爲時已久，在滬蟄居近年，者番因事內來，原擬藉飛翔之便，嗣以種種緣因作罷，改道北省，由北平經太原介休通過第二戰區入陝，而後由秦轉豫抵滬，途中耗時二閱月，頗多新見聞，掇拾記之，以代舊擬東南西北第四部之原題「西北漫游」，鑑此次所歷西北地區，範圍不廣，名爲「晉陝之行」較貼切耳。

●上海●

五月十日，今日氣候爽適，六時半起身，空氣尤覺清鮮，赴百老匯大廈訪友，同往阿斯多利亞茶室進早點後，而北火車站，入站登頭等車，車廂中極擁擠，敵軍人攜妻挈兒女疏散者，幾將一節頭等全部佔滿，幸事先有所布置，獲得一座，否則一直站立至南京，將苦楚不勝矣。八時半開車，過眞茹南翔，九時半抵崑山，十時半過蘇州，站上有售連殼雞蛋者，每枚索一百元，附贈食鹽一小包；聞鄰座客言，渠新自武漢來，彼地食鹽市價，每斤需一千二百八十元，如此鉅價，誠駭人聽聞。十一時一刻過無錫，又半小時，過戚墅堰「華中鐵道」在此設大規模之機車廠；此後一段路中，各種建築及敵營房工事，均現設有兵站模樣，田中小麥殊葱茂。十二時三刻過常州，時車中查票員發覺有一少年無票乘車，偷藏廁所內拘獲，由查票員移交該站站長處分，聞將罰金僞鈔一萬九千元。常州以次，車行頗速，十二時一刻抵丹陽，見站上鄉人所持兜售之紅蘿蔔，形色均佳，口渴甚，購食之，清脆甜爽，不愧爲名產。三時過鎭江，腹中饑餓，既無餐車，祇得買粽子米糕食之，因缺糖而乏味。四時過龍潭，見水泥廠工作甚忙碌。五時抵南京，出站時，見敵軍人僑民攜帶眷屬，子女甚衆，多係乳嬰，可見近數年來，敵獎勵生育，不遺餘力，惟車中悶熱不堪，孩啼不慣旅行生活，哭鬧不休，誠不勝其煩。出站後雇三輪車赴××飯店休息，晚飯有花雕佐餐，既醉且飽，十時睡。

●南京●

五月十一日，六時半起，洗漱後，至食堂進早膳，白塔油有異味，咖啡若荳漿，火腿則尚不如醃肉，膳畢赴××齒醫院補牙後，僱車至新街口夫子廟國府路及太平路一帶略窺市容。南京市面遠不如戰前，商業蕭條，行人稀少，機關中建築較宏偉者，十九爲敵軍佔用，門首皆有守衛，荷槍實彈，形勢洶洶，路過時竟不敢側目而視，心中痛恨敵軍入境後之氣燄，思我國武備之不可不整飭也。

午刻至福昌飯店吃飯，每客價爲三千元（僞幣），飯後赴國際劇場觀梅熹所領導之綜藝劇團上演「清宮怨」，票價每人一千三百元，今爲第一天，故上座頗盛，演員中以魯岩飾李蓮英，經驗豐富，最見精彩；其次爲趙恕之光緒，他如林納之珍妃，黃茵之西太后，均尚稱職，惜場內秩序欠佳，觀衆水準不高，燈光不夠明亮，益以初次上演，後台不無忙亂情形，至六時半始演畢。晚在龍門酒家吃飯，聞係陳逆璧君所開設，內部佈置殊美奐，設計亦精雅，菜餚雖可口，然定價殊昂，窮措大莫思染指。

五月十三日，七時半「警報」之聲大作，俄傾而炸彈爆發甚密，間有機槍掃射，知係盟機來襲，約半小時，任務完成飛去；即起洗盥，自小茶館吃煮干絲，小籠包，品茗時聽市民竊議神情，大都對盟機空襲事，表示興奮，一致論調，咸謂戰事結束，爲時不在遠。午在金陵酒家吃飯，聞係陳逆璧君家中舊廚獨資所營，私家一傭人竟能辦一菜館，亦可想見陳逆家中，自上而下，無一不貪污以飽私囊者。

●浦口●

五月十四日，午在龍門酒家吃飯，見一洋人飲酒狂歡，詢女侍知係白俄，已入中國籍，改姓高，與敵僞頗接近，想係任特工者。飯後至大華大戲院觀「還鄉記」電影，係教育倫理片，情節頗動人，表演尚可觀，五時散戲，門外雷聲隆隆大雨傾盆。

五月十五日，晚八時半赴中山碼頭，九時登「澄平」輪渡江，在浦口登車，據「給仕室」（卽車育室）而坐，十時半開車，十二時過滁縣，

二時一刻抵明光，停留半小時；四時三刻抵蚌埠，是已入敵偽所劃為「淮海省」區域之內；七時抵固鎮，火車掉換車頭，費時四十五分鐘始開；進早點後，八時三刻抵宿縣，交岔之車輛，多載煤斤及少數木料，惟多空車皮，蓋由蘇北運華中之貨物鮮耳。九時過夾溝，購燒雞一隻食之，鮮嫩而多油汁；九時半開車，始悉頭等車中尚有熟人[illegible]啓新兩兄並名畫家錢瘦鐵君，相與譚天，至十一時抵徐州下車，赴津浦旅館休息，午後赴偽「中央儲備銀行」謁該行「營業主任」沈沛霖君商掉換偽鈔事，不得要領，晚餌烤鴨一味，飲徐州著名之白乾酒，十時睡。

徐州

五月十六日，昨在途中，沿線鐵道兩旁均築有高堤，每隔二里許，有偽兵一人守衛，為防禦游擊隊破壞路軌或突來襲擊也。徐州為敵經營華北之第一城，近年來頗多新建設，為交通樞紐，故市面較形繁榮，惟氣候亢旱，遍地黃土，不無荒涼面目，飲水質重，殊不適口。九時餘赴車站，半途登車，極難覓座，幾經週折，始在二等內得一席。開車前見站內月台上樹一木上寫：「西方九粁小霸王山下，是徐州會戰時，寺內畑兩將軍會見之地。徐州「文化協會立」」字樣；十一時一刻開車，十二時過臨城，二時過滕縣，又三刻鐘過鄒縣，三時一刻過曲阜，三時半過兗州，四時半過吳村，又一刻鐘過東太平，車停後有服裝不整齊之敵兵四五人由站長陪同登車，上身著玄色之我國衣服，褲則多已破碎污濁，其中一人傷足，一人傷臂，另兩人手捧木盒，初不知何為，繼見「列車長」向車廂中之敵偽商洽，騰出四位，復於該座兩對面之玻璃窗上，粘貼黑邊白紙，上書一尺見方之「英靈」兩字；復在一過道口舖一長木板，覆以白布，然後將木盒供置其上，所謂「護靈」之敵兵，排立其前，舉槍敬禮畢，兩兵分左右廂侍衛，偽持槍端坐，其餘之兵，則坐於走道中；余察其情形，必係在鐵路線鄰近作戰敗下之敵兵，身上尚粘有泥土，由其狼狽可以想見吾游擊隊之英勇。敵對陣亡將士體遇優渥，雖木盒內所盛之骨灰，未必能分彼此，然仍標姓名，以資識別，且凡經「英靈」前之敵軍人，不論階級大小，皆須行禮致敬，間有人疏忽者，其旁亦有人予以提醒，其重視說也，如是之認真，亦難能可貴。徐州至濟南為一段，該段之「列車長」於車開後不久，即用喇叭筒向乘客作日語報告，大意云：「得與諸位同車，傳應諸君車中所需各事，至感愉快，敬祝諸君旅途安適，凡可效勞之處，希不吝賜教」……隨詳述各站到達及開行時刻，並與乘客對錶，校準鐘點，報告畢，車掌復以嘹亮之國語翻譯一遍，稍停，「列車長」又來作日語報告云：「本節列車內臨時設定××等兩先生為正副組長，主持本段內乘客之公益共同事宜」，乘客報以掌聲，彼二人起立於走道之一端，臂上綁「正副組長」章，旋由正組長演講空襲時應行遵守之各項辦法，並高呼「聖戰」低頭「靜默」一分鐘，除向敵之陣亡將士「安敬」外，又[illegible]「天皇」之[illegible]宮城」行三鞠躬禮，秩序整齊，態度隆重，余等雖心中十分不願意，然不禁黯然，敵對於此類富有麻醉性之表面行為，習慣有素，故極齊肅，頗行自然。八時一刻抵濟南，購油雞一隻，計「聯幣」四百元，麵包鬆香適口，每隻僅售十元；敵兵之屍灰，在此下車，去此「穢氣物」，精神頓為一爽。八時半開車，車內添由濟南登車之搭客甚多，人氣頗重，悶熱難受，有一年約十七八歲之日本女子來同坐，詢知係隻身由青島赴北平者，係初次在吾國內旅行，知識程度尚高，儀貌亦娟秀，因與交談，並請其食雞及麵包；此外有同胞七人係由青島轉車赴天津者，所購通車聯票，照章不得搭乘此次「急行」通車，且帶有行李十二件之多，「列車長」命彼等在不遠下車，經彼等情商，始允照章補票，復經華人翻譯為向「列車長」說項，並罰金亦免，僅補「急行」車票，可謂特別便宜。午夜十二時過平遠，二時過德州，此地為新關「德、石線」之終點，乘客上下較繁，又購扒雞一隻，僅二百五十元，就火燒食之，味良佳；三時半過滄州，此間以醬牛肉著稱。列車中雖掛有「食堂車」，乃傳應生態度傲慢，不願做生意，緣「鐵道公司」之定價甚低，承包者無利可圖，是以寧可不賣，客飯有一定限額，售罄即停止營業，且過時不候，似向討債然，菜蔬麵飯均粗劣不堪，余僅飲汽水一瓶，計八十元，橘子水，計五十元，而通過二等車廂時，極形擁擠，行走至感不便。二等車中有似炕床之設備，上或臥病兵多人，聞係由兗州上車，運往天

津醫治者。

●天津●

五月十七日侵晨見途中交錯之列車中有一節，車廂外標「慰安車」字樣，不知是何意義？六時半抵天津西站，四十分抵東站，津郊工業頗形發達，沿鐵道見暴露之棺木頗多，據云上年發大水時，由土中泡浸冲至地面者，大都雖由家屬辨認運埋，尚有少數散斂漫置，無人過問，在盛暑中，見此破爛之棺木，令人掩鼻。七時一刻由津總站開，八時一刻過楊村，又半小時過廊坊，九時一刻過黃村，車站附近設有敵之電台一處，規模頗大；九時三刻過豐台，十時十分進永定門，再五分鐘進東便門，至十時二十分抵北平西站，計全程共耗時十四小時（由濟南至北平）。出站後，步行至××飯店，洗嗽更衣後，赴玉華台進膳，菜餚精美，白米細潔，殊令人詫異。飯後至欖府探望姑母等，五時游中央公園，溥心畬個人畫展，適有蠟像展覽在同一地點，購票入內，見蠟人約十餘，俱係電影中人物，如李麗華飾林黛玉，袁美雲飾賈寶玉，王丹鳳飾薛寶釵，周璇飾紅娘，高占非飾林則徐，陳雲裳飾林妻等，均神情畢肖。余自在坎拿大倫敦及巴黎觀蠟人館後，在國內尚係破題兒第一遭，確爲罕見，是項藝術頗值得提倡，吾國人研究之，造詣應不在西人之下也。繼到清華園洗澡，浴室在北平，以舒適言，當推全國第一，前此在平居住時，最喜上澡堂，此次所得印象，覺設備招呼已遠不如前，然仍不錯，命侍役購雅梨食之，係由東安市場菓床子之冰箱內取出，涼爽而多水，味亦佳，因上有冰，不覺盡四枚，而渴解，浴畢，驅車至五道廟春華樓進餐，陳年紹酒與乾燒鯽魚，仍不失十年前風味，飯後原擬往觀尚小雲所演之「金山寺」，因已近散戲時北平「市政府」規定所有劇院至遲十一時半停鑼）遂往韓家潭滿春院招阮玲、雪豔、兩妓侍坐，至十二時返旅館睡。

●北平●

五月十八日，早強立表弟來訪，九時半出訪吳共德兄於金城銀行，晤孫挹曦君，談一小時，復往訪蕭正誼兄於東四八條，十二時半趕至福生食堂赴約，憶十年前在平，最愛福生之黃油牛乳及西餐中之冷盤，此次重來，冷盤之形色，依然如故，多至二十餘種，滋味均好，如溫舊夢。一樂也。飯後遊琉璃廠在寶晉齋、榮寶齋、戲月軒、各店選購箋紙張後，赴天壇一遊，余在北平住過多年，名勝古蹟均曾遊過，獨天壇未曾涉足，看祈年殿時，一年老警察爲講述建築之特殊點，如天圓地方，十二天干地支，龍紋石及玉石磨盤，頗有趣味，繼看祭祀用器皿，亦有嚮導爲講解，面對祈年殿之皇穹宇爲紫色之亭，極爲美觀，圍牆內壁音相聚，在牆垣之一角用細微聲作語，可傳至對面牆角，在營造學理及聲學言之，俱屬有趣味之現象，一般人不明回聲原理，輒謂可以不用電訊器材而通電話，余亦屢試屢驗，深感吾國舊日之工匠，自有其不可思議之技巧，縱非根據科學方法研究得來，究有其別出心裁之獨到處，譬如天壇之工程，即值得細心玩味以作參考者。遊覽畢進啤酒於休息處，係雙合盛之五星牌出品，味醇厚不類上海所製，久未飲玉泉山水所釀之啤酒，天然口味，得之如獲至寶。飲罷出天壇，柏樹成林，古雅悅目，正讚賞不置，車夫忽作持與語曰：「先生！您還不知道，就這些大樹林子裏面，一天可不定要出多少事呢！」聆其言，不覺一驚，追問何事？方悉林園之間過於寬曠，樹木十分茂盛，人跡所不到深處，遂成爲狗男女野合之場所，警察瞧見，亦祇熟視而已，不意生活程度高漲，性生活之解決問題，亦如此艱難！命車夫繞天橋齊魔大森里及新世界各處，選其足以代表北平低級趣味及平民遊樂區之形形色色，約略觀之，然後赴羅宅進晚餐，飯後稍坐，返飯店洗澡後睡。

五月十九日（星期日），此次過平，不願驚動故舊，惟陳景厚兄已知余來平，不能不謀一晤，因於清晨往訪，正值景厚兄嫂在進早點，余亦飲小米粥一碗，暢敍別來狀況後，赴東城謁張姻伯與伯母，午刻至蕭府赴約，與陸志韋洪煨蓮趙紫宸三位老師聚會，商議關於燕京母校各種問題約一小時，然後就餐，同席尚有阜君康姻伯及伯母等，正誼兄嫂殷勤招待，菜既豐盛，酒尤美，爲向來著稱北平法國天主教堂所釀葡萄酒，飯後復談至五時始散；原定計畫飯後出城赴西山一遊，已備妥汽車，乃天公不作美，上午陰雲密佈，午後果降大雨，致滿心想去看燕京及清華兩校校園之最近光景，竟不克如願以償，悻然返飯店，略事休息，至泰豐樓赴宴，菜中之「燕對蝦」「

雞絲拉皮」「烏魚蛋」「糟腎鴨肝」「拔絲山藥」諸色，啖之久矣；主人以原桶之啤酒佐膳，復傳召北平名妓所謂「狀元府三姊妹」之璐璐及靈春等，至十時餘始散。

五月二十日，午在厚德福吃飯後，至劉復順之「劉家老鋪」購醬牛肉，至瑞蚨祥看皮貨，至同仁堂購萬應錠，然後至郵政總局購各類紀念郵票，至月盛齋購醬羊肉，又至火車站接洽乘車事，返旅館休息。五時半阮玲忽來飯店相訪，謂有舊日所存啤酒一打，擬送余路中飲，余未敢受，旋與君來訪，託其原物送回，並爲阮玲僱車返。渠等去後，余洗澡更衣，往恩成居小吃，飯後至三慶園觀榮春社所演之「劈山救母」，進園適尚長春之「挑戰馬超」已成尾聲，尚小雲與王鳳卿之「寶蓮燈」正登場，此劇自五子鬧學，沉香圖謀打死官保，二堂捨子起至沉香遇師得道變容，接演天台山，甥舅相會劈山，爲一齣極有精彩之好戲；王鳳卿飾劉彥昌，年事已高，精力衰頹，實是氣力，嗓音低啞不能成聲，但偶爾微風吹送來之遠遠歌聲，尚能辨其韻味，託以王少卿之胡琴，仍不失爲老伶工之絕響，令人咀嚼，確有回味；尚小雲飾前部之三聖母與王鳳卿珠聯璧合，並不因過年事高，容顏衰而減色，扮像雖不若年青時艷俗，唱做之工穩，固已造得其三昧之妙境；二人刻劃劇中人之身份，絲毫不肯放鬆，細膩週至，尤稱傑構；劉雪森飾沉香，文武全材；爲後起之秀中頗有希望之角色；他如孫盛文之秦祭，孫盛武之老師，高富遠之官保，均甚稱職；榮春社演戲，十分認眞，雖龍套亦精神振作，殊爲國劇進步之良好現象；尚小雲現年來專心致力於科班訓練，悉心研究改良，成績甚佳，但盼渠告老後，繼起有人，則其事業不致中輟。散戲後，坐三輪車返旅館，行駛迅疾，速度不亞於汽車，北平人力車夙稱迅速，今三輪車亦復比上海者還勝多矣。

五月二十二日，晨出至法國麵包房購點心牛奶，至東單菜市購西紅柿等物，以備今日火車中食用；午至西長安街慶林春吃飯後，返飯店付清賬目，即赴車站上車。一時三十五分開車，二時一刻抵豐台，車站之規模似較以前更宏大；敵接管各鐵道後，每一大站均裝置無線電播音機，報告關於車務之一切事項，如某列車何時進站，某列車在幾號月台，又如「車快開了，請速上車」，「搭××車請過天橋向左轉」……等等，使乘客不致倉惶失措，用意殊善。二時半過蘆溝橋，見敵兵甚多，在驕陽中演習操練，精神頗旺，公路上騎自行車往來者頗不乏人，大鐵橋建築殊雄壯，田間稻稼，亦甚整齊，竊思我大好河山，收復之時日，當不在遠。二時三十五分抵長辛店，播音器同時以日語及國語報告數遍，以喚醒車中乘客之注意；三時另五分過良鄉等交車，三時二十分過竇店，此次者爲第六〇一次北平太直達普通快車，因非「急行」，故小站亦停；三時四十分過琉璃河，四時過涿縣，停十分鐘，四時三刻過高碑店停一刻鐘，五時過定興（記者按：定興爲擦背及浴堂業者產生最多之一縣），五時三十分過北河口，聞「列車長」言太原到有警報，但車仍開行，五時三十五分過固城鎮，見敵「備隊」所築之城堡即在車站附近，沿線每一小站均築有工事，碉堡並不大約可容十餘人，週圍築鐵絲網柵欄，通以電流，鐵絲網層層疊疊，寬約十丈，最外圍爲深溝一道，溝之外圍，又是十丈寬直徑之鐵絲網，據云敵兵計算輕機槍之射程，恰能射擊外圍鐵絲網之邊緣，祇須有敵兵一二人據守於碉堡中，如有人剪鐵絲網時，即可命中，如是則少數人即可保護車站；沿途秩序良好，爲防止遊擊隊破壞起見，敵推行所謂「愛路運動」，希望我國同胞予以合作，因而對老百姓特別表示好感，敵兵對吾老百姓似頗親熱，想適於現實環境需要，不得不加聯絡耳。尚有一事，值得注意者，即各站管理井井有條，不現喧嘩紊亂狀況，此點亦較前大有進步，車開動時，不論何班次，站上一應人員，連小販在內，皆須垂手恭立，以待列車駛出月台後，方得移動，余曾留神觀察，任何一站，均已做到絕對服從之程度，此類「敬禮」之精神，亦殊可稱道也。六時半抵保定，有一敵軍官上車，送行者頗衆，就中一中國僞軍官佐偕其妻同來送行，其妻年輕貌美，不知是否故意獻媚？停一刻鐘開，七時一刻過滿城，車由舉行防空演習，下車暫避後復上車，七時三刻過望都，八時〇五分過王京，八時半過定縣等交車，九時〇五分過寨西店，十一時一刻果真來警報，車燈將車中燈簾拉下，但車燈仍照開，車頭亦之司機躲開，車不得前進，停半小時，余亦未下

車，十二時抵石門（即石家莊）余滿以爲至此必下車更換正太線車，不意無需移動，敵自接辦正太線後即將該路改爲寬軌，十年前余曾在石門居住經年，頗思上街一看舊地，乃夜深時暫，未克償願，在月台上散步良久，至一時一刻始開車。頭等廂中乘客稀少而二三等均擁擠不堪，余獨踞一座，將坐椅拉開改成一床舖，遂鋪毯衫睡下，「列車長」告余此係違反鐵道公司規章，凡敵軍士兵官佐，一概不許將坐椅展放，今余爲普通搭客，車中既十分寬敞，故不加干涉，余得特殊通融，見同車少數之搭客無人效法，反覺汗顏，但因倦甚，亦不顧他人如何觀感，依然仰臥，頗爲舒適。

井陘

五月二十三日，六時一刻抵微水醒來，停車等交車十五分鐘，七時抵南張村，同車有日本青年女子不斷口唱時調，多爲最近流行之美國歌曲，審知係受過新式教育者，現在井陘煤礦會計科供職，面目清秀，服裝入時，單身旅行，在遼遠之僻鄉服務，亦可稱解放之日本新女性也。七時一刻抵井陘，見井陘煤礦之規模，異常安偉，余於十年前來參觀時，其氣象猶不若如今之軒昂，想見敵「華北開發公司」對此事業經營不遺餘力；聞盟機時來轟炸井陘陽泉榆次一帶，竟能保全而繼續生產，亦殊奇跡也。由井陘開車時，站上已發「警戒警報」，但車仍開行，至八時一刻聞有盟機來襲，火車避入山洞內暫躲，山洞極長，空氣閉塞，況悶難受，至九時二十五分始開出，仰首出窗外回望山洞，見地勢果然十分險要；十時半過南峪，經山洞者三四，始於五十分抵娘子關，憶及前來同遊之伴侶，不勝唏噓之感。開後車行甚緩，聞因車頭之機器發生障礙；十時三十五分由娘子關開，十一時半抵岩會，鄉人持鐵砂瓦壺轆轤叫賣茶，速壺計售「聯鈔」十五元，因銷售者人數衆多，「路警」加以驅逐，男子中之老者尚能揹步散避，而婦女多纏足，舉步不便，時而奔來，時而逃去，睹之殊覺慘傷。十二時四十五分，又駛入山洞內避飛機，呼吸窒阻，悶人欲死，半小時後車開出，方稍伸又縮回，如此往返多次，車頭中之煤氣薰人，幾乎作嘔，至十二時三刻始重新出發，余覺頭暈目眩，急出「五洲白酒」飲之，此酒產於北平南方之淶水縣，聞係取明代古井之井水所釀，質純味厚，性柔不燥，氣味芬芳，甘美適口，飲後果覺胸中舒適，提神醒目，越兩座小洞後，抵亂流，停車至一時一刻開，一時半過白羊墅，果有牧羊者多起，此時天氣悶熱，煤灰甚重，殊以爲苦，二時五十分過陽泉，見大規模之煤礦，工作十分緊張，敵在淪陷區內從事開發各種企業所需動力之命脈也。三時十分開車，二十五分抵賽魚，此段行程中，沿線沿地皆是煤塊煤屑，爲金煙煤之堆積處，在瀏時視煤爲最稀罕之物，今在此地，竟隨處皆是，何造物之厚於此而薄於彼耶？二時四十分過坡頭，購梨六隻計一百二十元，既粗糙不能下嚥，復欠於水份。三時一刻過芹泉，四時抵壽陽，又一刻過馬首，三十分過上湖，四十分過蘆家莊，五十分過段廷，五時抵東趙過驛站，車頭避入夾房隧道內，客車則任留月台上，乘客均下車，趨出躲避，稍停飛機過身，復發車，於五時十分抵北合流，七時一刻抵榆次，二十五分過鳴李，四十分過北營，至八時正遂抵太原。出站後，原擬住車站附近之××飯店，因房間於空襲時多遭毀損，又因其係敵軍指定之「五路旅館」，遂捨而入城，投晉陽街之某客棧歸宿居住，因疲甚，遂進晚膳，十一時睡。

五月二十四日，八時起身後，出外訪友，至十二時同到南肖牆柳港一帶購物，在正大飯店吃飯，以汾酒佐餐；飯後至過樓底新新理髮室理髮，與一揚州理髮師談本地物價，據告：米每斤六十餘元，白麵四十餘元，豬肉一百餘元，雞每隻約三百餘元，雞蛋每個十二元（以上均爲「聯鈔」價）渠談此地時有拉丁及夫役之事發生，最近市內之「警察大隊」拉夫，市民不堪其擾，曾發生全體罷市情形，該「隊」見形勢嚴重，恐事態擴大，乃陸續將所拘夫役釋放，現太原人口共約二十餘萬人，市景凋零，生活艱苦，週圍四鄉均爲晉第十八集團軍之勢力，混雜於居民中之八路軍工作人員爲數約二百餘，出城不遠，即是中共之勢力範圍，環抱之蒙山中約有八路軍之兵力達八團之衆，是以敵雖踞太原之時日，當不久矣。余聆斯人之言，疑信參半，但信其爲中共工作人員之一耳。

五月二十五日，今日打聽往西安路程及沿途情形，仍不得要領，備道路由，無所適從，前途

五四一二八二

茫茫，甚爲信賴。

太原

五月二十六日，太原每日有警報，今晨亦不能例外，聞盟機集中陽泉一帶及正太同蒲兩線轟炸機車，並不及太原。承「新民報館」贈閱該報及所出版之「新唐風」雜誌多冊，翻閱之餘，感淪陷區文化水準之低落，近年來，實無進步可言。飯後一遊新民公園內有大水塘及破茅亭，敝敗嘈雜，反映地方之不景氣，無可掩飾。在晉谷香進晚餐後，回客棧洗澡安憩。至七時出城，見首義門上有閻百川先生所書「光復紀念」額，雖年代已久，然書法挺秀，仍自清楚奪目。抵車站後登二等車，得一包房；七時五十分開車，八時一刻過北營，又一刻鐘過鳴李，又一刻遇「空襲」警報下車暫避，稍頃即解除，以後車行極速，俄而又遇警報，乘客均避入田中，附近工廠之汽笛大鳴，約十分鐘然後解除，三等中搭客均飛奔上車，爭先恐後，一則恐所攜行李散失，二則恐座位爲他人所佔余因有包房，故頗從容，九時開車，塵土飛揚，灰砂堆集，十時另五分過太谷，四十五分過祁縣，上空月色皎潔，每站上下之兵士頗忙，其服裝配備，皆不甚整齊。十一時三刻過東觀，十二時十分過平遙，有敵軍曹二人加入包房，余亦未便干涉，祇得聽之，以後大家打瞌睡，室內潮極；一時三十五分過張蘭鎮，購花生米食，二時過義安，停十分鐘掉換車頭，於二時四十分始抵介休，出站後就義合棧闢一室，遇葛守明君伉儷及陳粹卿君，彼此未敢交談；當地「警察隊」劉某來查店時警言：「你們是不是去老河口的？也不必隱瞞，大家都是中國人，說實話好了，如係去河西的，趕快僱車，明天一大早走的好，我們招呼過去的人多啦，你們我也要幫忙的。」余聆其言，以爲必係善意，即告以實情，渠欲爲余僱車，余阻止之，謂在介休尚有欲辦之事，渠見余從容不迫，知無隙可尋，復往檢査葛君等之行李，藉機向葛君等勒索僞幣六千元。

介休

五月二十七日，四時醒見葛君等已僱車，倉皇而去，想因不堪僞警騷擾，爲擺脫麻煩計耳。旋盟機四架在天空盤旋，未幾即見向車站所停之機車掃射，火光向余所立之方向來，爲狀十分危險，急避於土牆後，但聞機槍聲軋軋，紅光數道如流星，然盟機任務完成後，即行飛去；余出拾機槍子彈一顆，長約四英吋，全部鋼質，包以銅皮，聞站員言一架車頭中彈數十枚，已無法可以再用，即修理亦不易恢復原狀，可見盟機射擊之準確，與砲火之威力；余嘗詢以何以不能修理，站員言材料異常缺乏，鍋爐內所需鐵管，即付缺如，方今太原「機車廠」中待修之車頭，雖五年亦不能修完，可見敵困難甚矣。余見此地不安全，當即僱車進城，由西門（即臨津門）入抵鎮堠街友人家，放下行李後，即乘原車赴義棠鎮，八時半出發；九時半即見城頭一座，上書「義棠古鎮」四字，十時抵鎮中，就義合棧食拉麵烙餅之類，以待所僱之騾車至。十一時半過大石橋，是即敵人防區之最後關口，見同胞三人，老者攜成年之子女各一，帶行李頗多，敵兵攔住檢查，余爲明瞭眞相起見，在遠處佇立，遙視敵兵是否予以留難；約一刻鐘，渠等居然亦渡過，余急趨前詢問經過，據年青男子言：「我們對日本兵說實話，實因陷區生活程度太高，無法維持，所以全家帶着所有的應用東西，到內地去另謀生計，行李皆是盡吾們所有的剩餘衣服日用品，絲毫沒有私貨，可以任意檢査，日本兵見我們如此說，遂也不加阻難，看了幾件行李之後，對我們說：照你們這種情形，我們是不能加以挽留的了，因爲你們一家一當，老老小小，都要內地走，可見你們的心，已經在內地，我們阻擋，也是無益，不過我們遇到年青的中國人，他們年紀輕，意志薄弱，我們不願意他們過去，就是過去之後，我們相信他們見到內地情形會失望，仍然要回來的，不過，像你們這種情形，看上去決不會回心轉意的了，所以，你們還是去罷！……說完，日本兵就放我們過來啦。」余聞其言，詫異萬分，心想此敵兵見識頗高，說話亦有條理，不知係出其本人之思想，抑係彼上級軍官所指示？百思不得一解，敵兵多數頭腦單純，此人能發此種論調，殆彼國軍人橫行，鑄成大錯，今大勢已去，知不可爲而有發深省乎？分析其議論，固似有所感觸激發於中之衷言也。余所坐車爲武海珠私人所有，武在此一「國際路線」中爲一特殊人物，其人仗義疏財，凡曾在此地旅行者，諒無不知其名，曾在孝義警察局任職，今已脫離，在義棠鎮上開設一客棧，專招待過往旅客，雖有大車兩輛，牲口三四

，以備來往行人僱用：渠因曾在機關服務多年，亦屬「老公事」之流，故與孝義各機關之上下人等皆有連絡，與敵僞各種組織中之頭目，亦互通聲氣，兩頭「行得通」，渠雖未設鏢局，然其所事，類似護送來往旅客過境之保鏢客，所不同者，渠不明索「保險費」，僅由旅客隨意酬送耳。武有一長處，即渠祇着眼於客棧之房金與伙食費用及車價，而不斤斤於犒賞之多寡，且不存心敲詐，誠爲難得；余坐其車赴孝義，渠定欲陪送余，堅辭不獲，有渠同路，果然方便良多，每過檢查盤問，輒囑余不必下車，由渠去應付，聞渠例以設辭，渠謂「都是熟人，我就告訴他們您是我的朋友」，因此沿途省却若干麻煩；將近孝義縣界時，有鄉人持法幣來搜售，開價爲法幣一元七角，先換「聯鈔」一元，余因已向武借用法幣，無需先換，故意還價，鄉人抬至一元八角，不肯再增，余亦即聽之。二時半抵孝義，三時進東門，登記後，投第一運輸分站休息；第二戰區內無私營之客棧或旅館，所有「運輸站」皆由長官司令部公營，其目的在：「便利行旅，解除行旅困難，做到人人心目中的「仁義站」，廢除私店對人剝削」，即糧食店亦不得留住行旅」，規訂：「各部隊機關團體班，（或人數等於班）以上集體行動時，非有呈准在站尖宿之命令，不得在站尖宿，如因其他原因，非尖宿不可者，應按章交納一切費用。」又「各站員工眷屬不得住用站內房舍。」關於各站之設備，房舍廐棚，計分：辦公室，職員室，傭員室，男宿室，女宿室，馬廐馬棚；分爲：特種站，甲種站，乙種站，丙種站及分站五等，其炊用傢俱，均規訂購置數量及使用年限標準及旅客住口容量，需要之儲備糧，料，草，鞍，蔬菜，調和，燃料等等。關於衛生事宜，應本清潔，整齊，簡單，樸素，適時適地，極力講求；對所訂報章雜誌及革命行動，經濟動力，應放置於適當地點，將各種新口號，新辦法適時抄貼，增進行旅精神糧食；其辦法週至，用意良善，惟余不習此地旅行生涯，第一分站之房舍與廐棚共一院落，騾，糞草，薰人作嘔，頗思遷地爲良，乃打聽並無其他去處，祇得將就住下，既來之，則安之，登記後，命武海珠出外先換現鈔，久候始至，在土坑上假寐，蒼蠅擾攘，不堪其擾，直至五時半武始返，兌率爲二與一之比（即「聯幣」一元換法幣二元），余取得款後，即赴前方政治工作隊訪該隊隊長白參議太冲，談至七時半，白參議請余遷至其辦公處居住，因祇一牆，且余所僱大車在第一分站，婉謝其盛意，但請其陪同往謁北區作戰部楚溪春總司令，適楚總司令因公外出，辦公室主任王參事容卿少將留余飯，余腹中正饑餓，同時欲知前方我將士所食麵食如何？亦不致辭，稍停，勤務兵送上饅頭一盆，清湯掛麵一盤，又炒菜一碟，王參事告余北區官兵自總司令以次，皆食同樣之伙食，待客不能從豐，祇能添炒蛋一事，聊盡地主之誼而已，饅首之麵係用土粉所製，湯麵則清淡無味，炒菜無油，余雖嫌其粗糲，但一思及爲我流血之將士皆食此種飲食，余何能挑剔？反覺其艱苦卓絕，精神不禁暗自佩服；旋楚總司令返，承行見，談半小時辭出，晤葛君夫婦等，並與錢淡恩君略談，返運輸站室內見兩張土坑上已睡十餘人，滿屋葱蒜臭味，不但不克停留片刻，且作嘔心，遂向辦公室交涉，另換一室，管事者謂均已住滿，商量再四，謂祇有母女兩人共居一室，余如居加入，可與同坑，余面有難色，正在窘迫之際，忽一人呼余姓，自稱適纔在總司令部曾與余有一面之緣，既余無住室，請余至其室居住，請教後。知彼姓劉，在軍界服務多年，楚總司令爲其老師，因閒論陷區之情勢，日益危亟，彼家在南宮冀州，此次來孝義擬赴汾陽將其妻母子女接出，知余新由石門來，向余打聽沿途詳細情形，而余倦極欲睡，談約半小時，即不覺昏昏入睡，當晚余因無蓋被，夜寒浸骨，腹部受涼甚劇。

五月二十八日，昨夜睡席上，[illegible]即醒，腹痛欲如廁，一時覓不到便紙，向辦公室人商借，又無現成者，摸索尋找，久之亦不得片紙，余久候致糞水奪門而出，沾污衣褲，窘不可言，憾恨辦事人員因循誤事　凡百制度有利必有弊，運輸站爲公營事業，每人每日之房金僅取「合作券」一元之微數（合法幣十四元），所有職員概不得收受小費，是以無論貧富貴賤，一視同仁，雖有錢有勢，亦不能例外，此其優點；同時，公家事業，無牟利心思，侍役做事不能提起精神，一切需要，難於滿足，此其弊也。在運輸站既不得湯水之便利，不得不[illegible]大街上覓之，出至南門大街一茶館內，買水洗嗽，並吃早點，後至郵局寄

信，遇一潘君，辦事頗力，詢知在郵務上，因已服務十餘年之久，余發掛號信至數十封之多，潘君從容辦理，有條不紊，誠郵局之標準郵務員也。十時出發，坐大車出北門，同車為一楊太太，年僅二十餘，同行有三車，伊何以必須搭上余一車？殊不可解！途中詢知同行共九人，其中兩人步行，其餘六人分乘兩大車，伊見余所乘之車車身較清潔，駄騾較壯碩，故上余車，又謂渠自由京而漢撤退入內地，以後輾轉流動於衡、桂、筑、渝、諸地，至年前始在渝與同鄉結褵，因所天在渝開設西藥行，而伊自十六歲與父母分手後，音訊少通，思家心切，今乘便搭伴返滬探親，並擬由滬帶西藥來售販，向余打聽途中情形甚為詳盡，不禁暗自欽佩現代女性之能力偉大，若在戰前，交通雖至方便，婦女皆不願出門，今長途跋涉，不顧艱險，為利所驅乎，抑為時勢所迫乎？自抗戰以還，頗不乏走單幫之出類拔萃女子，如楊太太者，果富於旅行之經驗，無怪洞悉服敏銳，既善於擇車，復善於擇伴，想前途當不致於有何阻礙也。十二時許抵武海珠家，彼等一行九人相與計議如何應付敵兵之盤查，余囑武海珠伴送彼等過界，並為購火車票。余洗臉飲茶後，即獨自僱洋車先行，返友人家後告以途中情形，一切均已佈置就緒，友人為我慶幸，復出城至晉隆棧訪楊太太等，時來風聲陸以黃鏞君，詢知過界並未發生困難，且武海珠已代彼等購妥車票，今夜車即可赴太原，余心慰慰，又告彼等到太原後投宿德裕客棧種種情形，然後返城內至一家六十餘年之老店，購芝麻醬大頭菜糖蒜頭之類，盛瓦罐中，又購好茶葉少許，以備途中食用，修面後返寓次洗澡，主人備有酒菜，余因倦甚，未及享用即睡。

孝義

五月二十九日，七時起身，進早點後，九時出發，十時半抵窯棠鎮今日天氣晴和，無風沙之患，亦不覺熱，較之前昨兩日，火傘高張，塵土飛揚，誠判若兩季；過稍後，至武海珠家套車，休息至十一時出發，二時抵孝義，改投第二分站住宿，登記後，侍役導入一室，同住四人均作滬語，因與交談，悉亦係新近自滬內來者，就中一人直呼余名，問何以不識其人？詳視方始為舊日同事賈施懷君，路道閉塞後余即留李新民看守行李，自往總司令部訪孫課長，辦理換錢僱車諸事，直至午後六時始畢，攜一部份現鈔至山西省銀行訪閻經理念祖不值，與齊棣國武譯宏兩君接洽匯至西安匯水為百分之三，正欲當面檢點鈔票數目時，忽傳楚總司令來請去談話，祇得將鈔票留下拜托該行人代點，余即赴總司令部謁楚總司令，談至九時出，復與該部事務處石處長紫瑛，軍事處顧處長欣然暢談；余對第二戰區所得印象，自孝義始，即感覺二戰區之官兵刻苦耐勞，朝氣蓬勃，尤以楚溪春先生精神振作，實事求是，率領部屬軍政黨全體公務人員齊心協力，為國家社會服務，公正廉明，毫無習氣，殊足為非常時期中軍政領袖之模範，彼等每日自清晨五時起至晚間十時止，不偷片刻閒暇，亦無所謂星期日例假，經年累月，始終一貫，甚為難能可貴。益以楚先生愛民親民，如子女然，局員不吸烟，不飲酒，不賭博，不赴宴會，倫標節儉，更係一種新氣象。關於山西之艱苦奮鬥，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君已迭有記載，他如中央日報張文伯君，掃蕩報謝爽秋君，新民日報趙超構君，國民日報周本淵君，商務日報之金東平君及美國時代論壇報福爾門君等曾撰通訊，載各報中，國人諒已有所聞，其辦事之精神與毅力，尤值得大書特書者，余擬於日後為專文頌揚之，使從善之流，不淹沒焉。

五月三十日，五時起身，至對門飯店內進早點後，赴總司令部辭行，並為李新民求事。李新民者，一二十餘歲之青年也，數月前在檢次無辜為敵憲兵隊拘捕，誣其為匪，拷打逼供，因無證據釋放，以後家居，因犯「通匪嫌疑」，朝夕不得安寧，每月必有保甲中人來勒擾，欲抽作壯丁，其家開尚小康，每逢勒索，即以賄賂了之，嗣實不勝負擔，其母予以銀幣四十枚作盤川，命逃至山西自謀生活，方抵介休，敵探共在其身畔將現洋抄獲，除將現洋充公外，復拘押數日，始獲釋放，紙窮棠後，投武海珠家乞其援手，武憐其身世漂零，命途多舛，免費帶來至孝義，白其情於余，余細究之，亦憫其遇，李新民且實與父曾在山西財政廳供職多年，亡故之時，渠尚年幼，關於其父執之近況，莫由得知，亦無從探詢，渠因前途茫茫， 輒萌短見，余因不知其家世底蘊，不願過問其私事，亦不敢為之介紹職業，祗得商於王主任，請其就近查問，如屬無妨者，則望

王主任勉以一臂之力，俾棲枝得所，或可搭救一純潔之青年，祇須安心做事，亦未始不可栽培，王主任衔余所請，謂祇須余具片介紹，彙可召見，余鄭重聲明對李新民之底細，或不清楚，但覺其人於苦悶徬徨中，頗有向上之志願而已。十一時半乘[illegible]之車（由郭三介紹）出發，由西關後，一時過六必闊，見有第一、二、三元亨運之營房，二時過徐家埠，二時半過上十井，稍事休息；沿途皆荒山窮川，車行山澗中行駛，道路崎嶇不平，車身顛簸難受，氣候乾燥，塵土飛揚，陽光蒸曬，車小不密[illegible]，此種在秋初過時代之交通工具，不意至二十世紀科學昌明之今日，猶缺之不可，殊不可思議；三時一刻重新出發，葛君及賈君等之雨衣仍在程上；大夏以來，氣候乾旱，田枯土裂，農事極壞，勢必釀成災荒，鄉人種麥者甚少，縣夫言係因缺乏種籽之故，相到今後農村救濟事宜誠屬重要也。四時一刻過邊店，沿途見各種大字標語如：「地全國上，地全國好」，「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為」，「艱難年」，「人人生產」，「經濟幹部應遵行三不二要一必的守約」等等，但皆猶[illegible]劃分，相隔百川先生之政治哲學必有其與眾不同處，將來如有機會，當再細研求之。五時三刻抵光鎮（即兌九峪），計程約為四十餘里，到後稍洗漱後，赴食堂進膳，同座者爲楊志澄、葛守明、賈席儒、高文俊、陳粹珊、蔣家霖、曾貫達、及陳亞青諸君，飯後本擬登金度山聽劉芝蘭唱戲，因時間已晚作罷；劉爲山西之名坤伶，譽者稱爲「山西梅蘭芳」頗具號召力，在山頂廟內演唱三天，遠近之慕名專誠來觀劇者，頗不乏人。余等一行九人共一室，分睡炕睡，人多熱鬧，頗不寂寞。

旅途見聞雜識（五）

藍士琳

話私

飲食場所，有以屏風別內外者，屏作長方形，竹木爲框，布糊其中，往往描繪花紋；合數方爲屏障，聯以鉸鏈，可開闔。按南宋紹興末，中官以小竹編聯，籠以衣，畫風雲鷺鷥，名曰[illegible]。好事者大其制，施於酒席或野次，可以障風，易其名曰排衙，又曰話私，言遮蔽可以話私事也（雲麓漫鈔）。今飲食場所之屏障物，亦當以話私名之。又香港九龍之小型飲食店，四壁設廂，以隔板夾一小桌爲一室，前後各有板壁門簾布幔，坐入則密合之，室外莫得見；顧客以情侶男女爲多，其名亦話私之類也。

點心

餅餌之屬，不以時食者，謂之點心（能改齋漫錄），亦稱茶食（松漠紀聞）。按唐書「鄭傪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可且點心」」。此點心二字見於紀載之始。又宋帝謂其臣曰：「朕當爲卿設點心」（兩般秋雨盦隨筆）。則其由來久矣。

西湖魚

杭州西湖醋魚，骨少肉滑，極可口，其以醋烹調者味尤勝，傳係宋五嫂遺製。清季番禺方橡坪孝廉瓶泰，有西湖詞：「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揀網得鮮魚；味酸收愛銀刀鱠，河鯉河魴總不如」（兩般秋雨盦隨筆）。按五柳居遺址不可考。抗前，孤山有酒家曰樓外樓者，嘗製此魚，其魚皆畜籠中，置於湖濱，非臨時舉網得之者。

女招待

今飲食場所，往往以女子待客，謂之女招待。輕薄少年，至店飲食，而另有用意者，謂之吃女招待。女招待不知始於何時，或謂始於卓文君者，實誤，按文君當壚，壚亦作爐，累土爲之，以居酒瓮者，蓋酒區也；文君當之，僅負滌酒之資而已。（唐駱賓王詩「當壚獸炭然」，乃向火取煖之意，與文君之當壚不同。）初司馬相如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鸘鸘裘貰酒爲歡，文君拘頸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謀沽酒，相如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以恥文君之父卓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遂爲富人，是文君之當壚，乃一時權宜之計，且僅負滌酒之資，未可與今之女招待混爲一談也。

湟水的上游

李式金

時間去的真快，在西寧不經不覺地住了一個多月了。這一個月天天住在崑崙旅舍，雖然天天吃到便宜的牛奶雞蛋，和上等回餅，可是牛羊肉究竟不合我們的胃口。而且一天一天的滯留，究竟何時讓我們出發？一天又一天，省府尚未決定我們的行期，心裏未免有點着急，尤其是我們的領隊羅文柏先生，天天對着我們嘆口氣，十分怕這次旅行走不成！等到出發前幾天，省府派了二個營長，到我們這裏來，說省府同意我們十月五號出發，不覺鬆了一口氣。我們知道道上不好走，所以要求省府除派二營長外另派十名兵士護送，可是省府後來只統共派四人護送，連營長也在內，現在願意和我們去的只有一個馬營長，另一個營長，因見派護送人太少，恐怕路上出什麼岔子，便不敢走了。護送四人中除了馬營長外，有一個連長，其餘二名是兵士，就中只有一個士兵是漢人，其餘都是回民。

我們在西寧住了一個多月，這一個月當中，費了一些時間在旅店內看書和作旅行路線圖；或是到郊外試試騎馬，練習騎馬術，以爲長途騎馬的準備，或是應朋友們的飲宴，及到友人家內談談天，我們上友人家內，多半一齊出馬，常到的地方爲採金處（主管人俞物恆先生）中國銀行（翁文津先生）中國農民銀行（熊[illegible]先生）以及高等法院（馬師融先生）公路局（趙叔潞先生）等處，這次旅行除省府處得這幾處主管人的幫忙也最多！

在西寧大部時間是費於準備旅行的種種工作，出發前我們要作什麼工作呢？

第一，我們要預備一個月的糧食，因爲自西寧到玉樹路途遙遠，草野茫茫，異常荒涼，尤其香日德歇多二地間可以一二個星期看不到人，所以不能不多帶些糧食。

第二，作了二個大帳幕，路上除了人烟稀少，（西康境內較好）絕少莊家投宿，所以要作二個較大的帳幕以爲露宿的準備，製此二帳蓬，費上一千二百元，是省府幫忙我們的。

第三，我們要買馬，我們打聽得玉樹以南才有「烏拉」通行，玉樹以北，無「烏拉」，所以不能不自行買馬，而且路途遙遠，亦非騎馬不便。後來共買了七匹馬，費二三千元。

第四，我們要換白洋。番地不用紙幣，只通行白洋，袁頭或孫頭均可，不換白洋，便走不通，羅先生一早便請翁文津先生辦這事，那時西寧一白洋合國幣二元多，我們共換不到一千個很担心不够用。

第五，我們要備十個騾子，以馱背糧食行李等物，這也是請省府代僱的，每一頭費洋三百三十元共費三千三百元。

第六，僱通事及引路者，除此較爲重要的數事外，我們還得備個皮火筒及每人須預備一件毡襖雨衣，和一頂草帽，因爲路上須用牛羊糞燒火煮飯，所以我們不能不買一個特爲這個用處用的皮火筒，又一路上雖然下大雨的機會較少，然而在夏日下雪和落雹子的機會很多，須備一毡襖，一則可擋雨雪，一則可保溫暖，一舉兩得！大草帽，可擋太陽和雨雪雹子，也是不可少帶的一件東西。

在出發前一天，我們便把我們所有東西，用鐵油箱或用毛口袋裝綑好，分配在十個騾子上面，以便明天一早便可出發。我們的東西共分二十四件，那二十四件呢？我今天不厭其詳，把這二十四件各所裝的東西附註於下以作有志青康旅行的人士一個參考。

一 號 羅先生的衣服，和洗相的材料。

二 號 糖、茶、哈達、印刷紙。

三 號 麵和手紙。

四 號 羅先生父子私物，藥品，和陽傘。

五 號 羅先生衣服和電池。

六、七、八、九四號 嚴德一、彭鴻綬和我的衣服。
十號 大油一罐及其他物。
十一號 羅先生與我的小箱子。
十二號 測水儀，測水流用。
十三號 火水油，燒燈用。
十四號 酒、鹺片、醬油、鹽和煎魚一罐。
十五號 鍋具及飯碗，筷子等物。
十六號 飲具、火柴、辣子等。
十七號 馬藥、馬帶、馬掌釘、汽油燈、蔴繩、毛氈等。
十八號 洋油、釘子、洋蠟。
十九號 葡萄乾、咳嗽藥、火腿、磨刀石等。
二十號 兩罐煤油。
廿一號 書籍。
廿二號 羅彭行李。
廿三號 各人之行軍床。
廿四號 被蓋。

延至五月九號我們差不多都準備好了，久滯留在西寧的我們，實在住得有點膩了，知道明天可以出發，大家面上均露出喜悅之色。九月十號那天的早晨，眠宿旅店的門前，甚爲擁擠，大街上排列着我們乘坐的八匹馬，馱行李糧食的十個騾子，西寧街道不甚闊幾乎把交通斷絕了。我們的團員共五人除了領隊羅文炳先生父子外，有嚴德一、彭鴻綬、和我三人，此外尚有前面已述過的四個護送官兵，和五個趕騾子的騾夫，和一個趕馬的叫阿寶。所以出發時共有十五個人，已不算寂寞了。出發前西寧各機關友人均來相送，盛意可感！我們攝影一張，作一個紀念。九時二十分，我們便都上馬離西寧往西出發，長途的旅行便開始。西寧，再見吧！出西門，經通濟橋，沿湟水南岸，約十里經劉家寨，過橋後見碉壘頗多，在在足以表示西寧一帶平時不安寧，變亂多，所以需要這些軍用的建築物，以防不測。離橋不遠。見燒磚瓦的窰子頗多原料取自附近，所成之磚瓦備供本地之用而已。再十里，下坡經橋三道，抵張家灣，橋架於湟水側谷之上，雖側谷內面的水很少，但谷甚深，下望可怕。在黃土的侵蝕谷內常可看到這種情形。黃土區域，因爲氣候乾燥可以灌溉很重要，所以附近居民對灌溉不能不講究一下。我們常常看到他們把水從遠處引來，用挖凹的木條當之，跨過側谷的上面呢！剛才在黃土上面走，現在這裏已有第三紀的紅土出現了。這因爲這裏的側谷較大，侵蝕力較强，地勢低些，所以黃土下的紅土便出現了，張家灣附近見有墳墓，有如我們南方的，這種墳墓，在西北似乎很少看到，又七里至陰家棠，在此稍憩，吃了幾碗麵便行，五六里過車家堡，似，小城，又四里經一村大概叫做康鄉，因爲我看到一所小學叫康鄉小學的。再七八里經通海鎮，湟水河谷在此忽然開展，河谷最寬，故通海鎮成一較大之村鎮，有郵局代辦所在焉。自通海鎮西行六里，過跨於湟水上面的一橋，即達扎馬隆，晚即宿於此，今日行程共約六七十里。今日一日幾盡在湟水南岸，除張家灣附近一些地方都在黃土上面行，湟水兩岸多種着小麥，碗豆，蠶豆之類，但小麥此時初發芽，因爲湟中的天氣較冷呵！湟水沿岸種着很多白楊，可見本省對於植林的注意，白楊雖僅長細嫩的幼芽，但在黃色的景象中能有這些綠色，實在依依可愛了。湟水兩岸的階梯地常可看到，但經長期的侵蝕多缺乏不存，完整的頗難入目。階梯地上，是種小麥最適宜的地帶。扎馬隆附近的橋下，居民作堤束水，使湟水的水位提高，這一面可利用湟水以灌溉兩岸的田地，而同時又以引水推動水磨，來磨田地內所產的麥子，實在一舉兩得呢！此處湟水寬約十餘丈深約一二尺。扎馬隆位於湟水的北岸，地高二五一〇公尺，在西寧湟源路上的中點，往來兩地的旅客，多在此住宿一宵。扎馬隆全村有人口百餘戶，內有十餘戶回民，其餘都是漢人，沒有藏民！晚上到一家回民店內，胡亂吃些洋芋便睡。

十一日晨六時四十分出發，沿路多爲片麻岩花崗岩之屬，三四里，至石板溝，河谷漸窄，成一狹谷，風景至佳，此殆所謂西石峽耶？該峽長約二十五里，直到湟源附近才豁然開展，兩岸仍種白楊，但都是幼苗，是最

五四—二八八

近青海當局提倡造林才種的，除白楊外其他樹木幾乎不見，頗現荒涼的現象！因河谷狹窄，故農田很少，即有之，亦不過零星散見而已。從石板溝行半時許，河谷紆迴曲折，兩岸火成岩變質岩之屬，受河水侵蝕成壁立狀，至為奇觀！此種侵蝕繼續不已，我想河流灣曲的凸出部分很可能有一天當被河水切斷，而成為河中的一個孤島呢！十六里經鑾爾河：鑾爾河為一小村，距湟源縣城約十六里，其南有一道紅橋，跨於湟水之上，經石地爾（？），十一時許即抵湟源縣城。途中不慎，曾跌下馬來。這次跌下馬來，一因馬上行李放得太高太厚，腳不易踏上蹬子；二是自己馬術不佳，很久沒有騎馬；但跌下馬來的主要原因還是自己太大意，我不知道馬性，我因放得行李太高故把馬拉到容易上馬的地方，一躍上馬，兩腳還在一側，還一腳未上蹬，馬便驚逸，往前亂奔，我不及把馬韁勒住，便跌下馬來，臉皮擦破了一些，頗為危險，下次戒之。被蓋套因馬往前亂奔，帶子一鬆，從馬背上轉翻在馬腹的下面，仍未脫離馬身，馬更驚，更亂跑，直至驚定魂方止。被蓋套和地面摩擦，便摩壞了，後來我們知道這馬是我們馬中最壞的一匹馬，從番地買來，不特脾氣不好，蹄了很多人，而且又不耐苦。過巴顏哈剌山口那一天，它還沒有過山口，便疲乏的不能走了。我們只好把它丟了，讓它在荒無人跡，茫茫一片的草原上自消自滅了，找了一家旅店稍為憩息一會，便到縣府拜見縣長，縣長不在，一科長來接談。我們到縣府不過為地方官報過到，並不願煩擾他們，所以談一會便出來，我們現在所欲急急尋覓的，是一個帶路人曾到過香日德的。在西寧時得朋友介紹，我們到一家店子叫做裕興隆的，請店裏的主人張掌櫃幫忙，他一口便答允，說明日便可找到。他又告訴我們，從湟源往都蘭，海南海北二條路均可走，青海的南面叫海南路，青海的北面叫海北路。走海北的須經過一條河叫布哈河，夏日水大時水深且急，不易涉過，所以往來旅客多取道海南，但在現在水未漲，走海北當不成問題。我們因走海北的人較少，為明白海北路的情形，所以決定走海北一路。

湟源外人叫甘噶爾（Tangar）拔海約二六七五公尺，城周約三四里，位於湟水的北岸，河谷在此又行開展，而且南面又匯圖爾根水，故縣治設於此。我登城南望，知圖爾根水之源流頗長。圖爾根水又名藥水河，當可稱為湟水之西南源。依此河西南行，有公路通共和以達大河壩，湟源全縣人口約三萬餘人，縣城附近僅得千餘戶，四五千人，漢回雜處。湟源縣城國幣通行無阻，但過此以後，非白洋則不易通行了，故湟源實在可以說是漢族最前哨的地方。湟源是蒙藏民族出入的孔道，與漢回接觸的機會最多，故商業頗盛，由湟源輸出的物品多為皮毛鹿茸麝香之屬，來自草地，其輸入的東西以茶布糖等雜貨為大宗，來自陝甘一帶。最值人注意的是湟源的羊毛。湟中的羊毛出產地有三大中心，據說湟源年產可二百萬斤，貴德一百四十萬斤，西寧附近之魯隆可八十萬斤，湟源的出產最多，其重要可知了。我初到湟源，便看到一個毛廠，無暇去查詢，故詳情不得而知。但湟源這個地方提倡毛織業，我認為是很適宜的。刻湟源的毛織業多為手工業，少大規模的製造廠，在湟源的街道上隨便可看到掛着毛口袋、毛氈子、毛繩等物，便可知道了。至皮革，皮衣的製造也是湟源重要手工業之一，所以商店買賣皮衣者亦多。

湟源農業以青稞、小麥、山芋、菜子等為多，因地勢較高，所以全縣以青稞種植為最宜，出產亦最多，故附近草地的番民多來採辦青稞。湟源所產的豬較內地為小，想因氣候的影響。過湟源後入草地不容易食到豬肉，所以我們在湟源的時候好好吃了二頓。晚上回店時，忽來一陣東風，黃沙迷漫，目不能張，好不厲害，這種風我在西北遇到的真不多！

十二日晴，晨八時許離湟源，溯湟水北岸行，出西門，見黃土尚有，且保存頗好。七八里過一從北流來一小水，一路白楊甚多，新芽微露而已。又四五里經一頗大的村落，初見番旗招展，番旗上寫滿藏文的經文，番民迷信，謂風吹旗擺動一次，即等於他們念一遍經呵！又數里，人家不少，房屋多作四方形，屋前多築着一道紅牆，頗似內地。經一小溪，即至大路集市，該市離湟源城二十五里，仍屬湟源轄，僅為一長約一二里之長街，居民數十家。湟水流經其南，水聲淙淙可聞！自湟源至此地，路上流水成溝，沒有人管理，在西北乾燥的地方，水是很可寶貴的，如此荒棄，豈不可惜！如引這些水來灌溉，當可得良田不少呢！再四五里，河谷寬約半

里，有蒙古式的堡頭，色灰白，雲杉長得太好，閃閃有光，耀人眼目！這地叫互咀子，有二條小水各自北面南面流來匯，岸山片岩遍河谷使色，亦有咀狀，此乃地名之由起，亦不可知。過橋，復沿湟水南岸行，有寺院一所，路約於白楊溝，紅崗接溝，爾則流水，風景不佳。寺之對面，在山陰地方，有雲杉樹木一塊，似乎每個寺院都有這樣的情形。四里到巴燕莊。巴燕莊是蒙人居住的地方，為清代住防蒙族所遺留下的。巴燕蒙語是「保衛他」之意。因為漢人來此多了，他們差不多都會說漢話！巴燕莊高二八九〇公尺，以後似乎沒有森林樹木，再四五里，河谷更窄，寬不過百公尺以下而已。河谷之寬窄往往和岩石的組織有關。這地方又逢花崗岩，花崗岩比較堅硬，所以河谷又窄，在百公尺以下，成標準V形，河中大礫石頗多，黃河的上游支流與大夏河亦有同樣的情形。再四五里，河谷又行開展，蓋不是花崗岩排了，兩岸農村若斷若續，亦有利用水磨的，便哈十莊便是其中的一個。鄉民養着狗，在屋頂上，見我們來，晴晴而吠，殊得可怖！哈十莊東距湟源約四十五里，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地方。第一、哈十莊大概是黃土地帶的最西線，因為哈十莊以後，我們便沒有看到黃土，但紅土似仍可發見，土中亦有砂質。第二、哈十莊後植長蒿草，當為草地的開始地帶，哈十莊拔海三〇二〇公尺，所以我認為黃中一帶三千公尺大概可為現時農業區和牧畜區的分界線，三千公尺以下，農墾不成問題，三千公尺以上，除地形土壤特別適合外，農墾似乎不易，即可開墾，亦只能比三千公尺較高一些。再六七里，河谷更行開展，成一廣闊的盆地，兩側低丘皺平谷闊，我們確已踏到青海高原的草地了。盆地依我看來，東西長約二三十里，南北寬自二三里至十里，湟水在盆地內灣灣曲曲，蜿蜒地流着。盆地的東口，高約三〇八〇公尺，盆地上常可看到白色的一層，據組先生說這是硫酸鈉不是鹼，表示土肥，對耕種有利的，在這盆地內走了一個多鐘頭，至五時半方到三角城，今日路程約八十里，走了九個半鐘頭，我們的騾馬走得慢，每小時僅可走八九里而已。半路上曾遇到一隊番子，帶着不少毛牛，問他們到那裏去，答稱到拉卜楞去的，拉卜楞在湟源的東南，地雖屬甘肅省，可也是一個藏民區域。從湟源僱到一位帶路人，也趕來，所以今天多了一位伙伴，他叫但德海，我們都叫他做劉掌櫃，他不特通藏語，而且蒙古話也會。他往來湟源香日德間作買賣，走過了十餘次，所以道路很熟。我們以國幣百元僱他引我們到香日德，是很值得的。他不特是我們的引路者而且又是我們的通事。三角城他是很熟的。我們未到三角城時他便先跑馬去找住宿地方，我們都是騎馬沒有經驗的，今天跌下馬來的人最多，除老羅和我外，其餘程、彭、小羅都曾跌下馬來，程跌得最多，跌了二次。程所騎的馬是大通馬，是一匹很好的馬，不知他為什麼最怕駱駝叫。他一次落馬是在蒙人居住的巴燕莊附近，我們遇着了少數蒙，蒙人牧駱駝豬之類與牧犛牛，駱駝一叫，程馬皆驚。騾子亦有一頭驚，，爬不起了。我趕快把馬勒緊，幸而沒有事，然而轉頭一顧，程已下馬，駱駝叫的聲音而長，叫得怪好聽，大概為項子長的緣故。我雖見駱駝雖然很多次，可是這次還是初次聽到駱駝叫。

小羅跌下馬的情形，怎樣我不大清楚，我只見他馬往前亂奔和我昨天一樣。因為我昨天下馬，小羅見我馬頭皮，他要和我換一匹馬，練習他的騎馬術，不料也得同樣的結果，老彭跌下馬並不因馬跑，而是馬腹帶鬆了，他慢慢跌下馬來，好像童子拜觀音似的，一點沒有受傷，我們都笑他資質，他也得意洋洋的笑：「沒有什麼！」今日的湟水更小，水面寬僅二三丈，水深在一尺以下，前半段水急，入草地以後便流得很慢了。

三角城拔海約三一二〇公尺，位於盆地的中部，四面有低山圍繞，頗覺溫暖，土壤又不壞，所以這地雖然高出三千公尺一些，因地形土壤的關係，或有種植可能，但效果我不敢說很大，因青海當局正在此設海東設治局，實行開墾呢！三角城藏名大島子（Tawuwii），有一些土房子，據稱居民共有六百餘戶，中藏民最多，漢人亦有一些，分轄于六個王爺云。該局最近擬改為一縣，但迄未實現。我們今晚住宿的地方，便在設治局內面，惜局長不在，往西寧受訓，無從會見，晚上我們自己作飯吃，雖然費了很多時間，影響正式工作，可是長途旅行不得不爾，今晚還有土房有土坑可睡，今日所見的動物除了上面述過的，尚有兔，山麻雀和雲雀（Sky Lark）等，雲雀在高空飛唱，婉轉好聽！

五四—二九〇

十三日早六時左右起程登發，氣溫2°C，最低溫度1°5C。至七時許方出發，沿邏水南岸西行，地勢平平，愈行愈高而不自覺。八時經一頗為[illegible]的地方，沿山坡較高處走，較難而易於行走。時太陽分外可愛，而空氣新鮮，景色，環境，草[illegible]風光，誠令人心曠神怡啊！偶見羊群三四，各約數十頭，每一羊群，都養有番狗，番狗見人來，嗚嗚作吠聲，在帳幕中的番人，異常兇惡，我們未敢走近它們，它們也沒有走近我們，因為它們對戒心也有一定範圍的。十一時經三兩坡約十[illegible]里，前面有一座紅砂岩的低丘。此山的東北，是邏水正源所由出，其西南亦有小水蜿蜒，在此山的東南入正源，我們即沿著這條小水西北行，兩水相匯處，高達三二一〇公尺，河谷甚寬大，左面靠近一山嶺，看來高出地面約四五百公尺，山上尚積雪未消，右面的山較低，沒有雪，南面遠望，有一連山巍然高聳，殆即邏水流域之分水嶺吧！

今日[illegible]騎在[illegible]上又跌馬，實在有點可怕，因為他[illegible]照相，我的馬走到照相機[illegible]一驚嚇，便又起跳往前飛跑，我在後面看見他人已往後跌，[illegible]個還[illegible]便跌下[illegible]，實在有點着急，因為那時我怕他腳還不了鐙[illegible]，那是有性命的危險了。幸跌下馬後，我們也趕快下馬，他也爬起來，並沒受傷，幸而並沒有什麼緊要。氣壓計的玻璃罩已經裂了[illegible]。

今日所見邏水，水很淺，十分清，彎彎曲曲，緩緩地流，我們爬過紅砂岩嶺仰出的山坡，到處是番民的人家[illegible]是黑色的，用氂牛毛織成，作方形，帳頂中央[illegible]孔，放出煙霧，由此透出[illegible]帳幕下面以一鐵木作梁[illegible]用[illegible]支撐着，帳蓬亦用牛毛繩子張緊，繩子的一端遠遠繫於[illegible]另[illegible]短柱，釘於地下，帳蓬[illegible]的邊緣，也算不致[illegible]釘住[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泥封，像一個[illegible]！[illegible]番民的帳幕，十足是一個黑色的蜘蛛，瞻伏於地上，我在拉下[illegible]河河曲附近[illegible]番民[illegible]排列成圓形，自成一部落，現在所見的[illegible]形，[illegible]的散居，[illegible]他們的帳幕內，[illegible]但是附旁的山[illegible]仍是不高，在[illegible]草地的地形。十七八里經過一段泥濘的地方，[illegible]行，一里上[illegible]三四一〇公尺之低山口，又見一小塊泥濘地。六七里經一低山口，約於下午二時左右，下榻於高三四七〇公尺處，今日[illegible]五五里，所宿地方有一小水，涓涓向東流，想亦流入邏水的正源的。凡是下榻的地方，均要近有水的地方，以後都如此。[illegible]種，知此地名喀喇塘（Kratang）屬大烏茲（Tawuzi）部落，大烏茲屬民約有二千戶云。今天[illegible]的馬術，都有進步，除了[illegible]跌下[illegible]一次馬外，我們沒有人跌下馬來，第二日來正式已入草地區域了，青海高原的草地，有什麼特色呢？第一，可說這是高原，所以氣候寒冷，只長青草，不長樹木和作物，草地[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向望，成茫茫一片，有時一望無際，以叫做草地。草有長有短，大概在低窪的地方草長，在較高地方草短，草地的地形是一種老年的地形，坡平谷寬，即有山丘，亦為渾圓的低丘，[illegible]谷寬，所以低窪內的的流水，都是蜿蜒曲折，[illegible]很淺，水清，[illegible]如帶，十分好看，在這廣寬單調的草原上，實在生色不少呢！第三，草地上常[illegible]一層黑土，黑土有薄有厚，[illegible]的地方薄，在低窪的地方厚，自數寸至數尺不等，故黑土的厚薄與地勢的高低成反比，而與草長成正比，黑土的生成一方面是草的腐敗堆積而成，[illegible]一方面因草地氣候寒冷吧！第四，草地是牛羊的天堂，我們在草地上只能看到人羊帳幕，不能看到農夫，耕地和土房，草地平平，除了有些低地成了沮洳地外，十分宜於馳騁，交通很便利，無一定的道路，可說[illegible]的大路，常有數條或十餘條[illegible]羊踏小徑平行排列着，[illegible]表示牛羊經常所走的路徑。今日一日所見牧羣不少，共在數萬以上，[illegible]牛羊馬，羊最多[illegible]較少，羊多為綿羊，沒有發[illegible]與山羊不同。草地多[illegible]綿羊[illegible]耐寒，[illegible]草地區域，沒有人家，今天我們不能不自己作飯了，下帳幕時[illegible]我們[illegible]發現一個[illegible]已夠我們五人用，給一個是多餘的了。在草地上沒有樹木，故沒有柴，須拾牛羊糞為燃料作飯，[illegible]代風箱用的皮口袋[illegible]用得着了，皮口袋的構造很簡單，是用一個狗皮或貓皮[illegible]，此皮僅留二口，小口一端，[illegible]一鐵筒上，另一口甚大，其餘各處都不使[illegible]風，用時將鐵筒[illegible]的燃料中，[illegible]在地下，大口向上，兩手將大口張開，不使[illegible]，然後往地下一壓，皮袋的空氣，便從鐵筒[illegible]，到燃料的燃燒，兩手又將皮袋大口放開提高，復往地下一壓，如是一壓一放，即使[illegible]一些的牛糞，也不難燃燒起來。[illegible]打皮口袋[illegible]也不難，一[illegible]但是打[illegible]一數[illegible]，[illegible]行草地上的人們，無論[illegible]牽的[illegible]，[illegible]小鍋[illegible]，[illegible]可口，[illegible]真[illegible]！下榻處，高三千四百餘公尺。喀喇山口（Karala）在其西陲對此，可以望見，明天越過這個山口便可從青海流域的黃河流域[illegible]到內陸流域的青海盆地了。

小遊青城山

衛友松

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嘗言：三峽在川東，青城在川西，劍閣在川北，峨嵋在川南，爲天下四大觀，若雄、若奇、若秀，昔人已各爲天下評定，獨青城無所不包，猶未聞標明其特點。顧青城於亦雄、亦奇、亦秀外，而其幽邃曲深，似劍閣、三峽、峨嵋，皆無遜色，故以天下幽，標明青城特點，亦非多事。且以雄、奇、幽、秀，四大優點，代表全蜀，亦確當也。觀乎此寥寥數語，已將四川省內四大名勝地之優點，描寫如繪。四大名勝之中，除劍閣一地，曾於去夏以去蘭州參加工程師學會十一屆年會時，車經其地，曾領略其一二外，其餘三地，限於時間交通等諸問題，雖心嚮往之，未嘗敢期其總能如願也。此次來蓉服務，驟增往遊青城之希望，本年勞動佳節，適爲星期六，廠中按規定休假一天。連同星期日，得二日之閑，爰邀同志五人，作青城二日之遊。五人者，楊君正道，王君宗炯，牟君靄山，陳君長杰及任君立志也。

青城山在灌縣之東南，距灌縣城約三十餘里。據青城山記所載，自三皇時寧封棲眞黃帝問道，青城之名遂著。迨漢天師張道陵斬草除涸，講授丹經，白日沖舉，青城於是益顯，是青城山之歷史，遠在黃帝時代，且爲道教之發祥地。道書云：青城爲神仙都會，其他道經中關於青城之記述者頗多　故山中古蹟名勝，有關於道教者，佔一大部份。青城名勝，據蜀志補續稱，青城山有一百零八景，風月佳時，登儲禰望之，歷歷可數。今經數百年，滄桑迭變；有昔存而今廢者，有跡在而名殊者，表彰無人，遂致淹耳。

地記云：昔人之遊名山大川者，謂青城山水，秀甲蜀中，千態萬狀，不可紀極，而翠岫烟嵐，連岡疊巘，幽深曲折，怪石危峯，別有洞天所在。若尋幽覽勝，欲窮其奇，非十餘日跋涉之勢，詎能窺其靈奧也。蓋此山以大面爲鎮峯，高台爲樞軸，天師洞得其中樞，羣山環繞，蒼翠四合，儼然城郭，此青城之所以名歟。余等六人，此次巧值例假，有機往遊，然時間短促。豈足以言暢遊，僅能略窺輪廓，聊解渴想而已。故此行也，無以名之，名之曰小遊青城。拉雜記之，用留紀念。

五月一日之晨，三時有半，牟君促起，蓋事前曾由牟君多方請託，定於今晨五時許，至外西石灰街成都燃料公司搭運煤便車去灌縣。余等遠處東外五桂橋，途中至少需時一時有半，故必須於四時許出發也。時適細雨連綿，同行諸君，半皆意興索然，而雨勢漸大，索然者且泄而心灰矣。然余興緻甚豪，竊思如亦稍存意懶，則大好機會，勢必輕易錯過，故坐待雨止。晨曦將上時，竟如所願，乃分頭喚起，催促速行。五時許，遂全體踏上征程。宿雨初霽，路面泥濘，跋涉維艱。然均精神飽滿，勇往直前，至九眼橋頭，乃坐街車魚貫前進，至燃料公司時，不過六時有半耳。以雨故，車尚未開，經牟君接洽後，承該公司譚君見告，如雨即止，當可開車，因農人灌水，公路被掘水道，車行其處，恐生障礙，蓋時又下雨故。乃就附近先進早餐，坐待雨止。九時許，有晴意，決即開車。以九時半啓程，車係空載，乘客除余等六人外，僅另載二三人，故謂爲余等之旅行專車，亦未爲不可。車出市郊，兩旁麥隴方熟，金黃如錦，新秧透水，碧綠可愛，一片平陽，盡是江南景色。流亡之人，睹此益增感慨，雨後空氣，倍覺清鮮。涼風拂面，路不揚塵，車行穩速，速度約爲每小時三十公里。十時二十分過郫縣，十時五十分過崇寧，迎面一帶青山，隱隱在望，即青城山也。十一時十五分抵灌縣該公司之煤站，自成都西站至灌縣東站，全程計五十四公里，歷時一時三刻。下車後，出該站，循市街西行，至分道處，折西南，在鎖龍橋邊飯店內進午膳。蓋下午尚須長征，不得不果腹以助精

五四一二九二

神也。於分道處反向北行。過太平橋，左折即入東門。

自灌縣以達青城，路線有二：一、由灌縣東門外過鎖龍橋，經馬家渡至玉堂場。二、由灌縣西門玉壘關，至二王廟，過安瀾橋而至玉堂場。上山之道，以先趨常道觀留宿爲宜，蓋此觀設備，較爲完備，且附近古蹟特多，可資遊息也。余等所取路線，去時取第一線，過馬家渡後，繞過玉堂場，逕趨蔭唐中學，以達常道觀留宿；而取第二線以回灌縣，俾可順道參觀都江堰水利工程，索橋，及二王廟等灌縣附郭諸名勝也。

飯後，抖擻精神，十二時整裝就道。過鎖龍橋而南，橋跨內河而築，長凡三四十公尺，闊五六公尺，此州大橋，均有橋棚。橋下水流洶湧，滾滾東流，蓋是處離都江堰甚近也。過橋後，約行二三里，經永寧橋，再數十武，即達馬家渡，渡口水流甚急，有如萬馬奔騰。兩岸已有公路，南行直通青城第一橋，渡口已建橋墩，尚未架設橋面，過渡暫設簡陋之木橋，人行其上，驚險萬狀，設有不測，不堪設想，深願負地方之責者，能提早完成公路橋，以維行旅之安全，而謀交通之便捷，亦造福人羣之一舉也。渡後雇雞公車以行，車人索價有四元者三元者，初以爲甚廉，同行冰君相告曰：彼之所索者非國幣而爲關金，聞之不勝驚駭，初以爲甚廉，至是橋舌不能下，生活逼人，一至於此，彼車人亦何狡猾乃爾！竟諱言關金，以低小之數字，朦混旅客，餌引入彀，然此輩苦力，豈樂於爲此哉，亦爲衣食所逼，不得不出此耳，何能深責。飲水思源，非倭寇之侵略，何至有此現象，倭寇之肉，其足食也！經冰君一再議價，結果以每車國幣三十元成交。所經之路，均爲鄉間小道，路面卵石，凹凸不平，人坐車上，震盪不舒。成都平原，灌溉不用人力，得天獨厚，灌水溝渠，縱橫路側。中國科學，雖落人後，然水利工程之在中國，由來已久，不過以墨守繩規，不加改進，致未能達到盡善盡美之境耳。三時有半抵蔭唐中學門首，車止。此校環境優良，適於絃誦，校址爲長生宮，即漢之碧落觀也。其地產金，劉先主時，范寂隱於此，以修眞爲事，先主徵之不起，封爲逍遙公，稱長生久視之術，蜀人奉以爲神，稱之曰長生，劉禪易其宅爲長生觀，建赤城閣於後。長生觀北部爲雙鐵寺，現改醫院於內，因急於上山，未及入內參觀。

前行數十步，過引勝橋，即青城第一峯也。橋南路西，有曾康游泳池，爲石引山水爲之。池旁爲運動場，想必屬諸蔭唐中學。再進，行半里，爲古赤城閣，觀乎此，則劉禪爲范寂所建之赤城閣，又不在長生觀後矣。此閣已在山巔，新築之公路，穿閣而過，此後路甚傍溪而築，溪內水聲潺潺，終年不息，前行，經建福宮，地名赤城崖，廟側有小池，深闊數丈，中有一閣，曰委心亭，爲昔道士張伯龍所建。廟爲古丈人觀，現改爲蔭唐中學第二宿舍，新闢之路，至此而盡。路側計里石，標七十二公里，指距成都西站也。稍進歷石級，路旁石壁，鐫雲根二字，爲二十九年林主席所題。旁有二亭，一曰雨亭，餘一無名。兩亭之前，更有長廊一道，亭廊之間，均就路旁活樹爲之，別開生面，在廊盡左折，溪上架一小橋，名青城橋。橋下之溪，名浣花溪。過橋右折，拾級而登，約數十武，爲天然閣，立樹爲柱，繞之以籐，覆樹皮爲頂，用代屋瓦，古色古香，別具幽緻。閣之陰有匾，額曰西蜀第一山。路旁古墳，相傳爲司馬相如墓，更上至岐路口，立有石碑，碑文曰：左至天師洞，右至上清宮，土人謂之將軍箭，蓋即指路碑也。碑左有亭，形具三角，額曰怡樂窩。有聯曰：「小憩自然涼，何幸今生來福地」，「登臨莫謂苦，會當絕頂看朝陽」。余等因預設宿天師洞，遂取左道，盤旋前進，左臨深溪，右傍懸崖，古樹參天，野花遍地，但聞鳥語，絕鮮人聲，蓋谷已深矣。北望谷口外，平陽一片，歷歷在目。又知登已高矣。更上，又有一亭，額曰引勝，岩下溪畔，有石筍古跡，石筍高十餘丈，旁有小者，一高一低，依附而立，尖鋭插空，狀若巨筍，地名月城。盤旋曲折，拾級而上，歷數百級，迎面一閣，外題天然圖畫四字，而額其陰曰洞天福地。閣背又一敞廊，名曰駐鶴莊，立於路右側。有聯曰：「古觀多情留客住」，「青山無語對人忙」。穿閣經廊前而過，坡漸下而復上者再，其地距天師洞，據告尚有三里，舉首前望，疑無通路，路側横建一亭，曰山陰亭，亭之左側，斜下一坡，續疑無之路，坡上有巨岩突出者，遇仙崖也。岩上鐫此三字，地名龍居岡，蒼翠迷天，瀑布飛濺。據青城遊記云：清初有蜀人入山採藥，時大亂初平，採者極衆，日暮迷路，登岩上隱有燈光，就之，寺衆數椽，見叟三人，告所苦，叟授食之。

羊尤區，故餘微停中，言首不齊，住嬌嬈眠，醒則人舍俱渺，觀慘羊乃石，始與所遇皆仙云。復拾級登，此處石級，均順岩石勢鑿而成，過此路又平坦。路左側溪上，有怡然亭，復進，阻於溪。溪北傍山有道，與原路殆成直角，聯絡兩路者，爲一弧形之橋，橋上亦作亭狀，橋名凝翠，高綠蔭中，觀此亭橋，名爲凝翠，形容盡矣，坐亭中稍憩，週覽山色，俯聽水聲，疑非人世間景也，胸襟曠然，濁氣盡消，不覺有飄飄欲仙之感。度凝翠橋，又歷百餘級，路右折，過小石橋，當路一牌坊，曰第五洞天。穿坊而過，歷廊宜，左折而達駕仙橋。橋在常道觀前，蒼崖下覆，泉流飛滴瓦間，蹤跡作霧，嵐翠四合，誠爲勝地，昔有仙人，在此聯句，故橋受斯名。過橋拾上，路當一大寺，曰古常道觀，自山麓至常道觀。計程約八里，常道觀在天師洞前，殿爲隋大業間置，始名延慶，唐改常道，宋名昭慶，今則概稱天師洞矣。山門內遍植花木，二山門前右爲靈官殿，左亦一殿，何神不詳。循階而升，入二山門，又一大院，正中爲三清殿，塑三清坐像。殿坐西，殿柱皆爲石製，柱上楹聯，即於石柱上鑿成，廊下各柱下端，均有一小石獅承之，彫刻精細，雕棟彫梁，美崙美奐，我國古代建築，確有獨到之處，觀中各處，觸目皆聯，文均爾雅，不獨大殿爲然也。殿左爲客堂，佈置整潔，右殿以內，爲男女旅客宿舍，供遊人留此燕息，常寓客，不乏其人，取價甚廉，租被每條五元，不另取宿費，膳食每餐十元，觀中環境幽靜，空氣清新，無論休養，避暑，自修，均爲理想中最適宜之處所，揆之目前生活困難時期，此處費用較低，尤爲合適。聞觀中宿舍，共有數十間，每間一舖者有之，二舖四舖者亦有之，男女異室，起臥有時，頗有規律。二山門西旁，尚有販賣部之設，郵局亦遞送頗便，院中鋪有石板，平整異常，四週留有邊紋，舖植青草，更增美觀，院中花木，亦排列整齊，到處顯示其頗有組織，余等由冲霄與該觀知客接洽，留宿一宵，經探視寢室，略飲茶水後，週遊觀內及其附近諸名勝與古蹟。在二山門前，靈官殿側有古銀杏一株，圍一丈六尺，高十餘丈，千年以上物也，枝間鐘乳倒垂，形狀如玉筍，長短參差，雅有幽趣，樹旁圍有木欄，以防損傷，設有白菓仙師位，木欄上懸匾額甚多，足見香火之盛，吾國迷信程度，即此可見一般。樹下岩邊，牡丹盛放，杜鵑如錦，紅白掩映，奇香撲鼻，不覺心曠神怡。三清殿後，新建二殿，石工正雕一石像，據云爲黃帝像，則此殿當爲黃帝祠，據青城山記載，黃帝祠在常道觀，不知是否即指此處，殿左亦爲客室，明窗淨几，大好休養處也。出殿右側門，有屈曲小徑通關帝殿，彼左手牆上，嵌有石碑多方，未能一一記憶，殿前石壇中，有棕一株，大僅供把，高約數丈，一本而中兩岐，故名岐頭棕，相傳爲天師所植，亦千年以上物，通常棕樹，均爲一本，岐者絕少，此乃可貴處也，是亦天師洞古蹟之一。又壇前牆外，有羅漢松一株，甚高大，僅存樹幹，而將生松針，據觀中香火道士見告，是名九株松　羅漢松通常最高者，不過丈餘，今此松僅存樹幹，高猶數丈，則全樹之高大，可以想見，非千年以上，不克臻此，亦古蹟之一。惟青城山記云：九株松在延慶觀，范蜀公詩：有「九松峥嵘姿，一一大夫封」句，則九株松似不在此，其此乃九株之一耶而不可考矣。升階，山門兩旁壁上，嵌有前後出師表，都三十九方爲征西將軍岳飛所書。正殿上塑關帝像，殿左爲天師洞，地處混元頂三峯中之第三頂下，洞在峭壁間，崇棟千尋，直下如削，樓檻飛空，下視股慄，現在洞外另架殿屋，自關帝殿左側可通，洞口塑張道陵天師像，洞在像左側，據云昔有人入洞探險，不復出洞，遂用石版封沒洞口，洞前有唐碑一方，碑文剝落，不可考矣，亦天師洞古蹟之一。天師洞右側，有　雍正所書「無極而太極」五字之石碑一方，與唐碑左右對峙，天師洞與關帝殿之間，另有一像，爲天師九世孫將處天師之像，循曲坡返黃帝祠，在壇前左折而前，過三清殿後，出常道觀側門行數十武，路旁有巨岩聳立澗底，其形尖銳，高出路面數丈，上合下分，巍然屹立，中裂兩縫，下至洞底，縫中鑿石磴多級，上狹處僅可容人，直抵溪畔，小亭峙焉，四維縱深，嵐氣氤氳，合殿參差，其旁尚三峯峭立，過亂攀援，號曰三島石。青城記云：天師降居是山，斬草除棚，劍戮魅鬼，枯殄木魅山魈，故稱降魔石。石四面鐫有降魔二大字，爲明封六十一代天師張仁晸題。碑旁復鐫有文曰：試劍石一名三島石，昔誌云：昔天師揮劍斬邪，石分爲三，後爲仁晸據此，題爲降魔，今並名之，仙境也云云。降魔石之北，路斜下，有澀布增道，雲流而下

，成一小池，名曰「洗心」。巖衣四垂，青蘿掩護，虛谷生涼，遊人至此，襟爲之一滌，故洗心名之歟。池上一亭，曰臨寒，或謂亭側小溪，即古海棠溪也。碧巖幽渺，徑森夾道，雖夏月炎天，酷暑不侵，時有清風徐來，萬籟俱寂，亦或鳥啼深林，人語空山，層巒疊嶂，青拖翠活，乳泉滴流，清潮潺潺，有若太古之音。其南一亭，縱峙澗底之溪畔，與聽經亭相對者。聽鶴亭也，降臨石罅中所見者即此。自洗心池取道澗底小道，經聽鶴亭，由罅中石磴上升，仰首上望，僅見蒼天一線，兩旁岩石如劍劈然，雖屬神話，確爲奇觀。出谷口，其西北坡上，有亭翼然，額曰飴餐仙窩。稍南，狹谷中有石級上通，須傴僂曲折而上，勢頗峻險，上下維艱，上天梯也，登天之難，其信然乎。緣其嶺，有息心亭，想以登梯心悸，建此亭以供息心也。時已暮色蒼茫，昏昏近晚，故不再登進，循原路而下，返宿道觀。觀中除古跡名勝足資留戀外，尚藏有道教經卷數千卷，出售有關道教之書籍及拓碑。青城山茶葉稱爲佳品，觀中亦有出售，至寢室休息時，道士送茶來嘗，試之，其味確甚雋矣。七時許，鳴鈴進晚膳，余等六人，共坐一桌，菜蔬素淨，兼供甜酒，飯後返室小坐，以疲甚即就寢。午夜偶醒，聞雨聲甚大，恐翌晨將冒雨而行，然已至此，聽之而已，遂又入睡。

五月二日清晨，東方方現魚白色，觀中鐘鼓齊鳴，遂興。推窗東望，晨曦已透樹隙，枝頭鳥語，其處花香，空氣清鮮，精神爽快，久居於此，雖不學道、亦可延年矣。盥洗後，即整裝就道，時正六鐘。出天師洞旁曲徑通觀後門，走後山坡道，約半里許，坡右折斜下，於懸岩下通過，乳泉滴瀝，經年不息，岩下小溪，霧出如雲，所謂白雲溪者然耶。又左右折而至歧路口，左經濟橋，名曰訪寧，橋端有亭，過此可達祖師殿，即古清都觀，爲唐玉真公主修眞處，又有讀書台，唐杜光庭讀書處也。右經歷級而升，通上清寺，余等限於時間，故取右徑，拾級而上，凡數百級，勢頗陡峻，抵鑄鐘坪，坪上建一亭，曰凹雲亭。自坪西北行，爲一山脊，數百步而右折，抵另一山腰，路左新建洋房一幢，隱於林間，據云爲　委座行轅處。其北鄰爲朝陽洞，洞穴開朗，爲寧封棲眞處，今依崖作堂殿，可容百餘人，殿正中塑黃帝李老君右元始丈人三像。故又稱三元洞，前左爲文母像，右爲堯舜禹三像，此處山崇嶺峻，地極幽深。時旭日初昇，憑窗東望，滿山紅紫，氣象萬千。谷口以外，朝霧未散，平野鄉村，如在霧海，照有聯云：「曉日麗山前，朝朝多至。」「神燈留洞外，夜夜元宵。」蓋洞口東向，故上聯云然；洞名朝陽，亦以此故。下聯則紀錄云：祇山數百峯，悉在檻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夜有燈出四山，以千百數，謂之聖燈，說者多不決，或云古人藏丹之光，或云草木之靈亦有光，或又謂神龍天見所作，其深信者，則謂仙聖所設化也。每晴霽，光焰熊熊，飛行各嶺，但還窟處而滅，下聯所云，蓋即指此。昔黃帝訪雲甯，有宿朝陽洞曉望詩云：「平林日射青如織，大野雲歸白似錦。」形容盡矣。由朝陽洞，東北行，腰繞台山山腰，是爲混元頂第一峯，歷陸級數百，而登壯觀台。台有聯云：「山讓人高，騰空雙屐雲中插」；「洞留仙住，隱嶺一峯天外來」。登台四眺，群山拱峙，浮嵐奔翠，盡在襟袖，山外青疇綠野，歷歷在目，西望遠處，遙見高峯，頂呈白色，當係積雪未融，過一狹岡，岡名益圩，言其細長，岡他端有亭，曰「大自然」，爲黃炎培氏所題，切合境象。過此右折，在高台山山腰之陽，環繞一道，兩旁遍植農作物，與叢林密樹地域比，又是一境，繞至山陽，迎面一亭，題曰觀日，設於晨曦初上之際，坐此觀日出，當不亞於登泰山之觀日峯也。亭西懸岩上，有黃雲鶴題「天下第五名山」及「青城第一峯」諸字，字各廣五尺許。左折而北，地尤寬坦，古樹參天，濃蔭蔽日，則又爲山南之景象矣。路盡處爲上清宮，門前左右銀杏各一，大亦數抱，然較常道觀之銀杏，則小巫之見大巫矣。門首「上清宮」三字，爲　委座手筆，宮內樓殿，高下俱備，廊廡肅靜，明皇幸蜀，造上清宮，晉起朝天宮於丈人祠西側，號曰上清宮，於第一峯之顛，以版閣插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直牆堵耳，其時有唐殿古基。石礎猶存，宮大殿上，供王母像，左右兩廡，闢爲客堂，余等晨起就道，腹猶空虛，遂囑道士備早餐，膳後，先至殿右，觀鴛鴦井。井方圓各一，相距數尺，闊不盈丈，深亦如之，方者水濁，圓者水清，互爲深淺，故井名若斯，此蓋昔賢點綴山盤所致也。按十國春秋本傳，徐耕生二女，有國色，蜀主王建俱納之，次生衍，長生彰，及王衍嗣位，冊爲順聖太后

尊聖太妃，姊妹皆游青城，唱和有詩，登臨遊眺，及最興焉，并題鸞箋，良以是也，井上又一大殿，屏書道德經八十一條，穿正殿而左：亦一大殿，供孔子關帝文武二聖像，像首平頂，分繪二十四孝及關帝事蹟，殿首一池，形如半月，廣闊丈餘，深有數尺，水色澄清，四時不涸不溢，即上池也，輿地紀勝，謂高台山有天池者，即此。每逢歲中旱澇，鄉民詣池祈禱雨暘，於今不輟，輒有靈驗，遂爲勝蹟，今稱麻姑池，俗習也，池畔新立一石，題曰麻姑池，附註云：昔麻姑煉丹，汲取此水，故名，爲張大千氏所題，余讀輿地勝紀，則名之曰麻姑池，張冠而李戴誤矣。按麻姑古之女仙，歲月已不可考，江西建昌人，（故城在奉新縣西，漢置劉，宋徙永修，後因之，即今永修縣也）。修道於山東牟州之姑餘山。宋政和中，封眞人，據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召麻姑至，是爲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手爪似鳥，頂中有髻，衣有文彩，又非錦繡，自云接待以來，已見滄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年耳，豈將復爲陵陸乎，今江西南城西南，有麻姑山，屬道家二十八洞，上有麻仙亭。即蔡經宅也，張大千氏依據神仙所載形狀，繪成麻姑仙像，刻成石碑，立於上清寺正殿。繞出宮左側後門，沿坡道登老霄頂，即古彭祖峯也，爲青城第一峯峯巔，海拔一千一百九十八公尺，峯巔一台，曰呼應台，已年久失修，四週皆山，環若城廓，西首一山，尤高於高台山者，大面山也。其絕峯海拔達三千公尺，東爲赤城，則不過千餘公尺耳，廣圍二百五十餘里，迦峯接岫，聯綿不絕，名雖不一，總皆青城山也。大野雲大，杳靄無際，蒼涼靜秀，擧目空曠，寔平生之奇觀也。小坐片刻，循原道返上清宮，辭知客，取道下山，沿途均爲山田，植桑者有之，種茶者亦有之，而大部份爲茶麥之屬。經上清宮約二里，抵圓明宮，又名元明宮，廟貌不及上清宮常道觀之巍峨，傳言爲呂純陽坐茅之處，亦名勝之一，內有純陽洞，未往遊，匆匆出宮下山，途中雖亦有亭橋數處，然均失修，與昨日上山時所經者相差多矣。盤旋曲折，越澗過溪，約三四里，而達山麓之馬家店，時爲九時半耳，坐息十餘分鐘，繼續上道，西行十五六里，而抵玉堂場，已十時有半矣，炎陽之下，奔波多時，兩足疲乏，口亦燥渴，故就茶寮憩坐品茗。

此處雖一小村鎮，但傳道尚稱熱鬧，市况亦頗繁榮，十一時一刻復行，取道至馬家渡，途將半，鄉人相告曰：浮橋已被急流沖毀，幸有同路鄉人爲導，改向西行，逕趨安瀾橋，初意先返灌縣，飯後再遊二王廟，今不得不先遊二王廟矣。十二時抵安瀾橋，橋跨都江，都江堰即在橋下西首，橋以大竹索緊繫於兩岸之木絞盤，以調整其緊張力，故又名索橋，中國之古建築也。索凡十餘根，橫鋪木板，以爲橋面，而勻豎橋墩九架，以減索之曲度，橋兩側，亦以竹索爲欄，以增安全，全長約五百尺，人行其上，若過顫簸，橋下急流洶湧，驚險萬狀，行未數步，已膽戰心驚，惟土人履如平地，揣知無甚危險，故亦鼓足勇氣，急趨而過。橋北端中，下有沙洲，名魚嘴沂，度索橋至此，可離橋東行，直通灌縣。魚嘴爲都江（又名岷江即汶水）之分水堤，其西端有插槎兩道，分導都江之水，灌入外江及內江，魚嘴兩旁沿岸，均以卵石壘砌而成。插槎之設也，以六公尺至八公尺之木材所構，成之三腳架，用以閘水，所謂都江堰者，即指此石砌之魚嘴與插槎而言也。都江開堰，年有定日，且禮節隆重，外江立春日開堰，內江清明開堰，今年內江開堰，爲四月二日。剏四川向以富庶稱，大半指農業而言，而農業富庶之區，以成都平原爲代表，成都平原，古時常患洪水之災，自都江堰成，向之成災者，一易而反爲農業富庶之主要因素矣，甚矣，水利之於國計民生，影響如是其大也。都江灌溉區域，凡十七縣，面積達二百九十九萬二千六百市畝，都江堰之造福西川，雖以言語形容。開堰時，將插槎撤去，江無水，即越插槎而洶湧奔流。都江堰爲我國古代之水利工程，雖非近代作品，然其科學價值，宜乎其名聞全球，誰謂中國無科學者？考都江堰之築，始於秦代李太守冰父子。成都平原民衆，感謝李太守父子之宏恩厚澤，分別立廟祀之，祀李太守耑祠曰伏龍觀，在離堆公園內，祀李太守之子者，二王廟也，該廟於二十四年間，燬於火，現廟係不足十年耳，建築甚宏偉，大門外爲東西二轅門，均通正街，轅門內爲十院，照牆上繪都江堰灌溉區域圖，歷石階三十餘步，爲大門，大門內，左爲青龍神像，右爲白虎神像，又歷石級十餘，爲一平台，左折而入二門，牆上有石碑數方，其最主要者，爲「深淘灘低作堰」六大字，蓋李太守治

五四—二九六

水要訣，雖寥寥六字，已將治水原則，闡述明澈。且切合科學價值，彌足欽敬，其血食千秋，豈偶然哉。設無都江堰，則成都平原之農業，必無今日之成績，四川之富庶，勢必大爲遜色，此次劃時代之抗戰建國，曷能資爲根據地，黃鎭鶴氏題曰「川西第一奇功」，尚不足以伸其景仰之意，即頌之曰中，第一奇功，亦不爲過也。又有詩曰，「逢正抽心，遇灣截角」。亦治水之原旨。光緒年間文煥所鐫三字文曰。「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鑒，挖河沙，堆堤岸，砌魚嘴，安羊圈，立湃闕，留漏罐，籠編密，石裝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畫符，鐵樁見，歲勤修，預防患，遵舊制，毋擅變」。則將李太守築都江堰要訣，闡述更明，其餘類似之碑文尚多，不克一一記述。二門左右及樓上，爲其機關借爲辦公地點，二門內又一園院，再進則爲大殿，中塑李太守之子像，大殿門前左側，供三尖大鐵刀一，重約一百餘斤，係爲李太守之子所使用，供之亦所以表示紀念之意。右側則供一鐵物，聞亦爲李太守之子所畜，故亦鑄像以祀之，可見一人造福社會，則其所用之刀與所畜之犬，亦受人欽敬，是故人生以服務爲目的，而服務必以福國利民爲前提，則血食千秋，留名萬古，亦其應得之酬報也。大殿後爲寢殿，祀李冰太守夫婦像，大殿與寢殿之平頂上，均書有「深淘灘低築堰」六字要訣。坐憩半小時，以時已二時，腹中尚虛，乃別道士而出，取道往灌縣西門玉壘關，往遊二王廟，抵西門後，臨覓飯店果腹。飯後在西門街選購石製文房四寶，蓋灌縣所產之卵石，其質細緻，製成文具，色澤如玉，稱爲灌縣玉，爲該縣特產之手工業製品，一供賞鑑，再亦紀念品也。選購後，出南門，赴伏龍公園遊覽，蓋公園以內，有李冰太守專祠伏龍觀，故名，又稱離堆公園，則以地接離堆而然，入園後，覓啜品茗，[illegible]。[illegible]饒樹木，園中有河有池，有假山，有亭台，有運動場，有游泳池，小有園林之勝，公園之西南端，即所謂離堆者，爲一半島形地，李太守專祠，名伏龍觀者在焉，建築年代不詳，尚稱巍峨。惟不及二王廟，歷代匾額累累，想見感人之深也。正殿上塑李冰太守坐像，與二王廟寢殿中所塑者同，供奉顯惠襄護王李冰神位，神像手執玉笏，正襟危坐，兩旁列祀歷代治水官長生祿位，殿後廊下，陳列[illegible]河航運模型等水利工程雛型三套，其牆上有「川西第一奇功」六大字之碑文，後附註離堆伏龍觀題壁記其文曰：「同治十年四月久旱，禱雨勿應，人言離堆下，有伏龍，祀之可得雨，乃單騎請禱，宿觀中累日，日臨岸盼雨，因得遍覽內外江諸勝與象鼻魚嘴湃缺人字堤，水力衝激，淳洑分張迴合之所以然，慨然嘆李太守眞神人。宜血食千載，其神明所服，功力所及，亦實足千載後人，率而循之，終古無弊可也，離堆對岸，白虎頭崖，舊有石，橫江心，同治初，某觀察以梗行不利，決計鑿去，離堆益當江衝，將滋多損，悲乎，前人深淘灘低築堰六言之微旨，雖合內外江通言之，其妙機實寓於此，向若可去，李公何吝舉手之勞，今去之，他日必貞受其累，但願吾言不驗，則益州之福也。因題六言壁上曰：川西第一奇功，用伸景仰，且附記數言志恨，以儆後之私智自用，敢於壞古人成法以厲民者。黎昌黃雲鵠識」。大殿後有後殿，殿中滿列水利工程模型，借水利功臣專祠一角地，陳列水利工程模型，甚爲適當，後殿右後有門，出門即離堆，堆爲石質半島，三面環內江，江流西來，急衝堆石，碰擊成聲，雪耳欲聾，浪花四濺，高與人齊，堆上有亭，名曰亭亭亭，有聯曰「直與峨嵋爭秀色，遙從積石覓源頭」。遠望青城三十六峯，歷歷在目，時將薄暮，[illegible]車站，詢明[illegible]晨開車時間，城內僅東西正街，尚稱繁盛，至車站詢明後，回文廟街旅店宿焉。次晨五時興，即赴車站，七時許開車，十時二刻抵成都，歸而拉雜記之。青城名勝古蹟頗多，余等以限於時間，遊蹤所及，範圍太狹，故於遊也，僅能名之曰小遊，然而吳稚暉先生以天下幽稱青城，余等雖小遊，已足證實其評之確且當也。

桂游散記（二）

張　朋

三、興安山水甲陽朔

「興安山水甲陽朔」這句話，是抗戰以後才聽到的，據說這句話，是出自某「鈕公」之口，[illegible]當然也有它的理由，我於三十一年三月到興安，曾遍遊秦堤・靈渠・飛來石・分水塘等處，此外聽說還有乳洞若獸雄山等處，均爲有名勝蹟，可惜我沒有時間去遊歷一遍，殊爲可惜。現就縣城附近勝蹟，分條略述於次：

一、分水塘：分水塘距興安縣城約三里許，分水塘爲湘灕二水分派之處，據一般人的說法：二水均發源于興安縣西之海陽坪，距縣城約百餘里，流至此處，經人力而分爲二支，一南流爲灕水，一南流十餘里後北折而爲湘水，入湖南而匯爲湖南之主川，此地名南陡，上建一亭大約即爲分水亭，旁有石碑一塊，書「湘灕分流」四大字，字體圓渾勁，旁有一石柱，上書「伏波遺蹟」四字，字體甚佳，在此碑之下，即將水分爲二支，與靈渠北流有爲二，[illegible]有詩者云：湘水在縣隔鳥飛鄉，轉向北流[illegible]

二、秦堤：據云爲秦始皇時所築，故名秦堤。堤上植桃花甚多，已闢爲風景區，並有風景區建築[illegible]其築。

三、靈渠：寬不過二丈之[illegible]流也，又名秦鑿渠，爲國內最古運河之一。經縣城東去，殺[illegible]受惠[illegible]多，係秦[illegible]皇時所鑿云。

四、飛來石：屹立於靈渠之旁，有大石高約丈餘，寬約三丈許，無來龍去脈，岸然獨立，毫無依傍，與桂林之獨秀峯相似，惟不及其高聳耳，其上有樹數株，週刻有靈渠飛來石及明宋人題詠頗多，惜多漫漶不可辨識。

五、三將軍墓：據碑誌云：三將軍一姓張，一姓劉，一姓李，現名張劉李三將軍墓，莫詳其名，係紀念開鑿靈渠之三人。第一人開鑿不成被殺，第二人開鑿未成被殺，第三人如限完成，但自思此係前二人辛勞，不敢貪天之功，功成亦自刎，以謝前二人。死後邑人，合葬于此，並樹碑誌，以旌功績云。

六、鏵嘴：[illegible]，宋范成大以爲秦史祿所作，而寰宇記又以爲唐李渤所造。[illegible]

七、天平石：自鏵嘴分水下築大小天平石以障之，北爲大天平石，（即北陡，湘水由此流）南爲小天平石，即南陡，（湘水分流爲灕）陡河功用之要，以鏵嘴天平石爲最，二者崩壞，則湘水無涓滴入灕，而[illegible]斷行舟矣。

八、巾江：湘灕二水之中，即海陽之寧江，鏵嘴[illegible]分其流，餘波流而成江，至古學前，北折合于湘水。（輯通志）

關於「湘灕同源說」與「湘灕異源說」我參考興安縣志，大致如左：

按興安縣志，卷一圖經篇云：「興安縣有海陽山，其下湘之灕水出焉，灕水經興安者，本秦史祿所鑿，經靈渠，經臨桂者爲桂江，東至梧，合鬱[illegible]江而入海。北流爲湘水，合諸水至於全州，至零陵臨湘水南入洞庭。」

卷三水利篇云：「靈渠[illegible]縣城北五里，分水塘，環繞縣治，西南流六十里會大融，（[illegible]）秦攻百越，使監祿鑿渠，（史記）鑿通湘水灕水之源，於分水塘築鏵嘴，分水爲二，一注于北，曰湘江，一注于南，曰灕江，俗名陡河，七十二灣，三十六陡，又名陡河，（通志）後漢伏波將軍開湘水爲渠六十里，穿度城中，合於南流者是，因築堤爲坪，（寰宇記）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十八，以通漕，[illegible]久廢，咸通九年刺使魚孟威以石爲鏵，隄亘四十里，植大木爲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illegible]志）附陡河圖。

興安縣志（卷二）[illegible]地志：湘水出於縣東南海陽山，（[illegible]）湘灕同源，至分水塘分流，（天下一統志）南爲灕水，北爲湘川，（水經注）灕水亦出陽海山，（水經）灕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流也——湘灕同源說；灕江在縣南[illegible]里，發源於興安井，[illegible]北流至縣城東門外，[illegible]與湘水合，（黃海興安縣志）——湘灕異源說。（黃海氏，曾任興安縣令，[illegible]人，知興安縣事[illegible]人。）

四、柳侯公園與立魚峯

柳州在抗戰以後，變成了後方一個大城市，因着湘桂黔桂兩路的接軌，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商業繁盛，戶口稠密，此地的勝蹟足值一遊者：一爲柳江北岸之柳侯公園；一爲柳江南岸之立魚峯，茲分述於后：

一、柳侯公園——柳侯公園，是因了紀念唐柳子厚而得名的，柳子厚貶謫爲柳州刺史，歿於任所。當時曾造柳侯祠城內羅池之旁，後邑人於原址上爲衣冠塚，並建祠祭祀。現公園後面的有柳氏衣冠塚，每年祭祀不絕，旁有柳侯祠，供奉柳氏遺像；及部將歐陽翼等三人像，祠內石刻甚多，最著名之荔子碑，即在其內。荔子碑者，韓愈之文，柳子厚之事，蘇東坡之字，世稱三絕。因此文起句爲「荔子丹兮蕉黃」故名之曰荔子碑，現此碑存柳侯祠內，前拓有墨搨本可以購得，如商得門警允許，亦可入內墨搨。公園內花木頗多，綠蔭向好，門前有牌樓一座，氣象莊嚴，頗有北平牌樓風味。園內有柳侯衣冠塚及陣亡將士紀念塔等處，亦爲遊人休憩之處。

二、立魚峯——峯在柳江南岸約里許，現爲柳州第三區專員公署所在地，一名有魚山，平地突出山峯而尖峭，形如立魚，故名。山上有樹木甚多，綠樹成蔭，中有岩洞五個，各自可通。山前有一潭，名龍潭，附近居民飲水，皆取給於此。我因公務之便，幸得專員公署何秘書爲伴，遊立魚峯絕頂，沿山磴級甚多，亦頗險峻，我素艮於爬山，尤覺吃力，至山頂，已滿頭大汗，在山頂之絕好風景，爲可以流覽，極目四望：均來眼底，望見柳江如帶，環繞市區，使整個市區，形成一葫蘆形狀，全市河南河北，均一目了然，誠壯觀也！據云：有□縣某參觀團到此，因患路險峻，不敢攀登，至半途卻步，我此次能鼓起勇氣攀至極頂，然已精疲汗流浹背矣。

五、宜山的北山與白龍洞

宜山位於桂黔路之旁，黔桂鐵路經過於此。街道甚整潔，市容亦尚可觀，宜山頗足遊覽之處，聽說有北山南山九龍岩等處，古蹟有黃山谷衣冠墓，但南山九龍岩沒有到過，茲就所見分述於后：

一、北山——出宜山北門，過龍江浮橋，見龍江兩岸亂石林立，奇詭萬狀，有挺峙江中者，有兀立岸上者，在江如此，無怪河流之難以通航也。假水勢稍大，則此奇岩怪石，均將爲河水淹，船觸過之，其不爲之觸破者幾希，過江里許抵北山之麓，路旁石上刻有「光山」二字，下並鐫一猴形，再曲折而上約里許，即達白龍洞前，有石級，可休息，立此遠眺，宜山縣城全部在望，洞門上有龍觀光書之白龍洞三字，頗遒勁有力，內係防空情報機關，經洽商後，入內參觀，白龍洞內酷似麟中形狀，刻有宋明人題詠甚多，惜多爲風雨剝蝕，已難辨識，若轉再進，石壁上刻有翼王石達開與□□倡和作詩共十一首，亦一珍貴文獻也。白龍洞適當北山之半，上有觀音閣，不能登。山南有娘娘閣，亦位於山之半，遠望屋宇修整，以路遠未能至。

翼王石達開與□□倡和詩，共十一首，抄錄於左：

太平天國庚申十年，師駐慶遠，時維季春，予以政暇，偕諸大員巡視羣郊，山川之秀，草木之榮，遊茲古洞，詩列珠璣，讀者風雅，旋見粉壁詩詞，寓意高超，出自前人，頗有斥佛息邪之念，予甚嘉之，爰命將原詩句勒石，以爲世迷信仙佛者戒。予以諸員亦就原韻，立賦詩句勒石，以誌遊覽云。

（一）翼王詞：挺身登峻嶺，舉目照遙空。毀佛崇天帝，移民復古風；臨軍稱將勇，玩洞羨詩雄。劍氣沖星斗，文光射日虹。

（二）巖洞高千丈，登臨萬象空，參王興正道，斥佛挽頹風；舉目山河壯，從頭劍戟雄，旌旗紅耀石，將士氣如虹。——元宰張遂謀敬和。

（三）勝地因人著，縣崖接太空，偶留名士句，竟邈大王風；長嘯千山應，高吟萬古雄，遙瞻擢翰處，天際亘青虹。——地台右宰輔石□□敬和。

（四）後龍欣逐鳳，附鳳又翔空，練就同時雨，還期詠大風；虛心瞻佛老，煦會閱英雄，聲望凌精妙，揮毫氣吐虹。——戶部大中丞□□□敬和。

（五）春深花映谷，積翠谷盈空，鶴樹龍吟雨，雲飛虎嘯風；看山雙眼大，報國一心雄，慘此民情溺，烽烟熱碧虹。——禮部中丞曾竹歧敬和。

（六）佛老原虛誕，無仙洞亦空，草忻沾化雨，

天地讚頌處，人傑由地靈，才高筆選雄，碑銘留萬古，翰墨映晴虹。——兵部大中丞李邁驥敬和。

（七）特茲遊佳境，揚雲躡半空，嶺頭欣就日，洞口喜迎風；片佛劉詩壯，從龍國士雄，乘時施化雨，萬姓仰霓虹。——吏部尚書孔之瑞敬和。

（八）詩峽地古，與同天並空，振衣心向日，把劍嘯生風；德布七思澤，威揚士氣雄，漫言歸路險，絕壑架長虹。——戶部尚書李鳳岡敬和。

（九）古洞龍飛去，懸崖一望空，名山多妙景，隱士有高風；地本因人勝，王真命世雄，從知游覽處，揮劍化成虹。——禮部侍郎陳寶森敬和。

（十）登臨古峭壁，藐視滿虛空，佛滅餘花鳥，詩藏猿谷風；從龍心一逸，逐鹿志尤雄，指點東隅外，長橋跨玉虹。——工部大中丞金玉衡敬和。

（十一）蹤跡何奇警，幽深萬象空，全對般豪興，欲往坐清風；欲歌醒，人奇句亦雄，大呼拔長劍，天外斷飛虹。——精忠大柱國朱衣點敬和。

附錄楚南劉異青題壁原韻——異境從天闢，登臨眼界空，蔑家愁帶雨，一水怒號風；古佛形容怪，奇人氣象雄，何當巖上劍，飛去作長虹？

二、黃山谷衣冠墓——墓址在今西門外汽車站之右，舊號有山谷祠，現已改爲農業推廣所，宋黃山谷貶謫至此，設館授徒，殁于此，後邑人于設館處建衣冠墓一，以供憑吊。

六　桂平的西山與公園

桂平爲廣西大縣，有人口五十餘萬，在廣西全省中爲人口最多之縣，它的出產相當豐富，有米、鴨、肉桂、水果等物，西山茶，號稱廣西之龍井，每年產量運出不少，它的教育相當發達，現有中學四所，街市建築，亦尙整齊可觀，此地值得遊覽的地方，我以爲有左列三處：

一、中山公園——園在順城之西，古木參天，大可數抱，園內佈置甚佳，在縣有公園中爲僅見，園內設有思靈賓館，此爲縣公款所建築，用以招待來賓也，賓館環境優雅，設備美化，有鳥語，有花香，有流有水，有大可數圍之樹木，有爭妍鬥艷之花草，誠旅人之家也，我以爲旅館有此優美環境者，除杭州西湖附近各旅社外，國內似不多見，這實是一個令人流連不忍去的地方，在園內，可以望見巍峨的西山，有充滿着荷菱的池塘，內有鐵橋二座，岸上沿途設置石凳，以供遊人休憩，尤其令人不能忘記的，是賓館後面的二株玉蘭花樹，盛開芬香撲鼻，使人陶醉，使人神怡，旅館環境之優美如此，不但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亦一遊覽勝地也。賓館樓下爲茶室，（兩廣人喜飲茶，每逢中午客人雲集，點心尤極講究，）酒館，內有竹製聯一副，足資警惕，錄之如後：

「歲月如流，禹寸陶分，一刻何容放過？身心易縱，曾三顏四，無時可以偷閑。」

二、西山——關于西山的風景，桂平縣志有下列一篇文章，節錄如后：

西山，一名思靈山，山形上狹下廣，嶙根數里，如荷葉倒置，又如巨網自空中倒撒，亦若大人端坐左右張手于倚欄也。路從出西門，入桂山村，官橋，上幾嶺，東端茶亭，入山門數十武，爲唐李御史祠。祠三進，內供李明遠像，祠前爲洗石庵，倚山東向，有上中下三座，中座上爲文昌樓，左爲半青閣，右爲妙虛樓，從庵右石級數武折西升，老松流布，奇石雜陳，又百餘武，旁有巨石，顏碧雲天三字，爲此池勝境。又南折西向，爲龍華寺，寺西北望，林石幽翠，百步許，有姚翁樹。寺內三座，中座有大廳，廳上亦有文昌閣。寺上座爲佛殿，殿右爲僧房，出寺右行數十武，爲乳泉，泉清冽，竇井，而甘美過之，時有汁噴出如乳，故名。泉上題有劉公泉三字，又有乳泉；泉右石梯上數百級有更隱庵，廣丈餘，爲唐御史李明遠隱居處，再上二百餘級爲半山亭，已圮，基礎猶存，再上四百級爲觀音岩。本山登山門後，愈進愈高，節地可以觀遠，而不及觀音岩之揚睫無遺，南面白石諸峯，北面紫荊五指，蒼翠濃淡，遠橫于六七十里外，近則黔鬱兩江，雙練交映，環抱城郭，浩浩東注，碧波萬頃。于洗石龍華乳泉而外又爲一境，譙樓台榭，莫如洗石。樹影濃陰莫如碧雲，泉澄幽趣，莫如乳泉，而極目千里，俯仰天地，莫如觀音岩。

予于五月三十一日偕凌君往遊，出中山公園後，由西山路，經桂平初級中學，至民衆教育館

游泳場再行數百步，見一利用溪水為動力之舂米廠，此不用碾米石，而用石碓舂米，亦頗有趣，沿途泉水潺潺，別有意趣，約再行半里許至李御史祠，祠宇尚整潔，似係修理不久者，旁為洗石菴，門前有楹聯數副，而大門緊閉莫能入，由旁觀之，已漸近傾圮矣。再上有大石上刻碧雲天三字，再上有藏經樓，據巨贊法師云：內有佛經六千餘冊，再上為龍華寺，寺內甚整潔，住持為巨贊法師，原籍江陰，前曾在上海大夏大學讀書，嗣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先生習學，觀其室內藏書經史子集俱備，而客室中並陳有新出各種刊物及中外刊等書，佛門中似不多見，其人對于佛學亦頗具新見解，不同凡俗，年約三十許，談吐亦尚不凡，不知其何以出家也。再進為乳泉，有胡南藩所書之乳泉二字碑一塊，其上有亭，可以休憩，可以眺遠，再進為雷東陽洞，相傳為李明遠隱居處。再上十餘步為中山紀念閣，此四字為譚延闓氏所書，此處為姚縉岩故址，大約已為山半，在此瞭望，見黔鬱二江環繞潯城，潯江滾滾東下，市區為一三面環水之島嶼，稻田縱秩，一望無際，誠佳景也。聞再上為觀音岩，地勢更高，可望更遠，因時間限制，乃下山回寓。

三、金田村——在桂平縣之北，距桂平縣城約六十里，為太平天國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等起義的地方，據說金田村為韋昌輝舊居，韋家富有，當時結納羣豪，招兵買馬，據以起事，現尚有營寨遺跡，惜因路遠，未能前去一遊，現在縣人特以公款建築太平天國紀念堂一所，以誌紀念。據桂平縣志記載：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陳玉成石達開等均為桂平縣人。（但經近人考證，石達開確為貴縣奇石墟人）當時人材輩出，極一時之盛。其他附近各縣，亦多傑出之材，如忠王李秀成為藤縣人，豫王胡以晄為平南人，威王林鳳祥為貴縣人。據地方人云韋昌輝後裔現尚有人在縣中任某項職務云。

七　梧州蝴蝶山與鴛鴦水

梧州在戰前本為廣西貨物之集散地，亦為西南各省商貨之吐納港，故市面建築，頗為堂皇，尤其是近河邊的幾家旅社建築，似不亞於滬漢等處。但因戰後迭遭敵機轟炸，致市區碎瓦頹垣，到處可見，講到風景，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下列三處，可值一遊：

一、北山——一名茶山位縣治之北，故名北山，現已改為中山公園，其頂上為中山紀念堂，建築壯麗，登臨回望全市在目，夏日涼風習習尤為避暑勝地，山下有防空洞多處，為敵機空襲時之唯一避難處所，惜均欠堅固，危險殊多。

二、蝴蝶山——山在撫河之右，前廣西大學即設於此，現為省立梧州高級中學，大門有牌坊一座，上額署「大學之道」四字，旁有一聯左曰致知格物，右曰明德新民，由此再進，沿路樹木葱鬱，景物幽雅，鳥語花香，幾疑置身桃花源中，再進為操場，再進為稻田，誠一大好之天然讀書環境也，讀書於此，幾生修到，惜以時晚，未能入校舍參觀，殊為憾事！

三、鴛鴦水——梧州位撫河（即桂江）西江（即黔江）二水合流之處，撫河水清，西江水濁，登河濱公園，即可望見清濁二水，瞭然在目，當地人名此水曰鴛鴦水，故梧州亦名鴛江。

八　貴縣的南山

貴縣為廣西大縣，地方極為富庶，為廣西省名之產糖縣份，廣西企業公司設糖廠於此，紅蓮藕粉，龍眼肉，亦為該縣名產，縣政府房屋係新建，富麗堂皇，為未曾有，財政預算，在桂省為最多，近擬募款一千萬元為照鍛作基金，足見該縣財力雄厚，一切建設均有可觀，中小學教育，亦極發達，有模範縣之稱，縣治位鬱江之中點，交通亦尚便利，其勝蹟可得而述者有二。

一、中山公園——園在東湖之前，佈置尚可觀，內有翼王亭，翼王紀念碑，係白崇禧氏等所建。並有石達開祖墓碑一塊，古色斑然，內有達開之名，碑係清道光時刻，達開為貴縣人，當無疑矣，公園前臨東湖，廣可數頃，[illegible]產蓮藕甚著名，園內原有樂羣社，招待遊賓，近已結束，改為無線電台矣。

二、南山——貴縣的南山，在徐霞客的遊記中也曾談到，可惜他因船夫不能等候，未曾去遊，引以為恨！南山一名寺山，為二十四峯之一，我於六月二十日偕蔡君往遊，山距縣城約八里許，山不甚高而頗清秀，遠望石山林立所謂二十四峯頗難清點如數，餘峯多兀立，獨南山有樹木甚多，至其南麓，入門有匾一方，曰南山寺，係樂岾廬書，再進有一洞，門上署景祐寺三字，係龍觀光書，洞門岩壁之上，有「不老松」一株，本

名「萬年松」，長約五六寸許，倘可參擬，據寺僧云數百年亦係如此，但近因被人戕伐，以致較前略短等語。入其內，有元順帝御碑一方，上書「南岳寺」三字，字跡亦平平，無奇特處，碑後有石碑一座，大約亦係人工裝砌而成，他如石獅、石象、石龜等物，均不免略嫌牽強。再入一門，岩上有出米洞，下有臼形，據云出米洞本來可以自然出米，寺僧幾人，即出米幾許，後因寺僧貪心無厭，以致不出等語，此當係神話，現已改為僧人廚房，無稽可治，再入內有觀音殿，佛像甚多，再上為半山亭，可以眺遠，再上為宜仙洞，據云此即為絕頂，實非，又聞後有丹灶，為某人煉丹之處，惜未覓得，寺門外有菩提樹二株，高可十丈，為國內稀有之種，據寺僧云，其葉可以繪經，可以作書籤，承寺僧惠贈數十片，予謹受之。

閩贛縣志，見翼王檄文二篇，亦為近代歷史之珍貴文獻，值得一讀。抄錄於左：

檄文一

前衛都督將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謹奉大漢千歲漢意，以大義布告天下。蓋聞婦仁成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原，百年無不回之國運。自昔是漢不幸，胡虜肆張，本夜郎自大之心，東方大寇，竊天子乃文之號，南面稱尊。陽假靖亂之名，陰傳併吞之計。而乃蠻夷大羯，疑竊帝號以相撲，種族相仇，復殺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殺戮兩面漫天，嘉定三屠，匝羅風於遍地。兩王之步，三將對壘，屠萬姓於溝壑之中，周二臣於宮闕之下，若宋渡殺戮於南海，故榮泥不對於國國。嗚呼明祚從此亡矣，國民寧不哀乎。溯其守成之世，籌其永保之方，牢籠漢人，榮以官爵，化俔之豬，（疑有脫漏）雍乾以還，入仕途而銳氣銷，頌恩澤而仇心泯。羅於萬劫，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泗何以見誅，柴大紀何以被殺，六非我族類，視為仇讎，稍開嫌隙之端，即召死亡之禍，若夫獄興文字，以嚴刑慘殺儒林，法重捐抽，肆虐衙網羅商賈。關稅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民，斯為亟宄，倘忍言哉，洪公奉漢威靈，憫民水火，踏狼巢之滿地，作牛馬於他人，用是崛起草茅，縱橫粵桂，早臥薪以嘗膽，爰破釜以沉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自起義金田，樹威桂郡，山岳為之動搖，風雲為之不變。英雄電逝，若晨風之拂北林。士庶星歸，甚消流之赴東海，一舉而烏蘭蕩死，再舉而賽尚阿奔。固知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今天人合應，共拯同胞。今廣西已定，士氣方揚，軍兵則鐵騎千羣，將校則旌旗五色，特簡良驅，分征不順，中臨南長江可渡，北望而幽雲自捲，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者為奇人，當思拒漢，識時務者為俊傑，胡可違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即是軒轅之肖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號令嚴明，賞罰不苟，或有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從鞭笞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自深思，毋貽後悔。

右係翼王將進取湖南，自撰此文露布，全國人心大悅。

檄文二

照得宇中闊大，萬古華夷夏之防，伐暴救民，三王創征誅之局，是以南巢放主，十一征皆慰雲霓，東海誓師，三千人咸揚貔虎，帝子豫國賤之鹿，五年而誅項滅秦，真人非白水之龍，四載而剪新復漢。其所以旌旗甫建，豪傑歸心，旌旄一麾，黔黎稽首者，要惟是子民憔悴，時雨降而涸轍立蘇，我軍經而秋毫無犯也。某也生逢末世，僉切時艱，俯仰五千年帝王興廢之機，（跡）縱橫四萬里民物悲歡之數，今來古往，功名實為氣運所關。亂而治生，元位常與英雄循屬，識時務俊傑，可見事在人為。得位屬興王，居然命由天授。況朱氏之統緒已絕，白山之胡虜代興。發劉淵石勒之梟雄，擁奪神器，本耶律完顏之種類，流毒中原。幽厲之殘暴相形，六七傳如故，漢唐之衣冠已渺，二百載於茲。律以聾夷猾夏之常刑，詎惜深膺阪泉之誅戮。而且上下交征利，貴自通官海之要津，左右皆貝貨，標榜開多錫之捷徑。既富何愛不貴，佐貳可捐，守令可捐，府道亦可捐。得財詎計妨民，田畝有稅，關市有稅，山林亦有稅。以故貂冠蟒玉，本出市井牙儈之徒，虎噬狼貪，罔顧老稚顛連之苦。二月絲而八月粟，剝盡民脂民膏，朝食四而暮食三，徒苦愚夫愚婦。倒國本平民之苦海，貪官視若銅牆。鐵勸豈守士之良規，污吏藉為金穴。外引千家為心腹，翻雲覆雨。內聯權貴為爪牙，捕風捉影。腰囊既滿，命盜之案亦冰銷。欲壑難填，乾餱之愆皆讞

宋，一事動傾千人之產，萬石難與巨海之寬。嫣睽章呼，悲控無道，瞞刑聚斂，怨氣沖天。蝗虫與水火齊臻，原爲昏君示警。疾病幾干戈而起，荐荒叠臻交熾。陽托賑飢團練之名，陰圖猾吏胥官之便。帑藏既竭，藉以苛斂民財。軍政不修，徒豢養招游勇。驅農工以冒鋒鏑，坐見暴骨盈場，勒士紳以助軍糈，誰憐委身溝壑。水益深而火益熱，雖秦隋之虐政何以加之。剝之極即復之機，知我狄之末祚已將斬矣。求也下觀人事，上觀天時，慨想前徽，自維身世，誰有夜郎自大之概，未知天意何心。慨四海陷溺之深，殊非綱維束手。用是徵兵粵海，振旅湖湘，斬將搴旗，勢如破竹，總統兵戎，勝可操券，若念瑕瑜泥風，由嚐容應，千旗蔽日，波浪逆移，倘非文告煩瀆，雖導閭閻震懾，爲此諭爾軍士，諭爾居民，順天而興仁義之師，原非以暴易暴。指日而奏承平之，願共各因爾出。毋蹈從前覆轍，毋忍豢家室而遷徙，毋聽謠言而惶恐，毋恃強悍而抗違。妖官必誅，酷吏必誅，餘外皆赤子。姦淫者斬，擄掠者斬，姦期不貸在生。靜而鎮侍守業，本用宣撫民之誠，若夫干犯不恪，即昂黠狡詐之雄心。誓將迅掃妖氛，盡驅萬姓生靈吐氣。佇見澄清區宇，復千百年中原不甚之共仰附之，毋違此檄。

右父老相傳王自撰，太平天國文鈔以，天王檄文殊見精練叢談

九、南寧小誌

南寧原爲廣西省會所在地，市區廣闊，建築後，市容亦極整潔，戰後雖經敵人盤踞二年之久，而市面毀損破壞跡，尚不甚多，據聞南寧房屋好，房租廉，爲桂省最適於住家之地方，當地街道，以民族民權民生德鄰等路，被爲熱鬧，旅社以樂群社爲最好，環境優良，設備完善。我到南寧時，該社較好房間，均爲某軍事機關預定。我乃住於次等房間亦頗舒適，惟天氣過熱，令人不耐，幸當地盛產水菓，可以解暑，西瓜堆積很多，似乎是當地一大出產。當地可遊之處不多，略述如後：

一、中山公園——園在城東約二里許，所佔面積甚廣，內有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數處，亦具石橋花木亭台之勝，規模頗大。據云在桂省中山公園中當推首選，惜劫後未經整理，大多蕪穢不治，遊人亦甚稀少。

二、王陽明先生講學處——遺址在今南寧女子中學校內，並有陽明先生石刻遺像，可供後人瞻仰。

據當地人云：廣西地理形勢，與整個中國地理形勢相似，亦可謂爲中國之縮影，例如桂林相當北平，爲文化區域，梧州相當上海，爲商業之集散地，興安全縣灌陽諸縣，相當中國之東三省，而廣西之左右江流域，如龍州百色東蘭鳳山天峨各縣，則相當於新疆西藏一帶，地曠人稀，視同化外，中國東南各省，爲全國富庶之區，而廣西東南各縣，如梧州桂平貴縣等處，皆爲廣西精華所萃，此比喻頗爲永有味，爲筆記之，以誌不忘。

十、荔浦雜誌

荔浦原爲桂省四等縣，但地方頗富庶，以出產油粘米著名，所產油粘米，與無錫常熟之米比美，但尚過之，而米味之長，似可與暹羅米西貢米競美。而尤以產「檳榔芋」爲最有名，此地所產芋頭，形狀較大，通常約三四斤一個，內有檳榔紋，故名檳榔芋，其味確較普通之芋佳，據聞某鉅公曾派人以飛機運此芋至渝，亦可想見其負有名矣。該縣市區房屋，城外尚整齊，城內則尚待整理，客人一下汽車，就可看見「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八個大字。附近中山公園，規模亦頗可觀，入內有賞心亭，方行亭，其上有樓，可以望遠，再左轉有清風閣，內有民衆閱書室，其右端有一亭，築於池塘之上，週圍植以荷花，佈置頗佳，樹木漸已成林，亦縣有公園中之難得者。對面爲公共體育場，演講台，場之南端，爲公共游樂場，內有一亭，曰休息亭，以供運動人員休憩之用。據聞此項建設，均係縣長張君利用囚犯勞力所造成，公款所費甚少，亦殊難得。該縣最近建築中學校舍，據云全部經費，均係勸捐而來，縣民急公好義，亦殊難能可貴。

荔浦的墟市與尖頭徭——每逢二，五，八日爲荔浦墟期，墟市極爲熱鬧，市場內外，貨物雜陳擁擠，各種貨物，幾乎應有盡有，牛類之畜，至少在四五百頭以上，雞鴨狗貓之類，亦有擺售者，他如日用器具布疋雜糧谷米蔬菜瓜菓之屬，應不備具，場上見一徭族頭戴尖角青布帽，身穿青布大衣，胸前鑲以花邊，且綴銀牌三十塊，耳戴大銀環，足穿草鞋，在市場購衣服，能操漢語，在馬路上又見一族類似裝束之婦人，詢諸各鄉採藥，爲人治病，據云此即爲尖頭徭，另有平板徭、頭戴平頂帽，以資識別。

黃河北岸（上）

周耀西

五四—三〇四

一　逃出魔窟

這也許是一個奇蹟，說起來，想起來，我自己都有些不大相信，我自己曾經歷過許多事情；有的朋友說，我的生活太充實了，其實我自己還是感覺空虛，但是我也承認，我看見過的，自己經歷過的事情，的確相當的多而複雜，有時想起來，真是算得起充實，豐富；結果自己還是這樣渺小不成材，有了這樣充實豐富的生活經驗，沒有去善於運用，委實可惜，寫出來罷，給別人看了也許有可資利用之處。可是該由什麼地方寫起呢？過去，我寫「一個開端」的時候，一個朋友告訴我：「你改用第一身寫就好了，那會更真實，更親切。」當時因為已經付印了，懶得去改，辜負了這位朋友的好意，現在來補償罷，於是這篇東西就開始了。

二十九年春，那時剛剛由敵人監獄裏出來不久，急於要跑到重慶，那時天津的英法租界，還在被敵人封鎖着。我的家是住在英租界，去重慶的路線，早已就計畫好，而第一個難關是怎樣出租界？在敵人的火車上如何應付盤查？大妹整天為我的出發奔跑着，只是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應付這兩個問題。

後來先把第二個問題解決了，假造了一封到邯鄲謝鍰的信，準備先到邯鄲，然後再轉武安或涉縣，就可以找到河北省政府。有了這封信大約路上的盤查，不會有什麼問題；那麼怎樣脫離敵人嚴密封鎖的租界呢？結果是找到一個在偽公安局作事的朋友，託他把我帶出了租界。在河北大經路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趕上車站，買了一張直去邯鄲的聯運票。

河北省政府，在邯鄲設有交通站，主持人是王××先生，他很早就知道我要去，早有準備，他的交通站是以一個藥房作掩護的，事先已約定，互相不問姓名，我進了藥房以買藥為名，先買萬金油，再要蘇達片，他們就會知道我是去河北省政府的人，自然會招待歸途。三月二十八日我到了邯鄲縣，找到了那家藥房，起初還不敢公然用約定的方法，把行李放在客棧裏，走到藥房，我一進門，便有兩位先生來接待，問我買什麼？我告訴他，不買什麼，隨便看看，他們聽口音不對，而且服裝也不像鄉貨，本已懷疑，聽我這樣回答，其中的一位，就說：

「先生買什麼藥我們這裏都有，隨便看看罷！」

這本來也是約定了的談話方法之一，我聽他先作這個表示，我就說：

「請給我一包萬金油。」這時並沒有別的主顧，我們可以暢所欲言，他聽我要萬金油，立刻就給我拿來一包，同時問我：

「還要別的東西麼？」

「我要蘇達片。」我很痛快的說了，他就笑了，對我又上下打量了一下，就說：

「那請到裏面來看罷！」說着，就開了櫃台上的小門，就把我讓進去，我隨着他進了後院，原來後面院子很大，房間也不少，他把我領到北面房裏坐了，拿來了烟茶，就問我：

「先生是由天津來的？」

「是的，」我回答。

「是到林縣？還是去洛陽？」

「都不是的，我要去重慶。」我直爽的回答他。

「那麼先生是李先生了。」這個李字，是我的上級命令我，叫我用的假姓，他們一定是得到了通知，所以知道我，我就說：

「是的，我就是李承業。」

這樣，他們就開始招待我，他對我說他姓溫，假如有人來問，就說我是「王掌櫃」的「學生」。我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他叫一個學徒的陪着

我，到旅館，把東西搬了來，那旅館主人，一聽說我是「王掌櫃」的「學生」，無論如何也不要錢，結果我還是用「賞茶房」的名義，給了兩元偽幣。

當天晚上，我就住在藥房後院的北房，除了溫先生之外，再沒有別的人來陪我，吃飯的時候，也是我和溫先生兩人單開一桌，夜裏，人們全睡了，溫先生上了天花板，拿下來一個十行簿，他翻了一頁給我看，上面寫着：

「李承業同志，經由新鄉轉獲嘉，視察××部游擊隊後，策動該縣偽警反正，再沿溫[illegible]線南渡。」

大意是這樣，溫先生對我講，「王掌櫃」在接到這個通知以後，已在新鄉有了佈置，明天晚車可以趕去新鄉，到新鄉後，住在××旅社，在登記店簿的時候，只消說：「我姓李。」便會有人接待。

我根本沒有見過「王掌櫃」是何許人，這位溫先生究竟是否就是「王掌櫃」，也不得而知，第二天晚車到站的時候，他自己送我上車，進入車站的時候，根本未經檢查，而是敵偽軍警都向他打招呼，這是一位神秘人物。

由邯鄲到新鄉本來不很遠，夜裏九點鐘上了車，坐在二等臥車裏，我蒙頭大睡，車子也走的不太快，一步一步的試着前進，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八點才到了新鄉。

那時我穿着灰布夾袍，青布馬褂，頭上戴着禮服呢的瓜皮帽，十足的是個小商人，出站的時候並沒有檢查。新鄉這地方，在戰前我是到過一次的，所以路徑還不生疏，很快的就找到了××旅社，開了一間合於小商人身份的小房間，茶房打來了洗臉水，泡來了茶，我叫他去給我買一些燒餅油條來作早點，他拿着錢去買了，賬房先生拿着店簿進了房說：

「老客，登記呀！」

「啊！」我說：「是店簿子麼？我姓李！」

那位先生聽了這句話，重複的問了一句：「先生是真的姓李？」

「我姓李！」我遵照溫先生的指示，只說這三個字，他聽了把店簿都放下，就跑了出去，停了一下，茶房剛剛把買來的燒餅油條拿進來，賬房先生却又陪着一個矮身量的漢子走進來，這位先生身量雖矮，却非常健康，他穿着一件是布大褂，分頭，臉色曬的紫紅，進了房先對我上下看了一陣，才說：

「李先生麼？」他是河北省人，口音是河北中部的口音。

「是的，我姓李。」

「那麼，」這位是河北人說：「請上樓罷，這裏不是待客的地方。」

「你先請坐一下，」我說：「先叫我吃了點心再挪動好不好？」

「不用，不用！」說着就對賬房先生說：「叫廚房預備點心，……薄餅炒雞蛋，湯麵，快！」

賬房先生轉身走了，他也不容我再說什麼，把我拖出房來，一直拉到後面大樓上，那是店主人的住家，特別給我開了一間很精緻的房子，坐定了，他才告訴我，他便是××部游擊隊的副司令，姓張，又說：

「接到長官部的命令說：李先生由北方來，順便檢閱我們的部隊，前半個月敝司令就派我來迎候了。」

「事先我不知道，」我說：「到了邯鄲才奉到命令到貴部來。」

我們就開始談起來，他說：這個××旅社，就是他們的新鄉留守處，所有對前後方的交通工作，全在這旅社裏進行；他還問我是不是要休息幾天再到獲嘉，我說：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居，明早就走，他同意了，而且說：在這清路上，已給我準備好了旅行所必需的證件，可以通行無阻的。

他們招待我很豐厚，旅社主人和賬房先生，都出來陪客，天南地北的談着，這時他們已不稱我作李先生而改稱「李委員」了，我也不知道我這個頭銜的來源，便極力向他們解釋，我絕對不是什麼點驗委員，請他們不要這樣稱呼，更不要這樣的豐厚招待。稱呼是改了，晚飯，依然是一桌全席。

夜裏，我剛要睡下，那位張副司令本來也預備睡了，忽然旅社主人上了樓，對房裏小聲音的對張副司令說：

×來了，兩個李委員今天晚上見不見？」

張副司令精神一振，就對我說：

「李先生，我們閻司令來了，今晚見他麼？」

「他在那裏？」我說：「我們去看他好了。」

「好，」張副司令說：「請他到這裏來好了，晚上我們不便走動，他沒關係。」

半小時後，閻司令來了，大個子，血紅的臉，也完全是個商人裝束，進了房，經張副司令介紹之後，很親密的來和我握手，是那樣熱烈而有力，同時說：

「等了一年多，今天才看見中央的人！」言下不勝感慨的樣子。大家坐了閒談，因為久沒來夜點，我們一面吃着，一面談着。據閻司令說：他的部隊，現在還有三千多人。槍枝是齊全的，只是彈藥的接濟不够，所以和敵人接觸的時候很少，但是，由新鄉到修武這一條線上，除了點與線是敵人的據點之外，其餘大平面，仍然和戰前沒有什麼差別。

閻司令是個三十歲的青年，率直的講，在戰前他是佔山爲王的，張副司令則是北平民國大學畢業的學生，戰時流亡到了豫北，便和閻司令合作起來，接受了第×戰區的委令組織了這枝游擊部隊。他們參加過很多次戰役，給了豫北敵人很大的打擊，他們平常都不脫離生產，敵人一有動作，他們立刻可以放下鋤頭，拿起槍桿，和敵人拚上一陣。

他們的糧食，完全是自給，根本沒有餉，子彈則完全仰仗敵人供給。閻司令說：有一次敵人送了三部大汽車裝的子彈，由新鄉開武陟，被他們發覺了，立刻派出了精粹的戰士，在半途襲擊，結果是三部汽車的彈藥，完全給留下了，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用完。「沒有槍，沒有砲，敵人給我們造」。雖然是一支歌子，而這類事情却也眞的在各游擊區流行着，敵人不但管造，而且管送，送到一個相當的地點，我們的戰士就會派人去接收的。

二 在獲嘉縣

第二天早上，我就想走，閻司令說他先回去佈置一下，叫我下午再走：我只好就留在××旅社。吃過早飯，閻司令先乘脚踏車走了。張副司令却陪着我到新鄉城裏去玩了半日。下午一點，我和張副司令才去車站。我倆是分開走的，我自己拿着他們給我預備的旅行證，隨着人流排着隊進入車站，並沒有檢查，只是在入口的時候，有一個鬼子兵站着，凡是進站的人，都要向他行禮，我看見走在我前面的人，這樣做了，我也對他鞠個躬，別的人行了禮就可以進站登車了，我行完了禮，他却指了指我的帽子說：「你的！」

嚇了我一身冷汗，我那頂便帽夾層裏，藏着敵軍在華北分駐情形的情報，都是在薄棉紙上用蠅頭小楷寫的，他一指我的帽子，我以爲是被他發覺了，立刻很大方的，裝做是接受檢查的樣子，把帽子摘下來遞給他，他並不接帽子，叫我再行禮，我明白了，原來是因爲我行禮沒有脫帽，所以發生小誤會，就裝着鄉下人的神氣，又對他大鞠其躬，他笑着叫我進了站，他可不知道，他的那條狗命，也裝在我的帽子裏。

道清路的車皮，本來就不好，戰後破爛，更是糟得要命，我買的是三等票，靠班上了車，根本就沒有座位，只好就站在門邊，一面過風，一面用背靠着車廂，在我的左右，完全是便衣的日本人，有的一個人佔了三個人的坐位，有的兩個人佔了四個人的地方，中國人，只有站在車上，或是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我不能不吃烟，拿出火柴來，點了一支烟，在我身旁佔了兩個人位子的日本人，也想吃烟，大概是他沒有火柴，看見我點烟，就向我伸手，我不得不應酬一下，拿出火柴來，遞給他，同時用日本話說了一句：「請用罷！」我說的是東京話，而且音調和東京人說的一樣，他爲之一驚，他以爲我是日本人化裝中國人，點燃了烟把火柴遞給我，也用日本話說了一句：「謝謝！」停了一下又說：

「你是日本人麼？」

我說：「不是的，我是中國人，會說日本話。」

他說：「那麼，我一個人怪無聊，坐下來談談不好麼！」

我樂得有這個坐位，就坐在他讓出來的位子，同時告訴他，我在獲嘉就下車，不能久陪，他却和我拉不斷扯不斷的談起來，直到我給了他一支

館門洞，車子到了獲嘉，我才下車。

獲嘉是一個河南省的三等縣，地脊民貧，民風慓悍，車站距南門三里路。閻司令就是獲嘉城南關的人。我就住在他的保護所在的商店裏。我到時他已在車站接我，而且在住的地方預備了豐厚的酒席，準備招待我，在我洗過臉之後，他告訴我，今天席上將有兩個奇怪的客人，我還以為是他團隊上有名的戰士，等到開飯的時候，同席的共有七個人，閻司令特別指那兩個人來給我介紹，他指着一個瘦長個子，五十多歲的人說：

「這是張縣長，城裏的縣長。」又指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大胖子說：

「這是警備隊的呂隊長，也可以稱呂司令。」

這兩個都是偽組織委任的人物，閻司令怎麼和他們勾搭起來？他又指着我給他們倆人介紹說：「這位是李先生，縣長別問他是幹什麼的，但是他要在咱們縣裏住兩天，多關照罷！」

那呂隊長沒有說什麼，張縣長却說：

「都是自己人，不客氣，老弟，你的朋友來了還有什麼說的，這裏不方便，住到我衙門去，誰敢動一根汗毛？」

我不能不說話了，「兄弟是過路客，到這裏來打擾，已經感覺不安，謝謝縣長的情，住在這裏就很安全了。」

「大家吃酒！」閻司令一聲喊，大家這才入座，那偽縣長是總感覺不安，我倒行所無事的吃菜喝酒，中午，偽縣長才回去，呂隊長也要走，閻司令却拉住他不放，非留打牌不可，他沒有辦法，只好留下打牌，我也被拉參加了一角，打着牌，閻司令問着呂隊長隊上的情形，同時告訴他：「李先生是來檢閱我的部隊的，今天故意約縣長來，我還是給他一個信，告訴他我和中央的直接關係，看他怎麼辦。」

呂隊長聽了只是看我，閻司令又向他說：

「乘着檢閱的機會，老呂過來好不好？」

「你留我是為這個事麼？」呂隊長問。

「還是機會呀，你幹不幹？」

「再說罷！」

當然，有我在座有許多話不便談，張副司令也就說：「明天再細談好不好？」

呂隊長打着牌叫他的勤務進來，告訴他：「告訴家裏廚房，預備四個人的飯，晚上吃。」

他是有意請我到他家吃飯，可是並沒有對我明說，及至八圈牌打完，他就拉着我們三個到他家去，我故示大方，也就隨着他一道强拉閻和張一同去，張是知道我要和呂拉攏，也不推辭，我們一行四人由南門進城走遍了南東西街，出了東關，才到了呂隊長家。我不明白，他在城裏有很好的房子為什麼不住，却跑到東關外來，這一餐飯，我們只有四個人，和打牌一樣，各據一方，吃的很是痛快。

晚飯後，呂隊長派人提着燈，送我和張副司令先回來了，閻司令就住在他那裏。這時，敵人對太行山搜攻很急，閻司令的部隊全在山裏，我想若是真的去檢閱，倘若遇到危險，豈非誤了去重慶的大事，並不是我畏懼，想着，在當天夜裏把這個意思和張副司令談了，他也表示贊同，決定第二天和閻司令商量了再定行止。

第二天一早，閻司令就跑回來，那時我剛剛洗完了臉在吃茶，他一進門就對我說：

「老呂過來了！」

「啊！」我也很驚異，怎麼一晚功夫，那樣强硬的呂隊長會被他說服？「太好了，怎麼說的？」

「不用說，」閻司令還是很興奮的說：「我們早有這個計畫，老呂起初不肯，他總以為中央忘了我們，這次李先生來，他才明白了中央還是顧念我們，他又怕過來以後，沒有着落，我保證，一定會可以由長官部給請個名義的。」

在那個時候，地方許多情形，我還不熟悉，關於他們的領導系統我也不知道，當時只是為了要呂隊長反正，也沒有計到將來，就答應他：「那一定沒有問題，我們給他請名義好了。」

於是閻司令就談到了呂隊長部下的實力：人，是有千多人，槍是全的，還有四挺輕機槍，駐在城裏的人，只有二百多，其餘大部份駐在鄉下，

只要呂隊長有命令，他們都可以隨同動作的。這天，我們又和呂隊長商議了一整天，家屬，都化裝成難民，先到山裏去，關於張縣長，第一步是希望他隨着我們走，其次是希望他坐視不管，但並沒有人去和他接洽，下午他送來三張請帖，請我們三個人到他「衙門」去吃酒，而且大紅請帖。封面，公然的寫着：「閻司令」，「張副司令」，「李委員」，時間，定的是次日中午，這時我們計畫已商量妥定，無事可做，就由呂隊長引路，到城內各地去巡視，直到晚上才回來。

第二天，在「縣公署」吃飯的時候，呂隊長也在座，另外還有張縣長的秘書某君，我們這三個客人似乎是身入虎穴，席間可以說談笑甚歡，張縣長尤其注意我和閻司令，不停的勸酒，我本沒有酒量，又怕出事，更不敢多喝，到了「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的時候，張縣長說話了：

「李委員這次來獲嘉，我想不會只是過路罷？是不是有什麼特殊事情，需要我們做？」

這話，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可是他的態度很誠懇，我正在考慮怎樣回答，閻司令先發了話：

「他爲你來的，縣長！」

「爲我？」張縣長當然很奇怪，「有什麼事麼？」

這時我却不能不開腔了：「縣長不要誤會閻兄的意思，……」底下我還要講，張縣長却對他那秘書說：「去把那東西拿來。」秘書去了不久，還中間我也沒有再說什麼，他拿回一個是布小包，縣長打開來看，裏面完全是些收據，我看了不懂，張縣長就解釋說：「我張××，明目張膽的作漢奸，犧牲我個人的名譽，實際却還是給中央作事，這些收據，都是城裏住戶的地丁錢糧，我收了之後，一律送給徐縣長（徐縣長是我們河南省政府委的獲嘉縣長住在鄉下），這足可以表明我的心跡；李委員，你安心好救，我現在可以說是徐縣長的副縣長，雖然沒有正式中央的委命，我是中國人，不能專給鬼子作牛，縣裏有他們派來的顧問，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吕隊長常在外面，這些事都沒法了知道。閻司令張副司令，你們也不常在家，你們那裏知道我的苦心！」他很激動，我也很受他的感動。閻司令却忍不住把呂隊長預備反正的事對他講了。他說：「不必動作，還沒有到時候，我們大家存着這番心，就對得起祖宗，現在動作起來，我以爲是徒勞無益，不如叫鬼子養着我們，到了有機會的時候，起來幹一下，我想，那時候的收獲，一定比現在好，李委員以爲如何？」

我的目的是去重慶，若是在這裏多延遲下來，於公於私，都沒有什麼利益，何況呂隊長意志很堅定，沒有我在這裏，他也會找機會反正，張縣長也不會阻撓他，閻司令更會以全力幫助他，於是我就同意了張縣長的辦法，同時還決定了不再下鄉去檢閱閻的部隊，只造一本名冊，由我帶到後方呈交上級，這樣，大家全省事，順便我就提出我第二天就要走的話，他們一致挽留，我因爲事情已決定，不便再多停，就催着閻司令趕快造名冊。把呂隊長的部隊也開進去，在精神上算是反正了。這一席酒，解決了許多問題，結果爲了等候名冊，又在獲嘉，住了三天，第四天上，我才由呂隊長派人護送之下，自獲嘉出發，準備到溫縣白坡渡河，誰知道，由獲嘉出發，沒有走二十里路，就出了問題。

三　謝旗營被捕

由獲嘉動身的時候，是上午八點，吃完了張縣長，呂隊長，閻司令聯合準備的送行酒，立刻出發，張副司令親自送我過鐵路，呂隊長告訴我走出十幾里路就是武陟縣界，他所派的送我的人，只能送到那裏，我對他們的盛情眞是十二分的感謝，別了這一些熱誠的朋友，隨着呂隊長的一個部下就開始了這一段艱難的旅程。那時，我穿着一身藍布袴褂，背着一個小包，我和護送的人走着路談着話，頗不寂寞，中午走到一個不知名的小村子，送我的人回去了。他臨行，告訴我，沿着大路一直向西走，就可以到溫縣，過了溫縣不遠就是孟縣了。

我自己在那小村裏，休息了一下，又繼續向西走，沿途沒有什麼行人，在村口見到一位老人，向他問明了路徑，就再沒有看見有人在路上走，下午兩點鐘的時候，走進了一個大村鎮，寨門上有三個大字，是「謝旗營」，街上也沒有幾個人，兩旁商店都關着門，沒有在鎮上休息，穿過大街，一直向西走去，剛剛走出街口，後面追來一個人，喊我站住，我就站住了

身子，他走到我面前，就開始盤問我，由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我因爲不知道他是作什麼的，就告訴他，由獲嘉到温縣去作生意，他又問我作什麼生意，我說是作藥材生意，他看了我一下，說：「你不要走，在這站一下。」我也不明白他的用意，只好就站在街口，他自己却又跑回去了，五分鐘後，他又回來，對我說：「來罷，我們副司令找你談話。」又一個副司令，可是不知道是什麼司令，我沒了辦法，只好隨着他走，一所座北向南的大房子，據說是保長的家，他把我帶到後面院子，似乎是一間大客廳，只有兩三張太師椅，我把小包袱放在桌子上，就坐在一把太師椅上。這時大客廳門口，又多出兩個人來，都拿着槍；停了一下，才由外面進來三個人，前面走的一個，穿着藍布大褂，手裏拿着一頂大草帽，年紀大約有三十多歲；後面的兩個，都穿着短衣服，手裏都拿着槍；他們進了大客廳，那穿長衣服的，就走到我的面前，我也就由椅子上站起來，向他點首爲禮，他也很客氣，和我都坐在椅子上，開始談起來，下面的紀錄就是我和他的問答，他開始問：

「貴姓大名，由那裏來？到那裏去？是什麼職務？」

「李承棠，由天津來，到重慶去，是××部的工作人員。」

「有沒有證明文件？」

「我由敵人區域來，怎會有證明文件？我也要請問同志貴姓大名？是什麼職務？」

「請你放心！我是武陟縣常備隊的副司令，姓鄭。」

「那麼，我請求鄭同志把我送到你們的縣政府，或是這裏的軍事機關。」

「現在是這樣，因爲李先生在獲嘉和漢奸來往的情況，我們這裏已經接到報告，所以對於李先生的身份，不能不懷疑。在沒有得到正式證明以前，希望李先生不要自由行動，而且人地生疏，對你也許不便。」

「這我當然很瞭解，和漢奸聯絡，是因爲工作需要，我自己不想自由行動，所以我希望鄭同志把我送到你的上級機關。」

「那最好，李先生帶的東西，我可以看麼？」

「一部份只能看表面，不能看內容。」我說着就把小包袱當着他的面，在桌子上打開，裏面除了換洗衣服和旅費之外，還有一份閻司令發給我的名冊，衣服全給他看了名冊只給他看了一個封面，他就問我：

「李先生怎麼會有這個東西？帶着它作什麼？」

我想唬他一下，就說：「我是奉上峯命令，來檢閱游擊部隊，這是我檢閱完了以後，他們造的名冊，我代他們報到上面去。沿路對於遇到的游擊隊，也預備作同樣的視察。」

「不管怎樣罷，先在這裏休息一天，明天派人送你走。」說完，他就吩咐人們給我預備住的地方，準備晚飯，說了一聲「再見」，就帶着跟他來的兩個人走了。

我自己在那裏感覺無聊，就走在院子裏來散步，就遇到房主人保長，據他告訴我，縣政府就在西面八十里的嘉浦鎮，縣長也是本縣人，姓張，爲人很好；方才來的是鄭副司令，是縣長一個好幫手。

我這才放了心，果然他們眞的是國軍部隊，我的安全，也就不成問題了。晚上，就睡在那間大客廳裏，保長，和鄭副司令派來的兩個隊兵，陪着我，也可以說是監視着我。睡到夜裏一點多鐘的時候，鄭副司令突然領着大批的人來了，他見了我就說：「縣長立刻等着見你，乘着黑夜，我派人送你過沁河到嘉浦去見他，白天不好走。」

我也只好聽他，已經約好了我不作自由行動，當然要跟他們走了。臨行的時候，鄭副司令又給我介紹一個老兵，姓史，名得勝，已經五十多歲，在武陽縣政府已經幹了二十幾年，地方情形很熟悉，我這次走這段路，得他的助力不少。鄭副司令派了二十幾個人，都帶着槍，還有兩挺輕機槍，作送我的部隊。夜間一點半由謝旗營出發，走了一整夜，過徐堡已經天亮了，到嘉浦的時候，正是上午十點，住在了一個飯館的樓上，史得勝先到縣政府辦公的地方去報告縣長，張縣長說先叫我休息下，再約見談話。到下午一點鐘的時候，我剛剛吃完了飯，縣政府來了一個人說：「縣長請李先生過去。」我就跟着他穿過了大街，進到一個大廟，縣長已是在辦公室門口迎候着了。

縣長是張殿忠，本縣人，北平民國大學畢業的，抗戰以後，敵人陷武陟，地方混亂，縣裏的公正紳士，公推他出來維持地方，後來他組織了地方武力，收復了被敵佔的幾個據點，又得到鄭副司令來幫助，河南省政府就委他正式作了武陟縣長，年紀很青，可是精明強幹，能吃苦，肯自己打仗，所以很得地方人士的擁護。

他和我見面很客氣，我就告訴他我的眞姓名，和由天津出發的經過，與到重慶去的任務，他聽了越發客氣，和我談了許多後方情形，都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大概是為了慎重起見，特別問了我的長官姓名，我都告訴了他，又減去他一層疑慮，他最後對我說：

「在附近各處，都不能渡河，我想派人送你到孟縣的南莊，那裏有第三區專員公署的行署，潘寄齋專員，這兩天正住在那裏，我寫封介紹信，你去見他，然後託他找孟縣縣政府想辦法，辦一張難民證就可以由白坡渡河。」

四 解到孟縣

他所説的辦法，自然是安全而妥善，當時我們對他很表謝意，隨後就辭了出來仍回到飯館去休息，史得勝始終沒有離開我，晚上也和我同住在樓上。第二天早上，殿忠縣長就派了兩名政警，再送我到南莊，臨行的時候，我去找張縣長辭行，他又到別的村子去了，于是就辭別了史得勝，隨着兩個政警向溫縣前進，經過大司馬鎮，不久就到了溫縣。那時溫縣剛收復不久，當日卻正趕上逢集，街上很是熱鬧，在縣前街吃了午飯，繼續前進。過了報賢鎮二十里，就到了南莊，這裏是孟縣的東鄉，距孟縣城十五里，到時天色尚早，到了行署打聽潘專員正好在署，先把殿忠縣長的信送進去，潘專員立刻接見，很簡單的談了幾句話，因為天色很早，不如早趕路，所以他就把武陟來的兩個政警喊進來，對他們說：

「你們倆把李先生送到孟縣，交給縣長，告訴他這是很重要的客人，好好看待，我隨後就去，不用寫信了。」

當時我辭了他就隨着[illegible]走出來，他們倆人一個代我背着小包，我們三個走的很快，十五里路，僅僅一小時就走到了。進了孟縣城，滿城荒涼，在縣前街，我發現了一個澡塘，欣喜若狂，我是最喜歡洗澡的，由天津出發以來，已經將近十天不洗澡，看見澡塘，怎能放過，我就對那兩個政警說：「你們倆人，留一個和我在這裏洗澡，一個到縣政府去找縣長，我洗完了澡再進去。」這兩個人，眞聽話，留下一個陪着我，一個就轉進縣政府去了。

我很高興的洗着澡，洗完了泡了一壺茶，躺在大椅子上休息，剛剛茶房買來兩碟粽子，還沒有吃，縣政府來人了，不是武陟縣政警，卻是孟縣的政警，一進澡塘門就問：「武陟來的人呢？」我聽見了，就喊：「在這裏。」他走過來，很不客氣的講：「穿衣服！到縣政府去！」這完全是命令，弄得我莫明其妙，只好穿衣服，他在旁邊等着，一面看我穿衣服，一面說：「還有功夫洗澡！」我感覺不對，不管他，到縣政府再說。穿好了衣服，就隨着他去縣府，洗澡的錢也沒有付，把陪我洗澡的一個政警留在澡塘。

我進了縣政府，看情勢就不對，大堂上，兩旁站着全付武裝的團丁，公案桌後面坐着一個人，叫我站在桌子前面，他們開始問我，我也開始和他開玩笑：

「你姓什麼？」他問。

「奇怪！」我笑着說：「你問的什麼案子，犯人姓什麼都不知道麼？姓什麼？這句話，應該我問你的。」

他很生氣，可是還沒有辦法，又問：「你由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

「我也不知道。」我說。

「那你怎麼來的呢？」他問。

「誰知道麼，你們糊裏糊塗把我送到這裏來，我怎知道我怎麼來的？」

「你是幹什麼的？」他大聲的問：

「更奇怪了，我是幹什麼的你都不知道，那還問什麼？」

他似乎要大發雷霆了，作出很生氣的樣子，正要發作，突然由縣府外

五四—三一〇

面進來大批的人，前面走的一個，原來是潘專員，同我的那們人，見是專員來了，站起身來行了一個禮，潘專員見我站在室口，走到我的面前說

「老弟！怎麼回事？怎麼不進去？縣長呢？」

我說：「見什麼縣長，你看這不是在審問犯人麼？」那審問我的人，聽了這話，轉身就向後走，潘專員也拉着我的手，隨着他也進去了，過了一層院子，正面房門口掛着藍牌子白字「縣長室」，潘專員把我拖進了這間房，立刻勤務兵們把洗臉水，茶，烟，全拿來了，我坐定了之後，潘專員才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說：「看這情形，是縣長不在，他們下邊人把事弄錯了。」正說着由門外進來一個穿灰布制服的青年人，圓臉，臉上微有些麻子，潘專員見他進來就喊：「伯華，給你介紹一個朋友，這是中央××部的李同志，由天津來。」說着又對我說：「老弟！這就是孟縣縣長張伯華。」張縣長走過來和我拉手，同時說：

「真對不起，我在開會，武陟的政警來了，到了收發室，不知他說些什麼，我那收發就來對我說潘專員叫送來一個重要犯人，要我好好的看管，我開着會，就叫一個科長立刻去問一下，沒想到是把話傳錯了，叫老兄委屈了！」

他說罷，我和潘專員都大笑起來，我就開着玩笑說：

「縣長認對不認對？」

「怎麼對法？大家先坐下！」張縣長也笑着說：

「你派個人，到澡塘把武陟縣的另一個政警贖出來，因為我洗澡還沒有給錢，同時把我兩件綵子給我拿來，縣長請客好了。」

我們全笑起來，張縣長說：「當然，老兄接風，當作洗澡，武陟的政警，我會打發他們回去，弄這個誤會，老兄可不要見怪！」

當天我就住在縣政府，第二天才移到縣前街鴻賓樓去住，因為等候渡河的機會，在孟縣一下就住了一個月，直到五月底，孟縣才有一批難民渡河，張伯華縣長，給我送來一張難民證，叫我隨着難民一同渡河。

在孟縣這一個月，雖然無事可作，可是由獲嘉到孟縣這一節路上，認識了一個潘專員，一個鄭副司令克成，還有三個張縣長，——獲嘉的偽縣長趙玉振，武陟張敬忠，孟縣張伯華，奠定了我後來在豫北黃河北岸工作的人事基礎，收獲也不算小。那是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我隨着大隊孟縣難民，由孟縣出發，由白坡渡河。

五　由孟縣到重慶

在二十九年豫北的溫孟各縣，都在國軍手裏，因為地方苦旱，各地居民，多渡河到陝西或河南去就食，這一批難民，大約有三百多人，我隨着他們由孟縣出發，他們大部份是扶老攜幼，帶着包袱行李，我則僅僅一個小包而且年青力壯，自然比他們走得快，難民中有些年青的都走在前面，我就隨着他們前進。由孟縣到白坡，只有四十里路，我們走了三小時多一點，在高坡上已經看見滾滾的黃河。渡口密佈着木船，北岸上新生集的，也形成一個臨時市場。我們先到管理所去登記，聽候派船。登記的時候，只是詢問姓名，核對一下難民證，手續很是簡單。登記完了，我們坐在一家小飯館去吃飯，正午的時候，難民都到齊了，由管理所的人帶領上船。河面寬約一里許，到下午一點，就把我們渡到南岸，南岸是孟津縣屬的游口村，在那裏檢查的很嚴。檢查完了，我就打聽去洛陽的路徑，也只有四十里。那時不過下午兩點，我計算走上四小時，晚六七點鐘可以到洛陽，心裏一陣高興，拔腿就向西南方向沿着公路前進，自己卻忘了身上已僅僅剩了法幣七角，中間又把路走錯，天已經黑了，才遙遙的看見洛陽，繼續前進，到洛陽城裏，已是萬家燈火了，立刻去找我的關係人，卻因天晚都不在，只好暫時歇在旅館，晚飯也不敢吃，原來在那朋友家留了一張條子，到夜裏十一點，他來看我，當晚我把所有應當交代的東西，完全交代清楚，他請我吃了一餐豐盛的夜飯；第二天他給我送來由洛陽到重慶的旅費，說也可憐，二十九年由洛陽到重慶的旅費，才二百五十元，現在買　包紙烟還不够。

洛陽，在十九年的時候來過一次，一別十年面貌全非，為了趕路，沒能久住，休息了兩天，就搭隴海車到寶雞，中間為了躲避敵人北岸的砲火，在閿底鎮下了車，步行繞過潼關，到陝西境的東泉店，再搭車去寶雞，這一段路，走了兩天才到達。在寶雞根本沒有熟人，又需要登記汽車，那時

候汽車票價，由寶雞直達重慶是九十六元，太貴了，買不起票，住在旅館等候便車；第二天早上，旅館的茶房就問我是不是去重慶，並且告訴我：車子不容易登記，最好是先到廣元，到廣元再想辦法去成都，由成都再轉重慶。我因爲一切都不熟悉，就完全委託他去辦。他到晚上就來告訴我，說明天早上有車開廣元，價錢也不貴；我問他是什麼車？他說是裝棉花的，到廣元要二十元，我估計我的錢可以夠用，又聽說寶雞到廣元正是到重慶的三分之一，應當是三十多元，現在僅要二十元，我立刻答應了他，約定次早六時上車，當晚算清了店帳，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我送到車上，指給司機，並且說：二十元錢在褒城交一半，到廣元交一半，這樣比買票合算多了，開車前，司機告訴我，路上有人問的話，就說是『廠裏的。』不要忘自己的證件，我當然聽他的，開車了，一路也沒有人問，當天在變石舖吃午飯，很早就到了沔縣，這個地方，就是三國時所謂「西城」，諸葛亮最有名的空城計，就是在這裏表演的，到現在還有一座空城，位在縣城的正西，裏面永遠沒有人住。

次日續行，當天到廣元，這一路上，經過秦嶺，酒奠梁，廟台子，棋盤關及丁溜，這些名山勝景，都是我前所未見的，車行很快，也成了過眼雲烟。到了廣元打聽去成都的車，據說：十天半月不一定有，旅館茶房却告訴我，去重慶有一條便當的路，那就是坐嘉陵江的木船，順水行舟最多十天就可以到了，而且價錢比汽車便宜；我就託他去給我接洽木船，跑了三天，才辦好，有一條船開重慶，船價是十五元，伙食在內，當時我身上還有百多元，算起來到重慶還可以剩幾文，決定搭船走，當天晚上搬上船，次日天明船就開動了，中間過昭化，蒼溪，閬中，南部，南充，蓬安，武勝，合川，到重慶。

我第一次看見首都，而且是戰時首都，當我在千廝門碼頭登岸的時候，心裏眞有無限感激，回想自己千年來千辛萬苦締造的家庭，被敵人毀壞，自己永遠不願離開的鄉土，被敵人强佔，家產被封沒，妻子死亡，現在落得孑然一身，七角錢到洛陽，跑了千里路，現在又爬這二百多級的大坡，這些苦難，都是敵人給我的；可是我上了坡，到了我工作地點，也許就會由這地方再作恢復的計算，失地收復，需要我們這坡上的人去領導策動，再建家庭，也需要自己在這個坡上去努力，上罷，上到了坡頂，走進大街——後來才知道那是中正路，看看學宇行人，而孔都是陌生的，隨着人流走到小十字，却不明路徑，問警察：「請問同志，兩路口怎麼走？」

那警察的回答，我一生也忘不了，他是我到重慶後第一個接談的人，他的話，也是我第一句聽到的重慶話：

「遠的很！」

完了，只有這三個字，既不告訴你在什麼方向，怎樣走，也不告訴你遠到什麼程度，這就是他們的特性，痛快，明朗，至於你懂不懂，那就非他所計了。只好找代步，雇人力車，拉到兩路口要三元之多，正好是由廣元到重慶的五分之一，難怪警察要說：「遠的很」了！忍痛坐上去，他把我拉到川東師範門口，不拉了，他說：「這就是兩路口」，我只好下車，可不敢再問警察了，找到一家北方館子，進去吃了一頓飯，問了一個北方口音的人，才找到目的地。

旅途見聞雜識（六）

藍士琳

消渴

茶館所懸楹聯，多有書相如渴辭字樣者。按漢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疾（史記）。消渴，舊有上消，中消，下消之別，謂之三消；今謂之糖尿病。患者尿中有糖質，口乾燥，易饑渴。俗用作消解其渴，實誤（訂訛雜錄）。

酒禁

行子禁酒之地，每以爲苦，不知前代禁例尤嚴。如蜀漢時，有吏於民家索得釀具者，將罪之。簡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一女行路中，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乃原欲釀者（三國志簡雍傳）。晚唐犯酒禁者，至籍沒其產，韋莊賦詩曰：「誰氏園林一簇烟？路人遙指盡長歎：桑田稻澤今無主，新犯香醪沒入官」，浙御聞而上疏，始改爲徵對市不入財產。以今視昔，不亦寬乎？

廁籌

鄉曲小民如廁，往往以竹木薄片拭矢穢。城市間，偶亦見之。按此物名曰廁籌，亦曰廁簡。北史載，北齊文宣帝，嗜酒淫佚，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爲相，亦使進廁籌。愔所進者，豈即此類（輟耕錄）？又南唐書浮屠傳載，後主與周后，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此則與今人所用者無異，則其由來久矣。

五四—三一二